

820.9
14

中國文學史表解

張雪菴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 之 稿 文 室 雅

雅
雪
蕾
著

中
國
文
學
史
表
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8604.4)

中國文學史表解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雪蕾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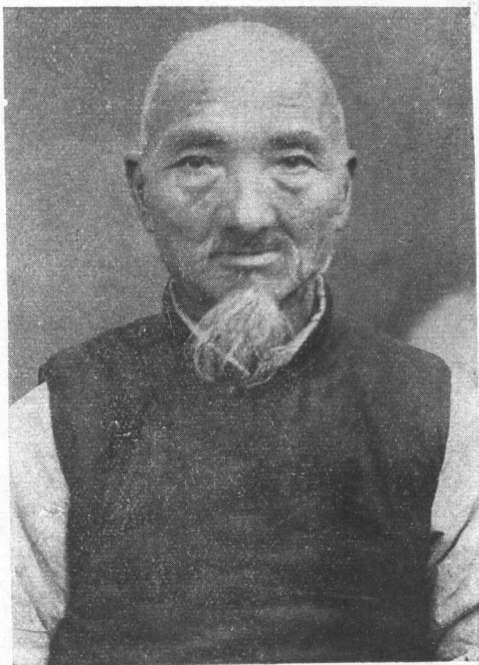


版權所必印翻
有必印翻

F四六一上

寄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合



老父六旬壽像

本書將梓，適際老父六旬壽。私念余父幼即流離，自學攻堅，守正不阿，佃耕獨苦，傾一生之心力，撫余弟兄輩以成立。迄今猶傍守鄉廬，以待余弟兄之奮發。維余小子，因多難之繼承，痛時艱而莫補，空談改造，屢罹凶厄，不能徵文稱觴，徒亂高堂之意。良以國哀未已，大難方殷，豐饒獨健，懿訓猶存，惟有勉力茹苦，以副其志耳！因此書，敬爲紀念。老父名後賢，字治安，以今年春古歷正月二十八日爲六旬晉一壽。餘不及。

著者張雪雷題於一九三七，三，三。

孫序

雪菴兄以所著中國文學史表解一稿將出版，要我在卷首寫幾句作序言。我把這稿子從頭至尾仔細讀了一遍，覺著他這部著作對於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實在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本書全部以表解組成。表解底功用，可以醒眉目，明系統，使讀者一覽無餘，且因其簡明故易於領會；因其扼要故易於記憶。

第二、本編除曾著外，因中因有司之倡導，月購圖書以益之，兼承朋友之惠假，故所得參攷書其足供批評論證之資者，尚有謝无量先生之中國大文學史，鄭振鐸先生之文學大綱，顧實先生之中國文學史大綱，陳鐘凡先生之中國文學批評史，孫俚工先生所譯日籍鹽谷溫教授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諸書。此外參攷書多則，更附列於各篇之後，藉作讀者擴大研究之助。

第三、每章之末，有說明，有按語，對於原著有所補充或批評，而卷末附讀後記一篇，主張從人類

發達與社會經濟變遷之關係來研究文學，不特對於會著的缺點加以確切的糾正，且對於讀者亦切實地啓示一種新的研究文學的門徑。

文藝批評，本來含有一、指摘，二、讚揚，三、判斷，四、比較和分類，五、賞鑑，等五種意義。而近代的批評家森次巴利說，文藝批評，就是詩和散文風格和聲律等等品性底發現；分類和尋源，就是文學工具底研究。我們現在根據此種文藝批評底理論以考察雪蕾兄底這部著作，可以說含有多量的文藝批評的功用，極爲顯著。所以我們讀者，正無妨把他這部書作一部經過整理的文學史讀，作一部研究文學史的工具讀，作一部中國文藝批評史讀。我們在這本書中可以探出中國文藝底源頭，尋出中國文藝底流變，判別中國文藝底派別，明瞭中國文藝底體制，且曉然於研究中國文藝底方法與途徑，這真是一部可珍貴而值得介紹的作品！

以上不過是我個人對於讀過了本書以後欲貢獻於一般讀者的一點意見，若說是序文，實在是說不上，質之雪蕾兄與讀者，未知以爲何如？

孫狼工於廿六年三月成都軍分校。

自序

余整理本編全稿，并爲之例言，既竟。復思有以序其端；

原本編始成於囚中，今忽忽四稔矣！方一九三一年前，國內之黨爭甚亟，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之壓抑尤深。余以農村牧子，求學不終，隨革命軍起，輾轉經年，罔識世態，遂於民國二十年春初，不免於獄。初頗危殆，旋移反省。幸荷有司優遇，以鐵鎖瑯瑤之地，爲讀書禮佛之場。因得重釋古籍，稽首前哲，而常以筆記詩文自課。未幾，而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囚居聞之，雖復咨嗟憤嘆，然亦無可如何。是年夏，始專攻中國文學史，積三月之力，竟成茲編原稿，此固初意所不及者！

迨二十二年上期，余以評判釋猥以菽水難承，嘗廁身輿論，評罵是非，或伴食府署，毫無建白。四載棲遲，輒覺周遭處境，與昔日之囚居無異。此非孤零之習性使然。良以中華民族，頻遭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之夾攻，其不至胥爲敵人之羈囚也，幾希！今東北四省之同胞，欲求如余疇昔之囚居一日

尙不可得。於以知閱牆之內傷，不若外侮之迭乘。時至今日，寧可再誤！此余昔日之幽室茹苦，不欲飲鴆自毒者矣！

惟然，茲編發行，乃欲以明昔日之志。蓋文學事業，原爲吾族精神所寄。方今綏戰已開，全民勵奮。余也服務後方，不及躬冒鋒鏑。故復舉此相勗，願吾人以拯救全民族脫於國際之羈囚自任。今試一披是編，當知吾古先民之所遺，尤宜繼續發揚而光大之，使爲全民族精神上之甲冑，然後能與世界各民族并存而不替。有夏一旅，可以興邦，楚雖三戶，卒以亡秦。矧吾人有衆四百兆，而又葆有悠久之文化，其可長甘囚虜，不思乘時奮起耶！

囚中存稿，此爲其一。俟有良緣，續當梓行。更祈同好教正之，是爲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張嘉明雪菴謹序。

例言

一、本編係根據漢壽曾毅先生所著之中國文學史加以表解而成。曾書始刊於民國四年，嗣經曾氏以十餘年之研究，續加增訂，復於十八年由泰東書局梓行。敘述宏博，搜討極精，行文亦明審壯麗。余時係於囚友李杰處借得。惟惜本編初稿甫成，卽由李君收回。嗣於解獄後，嘗訪泰東主人，則是書已絕版。故今重加整理，無法得原書印證，深致遺恨！

二、囚中因有司之倡導，圖書雖不備，然於我國之經史國故叢書及詩文集之類，泰半可供參攷。囚友等亦屢從親友送來書籍，足相假誦。故余著筆時，尙有孫俚工先生所譯日籍學者鹽谷溫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陳鐘凡先生之中國文學批評史，顧實先生之中國文學史大綱等書，皆於本編有深切之幫助，特更述及。

三、本編依曾著仍分爲總論、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五篇，此種時期之分割，各家大體無外。惟分章

標題，雖未更易。而內容所述，因其原爲長篇分段之散文，學者苟輕心讀過，常如囫圇吞棗，不易明析。故本編則證以他書，而易爲若干條目及詳表。每條自成一意，每表皆有系統之論斷及疏證。學者由是求之，自信能使豁然醒目，易得旨趣，且對於重要問題，能作極簡明而有體系之解答。此爲當時所深切致力者。

四、本編計凡七十七章，在各項條目及詳表中，對於會氏之造詣探討與論斷，既已全部述存。惟以會氏治學之立場與方法，不盡爲個人所同。且據他書參證，或有不甚精審者，則於各條及詳表中予以存疑。并於每章之後，附加按語，略陳其要。至有尙須繼續探究或另爲專文以述之者，仍附筆敘明，以俟將來。此猶個人求真之本旨。

五、本編各章，全重在各項條目及詳表之分解。然合觀之，則固脈絡貫通，層次不紊。且因當時獄司頗反對國語文，故仍通體運以文言。惟不取於堆砌崇典，與奧衍晦塞，而以明白疏暢爲主。此雖偏於特殊之環境，然我國全部文學典籍，固莫非文言是尙。故今更爲脩治，俾可諷誦。亦欲使學者進而操觚學習，不自限於國語文之意。

六、本編表解之法，原非獨創。惟見古今讀書筆記，類多支蔓不經，或簡率無體系，必與原書參讀，始可洞見竅要。茲編則立意脫離原書之束縛，僅取其可徵信者，自爲表解述評，而使另成一獨立之體制。茲經釐定全編爲五篇，凡一百四十八表，絕無支解割裂之病，而有融會統一之功。學者得此，自可作一簡明之中國文學史讀，且可不求原書，而作真切之批判。此則個人之所自勉者。

七、本編初成，原無妄災棗梨之意。第以當時伏處狹籠，頗謂中國文學方與世界文學混合融通之候。惟不主忘我本來，唯務摹倣。故立志先治本國文學史，以及世界各國文學之流變。藉思融會契合，勉成自創。蓋以螻蟻負壤，尙思躋於泰山。況吾族精華，歷教千年，倘能由是努力自勉，未始不能發揚蹈厲，以爲世界光。故今先刊是編，亦欲與學者共勵，勿自棄，亦勿自限！

八、本編釐訂完竣，多所竄改。又原有表解，悉爲橫書，非易爲直行，不便閱讀。故鈔繕之勞，全賴拙荆雪菴於治事之餘，昕夕爲之。繕校既畢，復承孫狼工先生加序，并對於內容，多有指正，中心尤爲感激。特書此以致謝忱！

九、本編雖以付梓，惟自知學殖淺薄，謬誤必多。尙望海內明達，文學先進，予以真切之教正。俾於

再版時能更加增益，則尤感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著者於錦江客次。

目錄

孫序

自序

例言

第一篇 總論…………… 一

第一章 文學史上之特色（表三）…………… 一

第二章 文學與文字（表二）…………… 四

第三章 文學與科舉（表一）…………… 七

第四章 文學與學校（表四）…………… 九

第五章 文學與思想（表四）…………… 一二

第六章 文學之種類（表一）……………一六

第二篇 上古文學……………一九

第一章 唐虞文學（表二）……………一九

第二章 三代文學（上）（表五）……………二二

第三章 三代文學（下）（表四）……………二七

第四章 春秋戰國之文學（上）（表三）……………三三

第五章 春秋戰國之文學（中）（表三）……………三七

第六章 春秋戰國之文學（下）（表四）……………四〇

第七章 秦之文學（表二）……………四四

第三篇 中古文學……………四七

第一章 兩漢文學概論（表二）……………四七

第二章	漢初之文學（表三）	五〇
第三章	武帝時文學之極盛（上）（表二）	五三
第四章	武帝時文學之極盛（下）（表一）	五五
第五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表二）	五七
第六章	漢代之歌詩（表二）	六〇
第七章	劉向父子與揚雄（表四）	六四
第八章	光武中興文學之遺謨	六八
第九章	班氏父子與張衡（表四）	七〇
第十章	東漢之專門著述（表三）	七四
第十一章	建安文學（表二）	七七
第十二章	魏晉間文風之嬗變（表二）	八〇
第十三章	太康文學（表二）	八四

第十四章	元嘉文學（表二）	八七
第十五章	永明文學（表一）	九〇
第十六章	梁陳間作者（表二）	九三
第十七章	六朝之樂府（表二）	九六
第十八章	文集與文史之遞興	九八
第十九章	隋之統一與文運之開始（表一）	一〇〇

第四篇 近古文學…………… 一〇三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上）（表一）	一〇三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下）（表二）	一〇六
第三章	聲律之完成（表二）	一〇九
第四章	初唐之文學（表二）	一一三

第五章	開元天寶間之極盛（表一）	一六
第六章	李白杜甫（表一）	一一八
第七章	大歷元和間之風氣（表三）	一二〇
第八章	晚唐之詩學（表二）	一二四
第九章	唐初文章凡三變	一二七
第十章	韓愈柳宗元（表一）	一二八
第十一章	詞學之發展	一三二
第十二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表一）	一三五
第十三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表一）	一三七
第十四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表二）	一四〇
第十五章	西崑體（表一）	一四三
第十六章	歐陽修與文運擴新	一四五

第十七章	洛黨與川黨……………	一四六
第十八章	江西詩派（表一）……………	一四八
第十九章	南渡後之文（表二）……………	一五〇
第二十章	南渡後之詩（表三）……………	一五四
第二十一章	宋代詞學之極盛……………	一五八
第二十二章	文史與文料（表一）……………	一六一
第二十三章	遼金文學（表一）……………	一六四
第二十四章	元之建國文學（表一）……………	一六七
第二十五章	小說戲曲之盛興（表三）……………	一七〇
第二十六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表三）……………	一七五
第二十七章	明初作者（表二）……………	一八二
第二十八章	臺閣體及復古派（表一）……………	一八六

第二十九章	嘉靖文學（上）（表一）	一八九
第三十章	嘉靖文學（下）（表一）	一九二
第三十一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表一）	一九四
第三十二章	明末文學（表四）	一九七
第五篇 近世文學…………… 二〇一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上）（表五）	二〇一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下）（表二）	二〇七
第三章	明季遺老（表三）	二一〇
第四章	清初之文學（表二）	二二四
第五章	王漁洋與朱竹垞（表二）	二二七
第六章	方苞劉大櫚（表一）	二三一

第七章	神韻派之反動者(表一)	二二三
第八章	駢體文之興盛(表一)	二二六
第九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表一)	二二八
第十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	二三二
第十一章	詞學之復盛(表四)	二三四
第十二章	清之戲曲小說(表四)	二三九
第十三章	結論(表二)	二四五

讀後記

跋語

參考各書

中國文學史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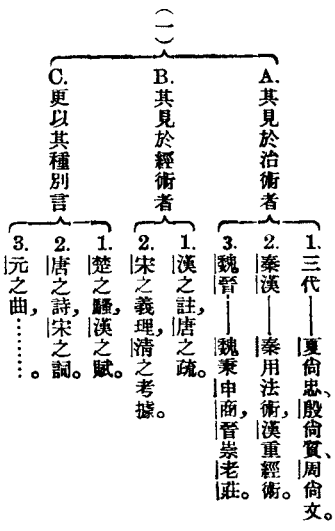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文學史上之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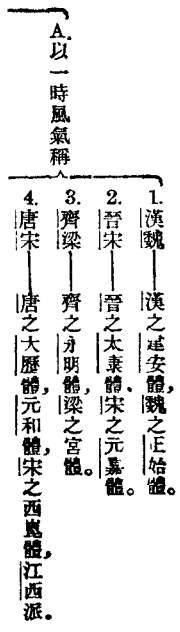
一、中國爲東洋文明之母國。較之世界文明最古之國，如希臘、印度，今已不存。可知中國文化，實自有獨立長養，永恆不滅之根基。

二、中國立國，以文治爲根本精神。止戈爲武，由有苗不恭而虞廷敷德，歷堯、舜、禹、湯、周、孔，六經刪遺，代以爲學。故文學數量之富，世界莫與比倫。

三、中國文學歷五千年，各異其時，俱有特徵。茲略依其先後，更爲彙別，如表一：



四、再細別之，歷代文體，有以其學為專門而著稱者，有以一人之單位而著稱者，亦有以一時之風氣而著稱者。復為彙別，如表二：



5. 明清——明之臺閣體，公安派，清之桐城派。

(二)

B. 以其學見稱

1. 騷體，選體。

2. 六朝體，八大家體。

C. 以人之單位稱

1. 劉公幹體，吳均體。

2. 吳富體，皮簧體。

五、文學更嘗因地域而不同。如所謂鄒魯多鴻儒，三楚多秀士，鄭衛多淫聲，燕趙多悲歌慷慨，即足證明。舉其質別，如表三：

(三)

A. 北

尙質，重氣節，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故多豪雄沉壯。

B. 南

好文，饒情韻，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深仁浩大。

六、卽如畫家亦分南宗北宗，畫法仍有南派北派。乃至詞曲戲劇，亦莫不各有特質，恕不例舉。「明按」首章略舉，隱括大要。惟惜未本於歷代社會經濟之變遷，而爲分析之論。遂令讀者僅識其粗，莫由深明其所以。姑俟以後並論之。

第二章 文學與文字

一、中國文字，未始悉爲倉頡所創造。古謂「造書者三人：長曰尪，其書右行；次曰佺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然皆釋徒之說，不盡可信。

二、伏羲八卦文，與巴比倫之楔形文相等，爲我國最古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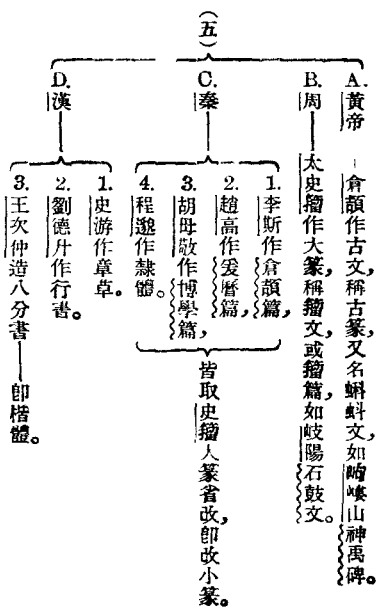
三、六書立名，賅括至廣。其解釋及略例，如表四：

(四) 據許慎說文

- | | | |
|-------|----|-------------------------|
| A. 指事 | —— | 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如上下。 |
| B. 象形 | —— | 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如日月。 |
| C. 形聲 | —— | 以事爲名，取聲相成，如江河。 |
| D. 會意 | —— | 比類合宜，以見指擣，如 <u>武信</u> 。 |
| E. 轉注 | —— |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如 <u>考老</u> 。 |
| F. 假借 | —— | 事無其字，依聲托事，如 <u>令長</u> 。 |

四、漢書食貨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故文字學，亦稱爲小學。

五、中國文字，依時代而變遷其形體。略節其要，如表五：



六、字體與文學，無甚關係。今人行文中常有用古字者，悉淺陋之見，不足爲訓。

七、由形聲演爲聲韻，遂與文學結不可分離之因緣。古無四聲也，至齊梁間始辨平上去入爲韻譜，於是文學得以益增其美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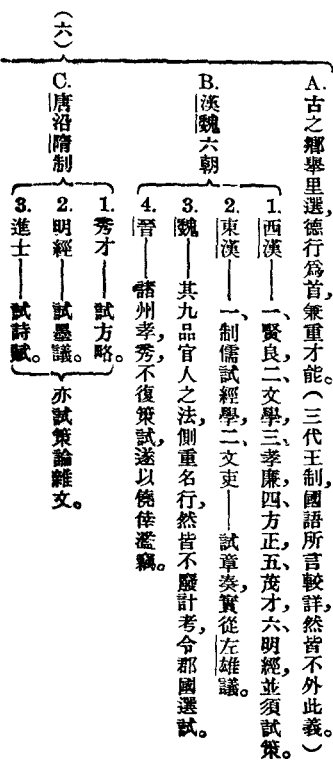
八、今之研究文字學者，凡三：曰體製，曰訓詁，曰音韻。其論體製之書，如說文類；論訓詁之書，如爾雅方言類；論音韻之書，如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等類皆是。

「明按」鼎革以還，究字學者衆。於體製有主張改革漢字，另用簡體字者；於音韻有主張解脫過去聲律之束縛，而趨重國音自然之音律者；書法亦有改下行爲左行者。皆應時代需要，尙在自然演進中。其直接間接與人羣運用及文學之影響關係，亦甚重大。惜先生尙未及之！

第三章 文學與科舉

一、中國自昔政體專制，天子一人，常有左右天下人羣思想之能力。故一代文學之盛衰升降，恆繫於天子一人之好惡。而歷代科舉制度之變革，亦於文學之影響特大。

二、歷代科舉制，屢有損益。舉其略要，如表六：



D. 宋元明清

1. 宋

初期策論并重。

熙寧間頒大義式，首通經大義，次論，次策。（採王安石法，遂罷明經諸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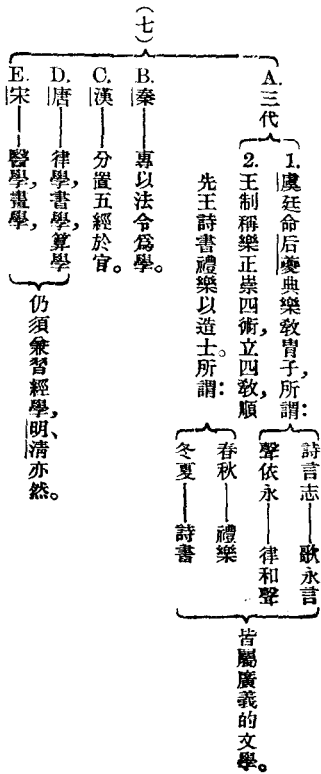
2. 元、明清三朝，雖雜用詩賦，大體相沿。而其進一步，更由大義式之濫觴，轉為八股之腐套。

三、歷代科舉，或偏重德行，或僅憑文才，或兼取之，皆各有其流弊。隋李愔及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曾痛言之。

「明按」中國科舉制度。雖迭有變易，要其以束縛當時之人心思想者則一。唐以後，至宋、元、明、清，曾兩次被滿蒙、宰制，而羈輓益甚。遂使宋詞元曲及明清之傳奇小說蔚為大觀。然此皆非當時朝廷所提倡也，且尤為當時儒林君子所擯棄而絕不予以稱述者。於以知科舉之制，愈至近代愈與社會之實生活相遠離。而真正偉大文學之產生，固有非科舉制度所得而提倡者。以為先生所未論，特并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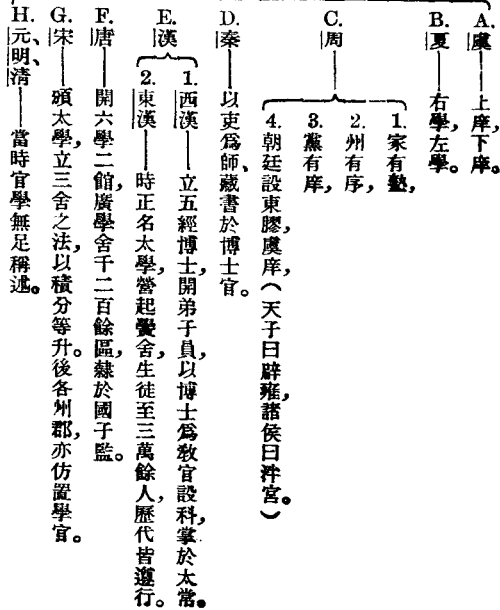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文學與學校

一、文資於學，學本於校。在科學未輸入前，歷代學校雖不專文學，然文學實為學校重要專科之一。茲由歷代學校中之學科以考計之，如表七：



二、由學制言之，有官學私學二種。茲將先述歷代官學之變遷，如表八：

(八)



三、至於私學之緣起及其發達, 亦可得而分述, 如表九:

(九)

A. 緣起——周道既衰, 官師放廢, 禮失其守, 教不下宣。孔子乃設教深淵, 以匹夫分君師之任, 創平民教育之局, 其主旨爲有教無類, 實爲教育界不祧之祖。

B.發達——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及其三千徒衆，周遊各地，或爲廩相師傅，或爲教士大夫，轉相傳授，至漢以後，而私學之制愈以發達。

四、此外尚有書院制，其性質又自不同，特敘其略，如表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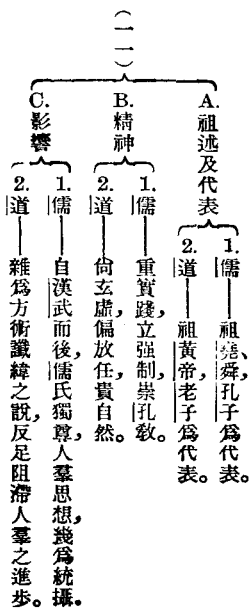
A. 創始	1. 唐開元置麗正書院。
	2. 宋有白鹿洞、嶽鹿、石鼓、應天，四大書院。（宋時官學失廢，始有私家藉資於官以講學之盛。）
B. 性質	半官半私（明、清時最普遍，每郡縣皆有之。）

五、上古學校以德行道藝爲鵠，中古以經術文學爲鵠，今則注重科學欲以併歸實用。皆於文學有最深之培植與影響。

「明按」近代學校，文科已成專科。且從中國數千年經史國學之範圍截然劃出，自成一純文學之獨立國度，此亦時代變遷使然也。

第五章 文學與思想

一、文學根於思想。中國思想之二大源，曰儒、曰道。至後漢時始有佛。茲先就儒、道二派略別其異點，如表一—：



二、儒、道兩派之產生，亦有根本不同者，如表一—：

A. 儒——蓋根於中國民族歷史之發展而來。以其初民由西北而東南，由黃河流域而長江流域，或與異族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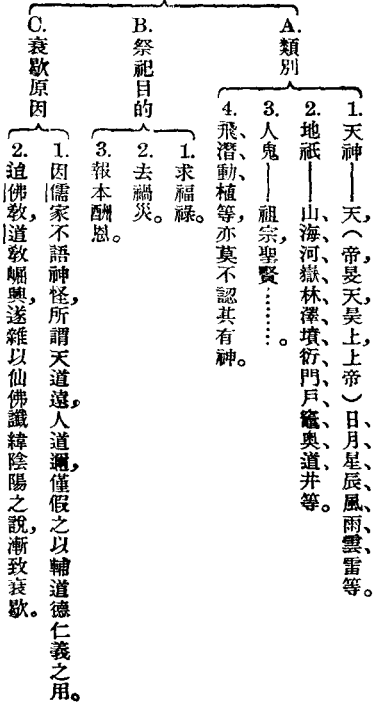
(一)

或與天然環境戰，故皆兢兢業業，一以躬行實踐爲重。

B. 道——當春秋人文發達之後，近南方饒沃之域，故其根本思想由於人生之觀察而出。

三、世謂中國無宗教，蓋儒道二家，莫或尙之。然追攷邃古，最崇祭祀，實爲多神教，如表一三：

(一三)



四、儒無宗派之名，孟子所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儒之專名始立。迨佛教東來，勢力浸盛，與儒抗爭。流俗相傳，始有儒教之稱。然皆無足據者。

五、道家叢雜，特辨其流派始末，如表一四：

A. 老子、莊子、列子、本發揮治理，主清淨無爲。
B. 戰國時，燕、齊海上之方士，乃倡服食補導，飛昇變化之術。
1. 漢初淮南王安之徒作 <u>鴻烈解</u> ， <u>枕中鴻寶</u> 祕書，以附之老、莊。
2. 其後言道者，雜以陰陽五行，於是太平清領書出， <u>郎顛</u> 等宗之，更爲符籙誕妄之說。竟尊老子爲教祖。
3. 東漢末，有張角等奉黃老，而有黃巾之亂。 <u>張脩</u> 、 <u>張魯</u> ，誦老子五千言而爲米賊。
D. 魏、晉—— <u>魏伯陽</u> 、 <u>靜參</u> 同契，竊取易象，倡爲脩煉之說。於是 <u>葛洪</u> 、 <u>張道陵</u> 、 <u>陶弘景</u> 等踵和之，影響學術界最盛。
E. 唐——加封老子、莊，列各爲真人。至於開元以後，設六教科，於是道教之名爲國家所承認。是爲道教成宗教之始。
F. 五代——後蜀 <u>杜克</u> 、 <u>鞏</u> 更依仿佛氏製爲經、論、科、儀。（由是所謂黃庭、太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以至丹藥奇技，符呪小數，皆流歸於道家。）

(一四)

六、儒釋道於文學之影響，蓋儒學固自爲其根本。其有得於道家者，多超逸之致，若孫綽、李白輩是。其有得於佛家者，多深微之思，若謝康樂、白居易等是。

「明按」佛學與文學之影響、近人鄭振鐸君曾詳論之。著者於此，似未獲觀察其大，殊爲遺憾。讀者應並觀之以自審焉。

第六章 文學之種類

一、文學之名，始列於孔門四科。蓋包括詩書六藝而言，初無特定之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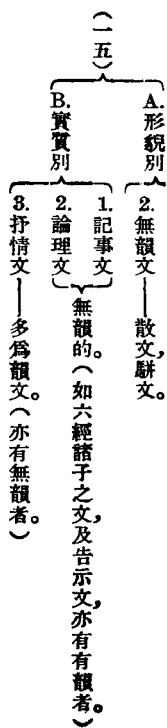
二、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正緯，斷以辨騷，以識文辭之所起。昭明文選率以賦先於詩，而後從以論說表章之屬。此以詩賦文章爲正流，而認章奏論說爲旁支者。

三、唐自韓愈倡古文，掇辭藻。其後朝廷亦以經義取士，不尙詩賦。於是散文乃幾爲文學之正宗，而詩賦反居文之後。

四、今日文學之準的，已因歐、美文學之影響而第稱詩歌劇曲小說爲純文學。此由古今形勢之變遷而使然，無可異者。

五、文學內容之類別，依各人之認識而不同。茲但就其通性言之，如表一五：

〔1. 有韻文——古體，律體。〕



「明按」總論六章，頗稱扼要。惟先生終不免偏於其時代特獨之影響。而於歷代政治經濟之影響於社會文學者，未之詳焉。余以爲倘於六章之外，再加論「文學與種族關係」，「文學與社會經濟」二章，則所概括與解釋，當較切備。抑此非所以質於先生也，蓋文學史之觀念與任務，至今日當更有截然不同者。吾人於此，藉以覘吾國數千年來社會生活之所以影響於文學者，亦以覘吾國古先民思想蛻變之所以表現於文學者。夫惟如是，吾人所求之文學史，固不能離社會生活以立言，且亦不能忽於種族興亡與糅合之變而視爲無足論者。吾執是言而讀是書，將以察先生後之所錄者。特附存之。

原书空白页

第二篇 上古文學

第一章 唐虞文學

一、文學與文物相因。其始當混同不分，然文學之長成，實因之而進步，古以五聲六律八音察治忽，故文物興盛，文明大啓，文學之事，乃可得言。

二、文學之起源，由於人情之自然。沈約謝靈運傳論所謂「歌詠所興，自生民始」；劉勰所謂「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皆足爲證。故詩歌爲國民文學之初祖，且先於唐虞以前。

三、唐虞以前之文學，據諸子百家所傳，如表一六：

A. 葛天氏之樂投歌八闕（1. 載民，2. 立鳥，3. 遂草木，4. 奮五穀，5. 敬天常，6. 遠帝功，7. 依帝德，8. 總萬物之極，皆見於呂氏春秋。

(二六)

- B. 伏義氏之網罟歌 (據魏夏侯玄樂論) 惜辭不傳。
- C. 神農氏之婚辭 (據禮記郊特牲稱。)
- D. 黃帝時之彈歌 (據吳越春秋) 惟此書爲僞撰，故古詩源指彈歌係春秋時作。
- E. 帝嚳時有感墨作歌。
- F. 散文
 - 1. 易象在神農時稱連山，黃帝時稱歸藏。
 - 2. 又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類。
 借皆散佚無攷。

四、唐虞時之文學，經孔子刪定，無論詩歌散文，皆可例評，如表一七：

(二七)

- A. 詩歌之形式
 - 1. 舜歌 ——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 2. 皋陶和 ——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類上者分章分句，每句雖曰言，而哉字實語助，至爲嚴切。
- B. 散文之概略 —— 禮典謨之書，皆雄大質實，簡潔勁拔。

五、由唐虞文學論之，無韻文實較韻文爲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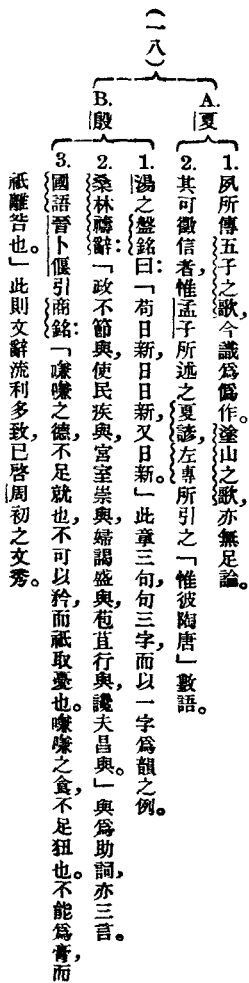
六、循詩歌演進之迹，上世多三言四言。楚騷擴爲六言，漢以後定爲五言，間或七言。唐以後七言

發達，屢長至十餘言。

「明按」本章一、「文學與文物相因」之理，其論未暢。倘以詳之首篇，明辨其文學與文物之沿革影響，必特精采。其二所述「文學之起源由於人情之自然」固也。惜其所謂「感於物而動」者，不詳其所以然。蓋初民歌謠之發生，莫不由於勞働之協作而起。此人類社會進化自然之鐵則，無可易者。今試取蜡辭讀之，其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按爲祝辭）正以見初民在漁獵之時，時爲水災及自然之昆蟲鳥獸所苦，終年奮鬪，不能相克。是以發爲祝辭，以致其希望而舒其鬱積。皆自然之理。著者立言，蓋猶夫數千年性情之論，此形而上學之相續，非科學研究之態度也。其三、唐虞以前之文學，尤如著者言，頗難徵信。余於所謂葛天氏之樂者，其八闋之歌至爲美備。以其要目度之，其生活敘述，乃在農業社會五穀豐獲之際。蓋較唐虞之詩歌有不及者。乃謂邃古如葛天氏之民而已至是耶？殊不可信。其四、唐虞文學，吾無贅詞。惟余以爲欲研究邃古文學，要當由地底之發現而從事一番攷證與整理之功，庶乎其無大誤！

第二章 三代文學(上)

一、三代之名見於孟子，即夏、商、周也。茲先就夏、商而究其詩歌之概略，如表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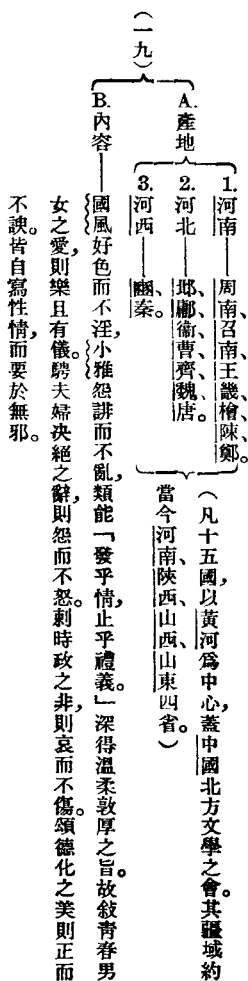
二、商末如所傳箕子之麥秀歌，伯夷、叔齊之采薇歌，誠極纏綿悱惻。第由轉述流傳，常以增減而或失其真。故太史公已斷采薇之詞爲失實。麥秀之歌亦有傳爲微子作者。

三、歷史家謂抒情詩常先於敘事詩，以觀於吾國文學，亦莫不然。蓋敘事詩有待於技巧之刻露，

而抒情詩僅據物象以寄其感懷。一單簡，一繁複，有迥不同者。三百篇之周詩，即妙以抒情而可與興、觀、羣、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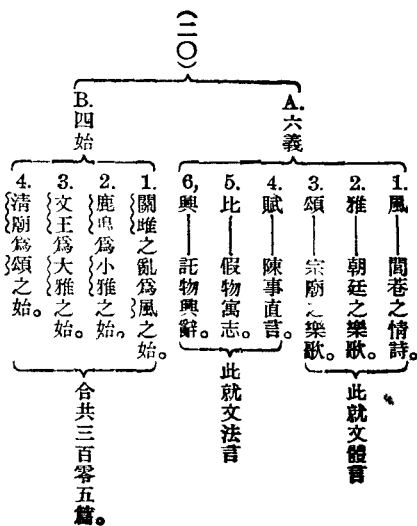
四、古詩詞頗多依托之論證。此觀於詩三百篇，由齊、魯、毛、韓四家別傳而各異，則尤可信。

五、周詩在周代政治上頗佔地位。太師掌於朝，樂正以教國子，公卿大夫以下列士獻詩。巡狩時太史必采民風。詩人以爲敘情之具。王者以爲爲政之資。學官以爲教育之科目。蓋以規政治之隆污，故其流行上下爲極盛。茲先述其產地及內容，如表一九：



六、周詩凡三百零五篇，經孔子刪訂，別爲六義四始，後世宗之。復爲分析，如表二〇：

七、周詩三百篇皆自然有韻，種類繁多，後世因之，足為定則。茲略別其要并舉例以明之，如表二



- A.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此一句一韻，兩句一換法。後世五七言多用之。）
- B.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此首句即入韻，以下間句入韻。）

(二)

- C.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 D. 焉得薺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 E.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此逐句韻而換者。）
- F. 殖殖其庭，有覺其盈，噲噲其正，嘽嘽其冥，君子攸寧。（此逐句韻而同者。）
- G. 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此隔句對韻者。）
- H. 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送我乎淇之上矣，狂童之狂也且。（此首尾不入韻者。）
- I. 奇格——如小雅采芣篇，或三句一韻，或隔句對韻，或逐句用韻，轉變參差，不拘成格，要以有韻為定則。

八、周詩更有長短句，茲復分別舉例，如表二二：

(三)

- A. 一言——緇衣之敝，還……。
- B. 二言——圻父，繼禮……。
- C. 三言——振振鷺，鷺于飛……。
- D. 四言——此周詩之定式，從略不舉。
- E. 五言——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 F. 七言——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昔不如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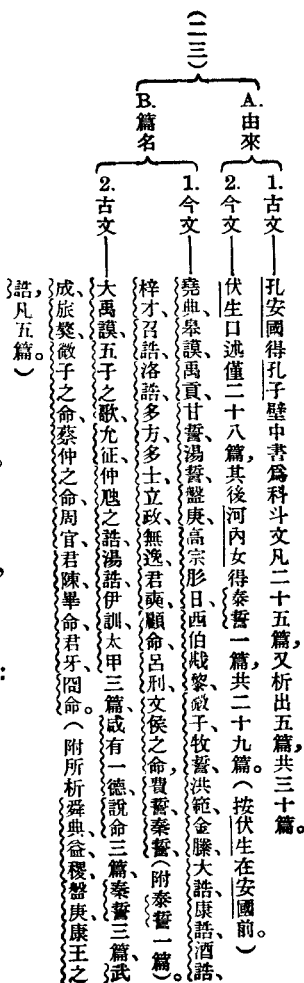
G. 八言——朝瞻爾庭，有懸鴉兮，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H. 九言——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九、依周詩之長短句論之。一言兩言，氣促而情難鬱。八言九言，詞緩而氣易累。故三五七言，後人衍以成篇，適於發達。六言雖廣於楚騷，終嫌窘滯。惟糅各種句調而爲之，每極活潑，要不過三百篇之準繩也。

第三章 三代文學(下)

《春秋》之文，具於尚書。由孔子刪訂以垂世立教。秦火而後，掃蕩以盡。漢興始尊儒。於是尚書罕古文之別。自宋吳棫乃疑古文尚書爲僞，於是有今古文僞書之爭。至清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千古疑獄，始以冰釋。茲爲明其有關係於文學者，特先述其來由及篇別，如表二三。



一、尚書在文學上之價值，後儒多有平量者。舉其要語，如表二四：

(二四)

- A. 虞、夏之書渾渾爾。
 - B. 商書類顯爾。
 - C. 周書噩噩爾。
 - D.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語殷盤，信誦聲牙。——此據韓愈之說。
 - E. 實則虞、夏渾厚，蕩蕩如水。殷、周嚴厲，巍巍如山。前無磯激之態，後饒鬱勃之觀。皆以時代之故而別其氣象。
- 此據揚子雲之說。

——此著者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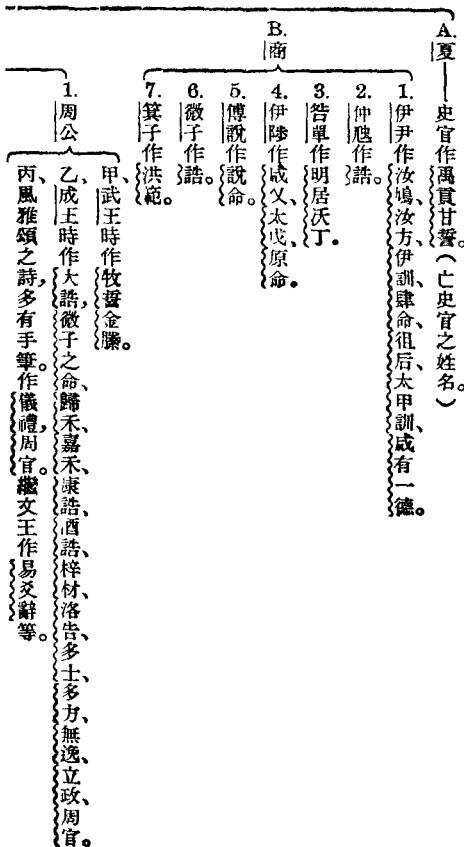
一二、尚書文之體別含義，各有不同，其影響後世尤巨。如表二五：

(二五)

- A. 體別
 - 1. 典——典冊尊閣之義，謂堯舜之教可為後世法。
 - 2. 謨——嘉謀嘉猷之義，謂禹皋陶等贊襄之道。
 - 3. 訓——訓導儆迪之義，敷奏諫說之辭，如伊尹之於太甲是。
 - 4. 誥——曉諭臣下之辭，如盤庚多士類。
 - 5. 誓——約信於士民之義。
 - 6. 命——命令，蓋戒飭臣工之義。
- B. 影響——六體之文，雖無固定形式，然後世詔、令、策、檄、書、疏、論、議、讚、祝、諸體，皆由茲發軔。孔子春秋，即踵是而作。

一三、孔子春秋之作，爲中國史編年之始。至司馬遷並取尙書春秋兩體，融冶而創爲史記之製，乃爲後代史家之正法。

一四、三代文學之作者，皆爲貴族。茲特舉其姓名及作品，如表二六：



(二六)

- | | |
|------------------|------------------------|
| C. 周 | |
| 2. 召公 | 甲、武王時作旅筮。
乙、成王時作君奭。 |
| 3. 芮伯於武王時作旅巢命。 | |
| 4. 榮伯於成王時作賄肅懼之命。 | |
| 5. 畢公於康王時作畢命。 | |
| 6. 閻伯於穆王時作閻命。 | |

D. 以上除夏史官亡名外，其作者多係王室貴族，或公侯伯子朝臣之屬。雖所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舉於版築之肆，但就其徵時言耳。其執筆屬文時，則皆職掌鈞衡之任矣。（據傳周公作書至夥，如所謂春秋五十四例，爾雅釋詁篇皆屬之。未可盡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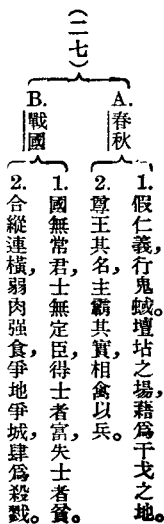
「明按」所述三代文學，頗多卓見。然亦有言者：其一、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自有其時代政治經濟之關係。要其自有所立，期期行道。且以博學多能，適得當時人心性情之正。故其發爲著述，雖係一家之言，要於社會人情，較爲適宜。此固秦火而後漢武所由尊儒之故。第孔子於文學上所貢獻者，乃在於詩三百篇之刪述。其他皆關於政治，哲學史論之事，未可牽入範圍。此當首辨。（若著文化史，或言其與文學之關係，當又不同。）其二、自漢武尊儒而後，後儒治學莫不祖述六經。以謂六經之外，無

所謂政治、哲學、史學、文學者。文學之含義既混，文學之範圍不明。遂使數千年來，治文學者，悉啣唔咕，囁於六經註述之中，作古人之模拜者。輾轉相遺，幾自忘其時代與民生社會之需要。徒以自汨其本來性靈，無由發展其創造之天能。以觀於我國詩歌之遞嬗，除唐代頗爲政治上所注意在外，餘皆不爲重視。故凡一代之老師宿儒，要皆窮理盡性於六經著述之辨難，而始終莫能脫其窠臼。至所謂詞章詩賦也者，乃祇爲雕蟲小技之事。以至如元曲雜劇，與明清之傳奇小說，竟被斥於儒林之外。以爲區區小道，或且有乖於所謂正統文學者。此其要，首當辨乎儒術（儒術當統孔子之政治、哲學、史學而言。）與文學之關係，并以較論其得失，嚴立界說，藉別涇渭。茲由著者所言，蓋猶未能脫去古之窠臼也。其三、經今古文之研究，已爲最近治國學者一普遍注意，而猶未能解決之問題。作者所據爲今文，自見審慎。第其所述擬今古文者之三說，更無關於闕旨，故不錄。其四、所述孔子春秋編年，不過略寓著述之意。後人神其文，謂一字一事，皆有褒貶，則又愈尊而反以襲之。此實篤論。第稱史記一書，爲後代史家之正法，若乃有不能逾者。此以過去中國史言之，或有相當理由。然統觀中國數千年來，所有歷史，蓋皆紀述歷代帝王吞併殘殺之遺迹者。捨此而求略能紀述東方人類歷史社會發展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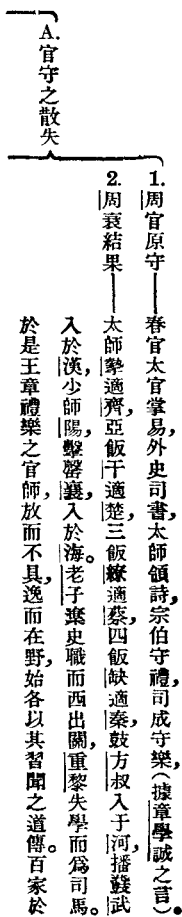
程者，乃若大海撈針，絕無一見。然則作者之說，誠無足取。其五、「三代文學之作者皆屬貴族」一語，亦欠攷察。詩三百篇，國風所集，完全來自民間，作者固嘗言之矣。胡以并失之耶？特並存之。

第四章 春秋戰國之文學(上)

一、春秋戰國之形勢各別，茲當先明其要，如表二七：



二、周代文學發達之原因，出於政治者三，如表二八：



(二八)

焉以起。

3. 漢儒解釋——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某官之掌，其流為某家之學，其失為某家之敝」者，實為卓見。

1. 周初爵制——立爵五等，封國八伯，以蕃王室。

2. 破壞情形——幽厲以後，中央集權，漸以陵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強弱之爭始形，兼井之事乃肆，封建之制因而瓦解。

3. 破壞以後——時君世主，各務求賢。思想解其束縛，言論得以自由。但求富強，無所拘忌。故士得以伸舌奮爭，抵瑕蹈隙而各有所成。

1. 其特徵——如春秋時所存魯之三家，鄭之七穆，齊之高國，晉之六卿是。

2. 其權力——雖以孔子柳下惠之聖，歷聘無所容，絕難執政。

3. 類廢後——戰國時務在強兵兼敵。貴族之門閥始破，平民驟致卿相者，實繁有徒。天下之士，爭自淬勵，橫議既起，諸子之自由研究，其成績乃為有史冠。（如蘇強龐范之流皆以平民執政事。諸子例尤多，不悉舉。）

C. 世卿制之類廢

R. 封建制之破壞

三、除政治方面的原因外，由於社會變遷者有二，如表二九：

所謂封建制度者。此不足論。其三、所謂世卿制之類廢，蓋由當時平民與貴族一種競爭之結果。貴族既日漸頹墮，斯平民日以得勢，競思各以其學改易天下，此爲周末學術文化發達之真因。其四、所謂交通頻繁，蓋亦當時社會政治經濟之一種自由競爭之結果。而作者未之詳也。餘無議。

第五章 春秋戰國之文學(中)

六、周末學術發達，影響文學甚鉅。茲本漢書藝文志所列，略述其別，如表三〇：

(三〇)

A. 儒家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孔子爲儒家之祖。
B. 道家	祖述黃帝，或爲依託。言道者皆以老子爲祖。
C. 陰陽家	首列宋司星子章，實以鄒衍爲巨擘。
D. 法家	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爲最著。
E. 名家	鄒析、尹文、惠施、公孫龍子之屬。
F. 墨家	法祖夏禹，以墨翟爲祖。
G. 縱橫家	爲蘇秦、張儀所創，而託其學於鬼谷。(鬼谷有謂爲蘇秦假名者。)
H. 雜家	尉繚、尸佼、呂氏春秋等。
I. 農家	祖神農、許行、陳相兄弟爲最著。
J. 小說家	出於神官。

七、據右十家以地域觀之，如表三一：

- (三一)
- A. 鄒魯派——標榜仁義，孔子、孟子為中心。
 - B. 陳宋派——包括荆楚，以鼓吹玄虛為旨。老子、莊子為中心，墨翟、宋雎、許行為支派。
 - C. 燕齊派——務為理想迂怪之談。騶衍、驪夷、淳于髡、田駢、接子為中心。
 - D. 鄭衛派——包括三晉，唱道法術，申不害、公孫鞅、慎到、韓非為中心。鄧析、惠施、公孫龍、魏牟等為其支派。

八、右列十家四派，以南北地位，正相對抗，要為孔老所據。其他皆出入於二家之間。更舉其例，如

表三一：

- (三二)
- A. 墨家言尚賢，貴義，明鬼，同乎儒。兼愛、崇儉、非攻，近於道。是糅合南北兩大思潮者。
 - B. 禽滑釐學於子夏而為墨家。莊子學於田子方而為道家。韓非學於荀卿為法家。
 - C. 莊子稱孔子之徒為北儒。孟子稱陳良楚產，悅周孔之道。
 - D. 孔子為齊、魯、衛所矜式。而至宋、至楚、至陳、蔡，皆不能行。
 - E. 楊朱、墨翟、許行等，亦被孟軻氏所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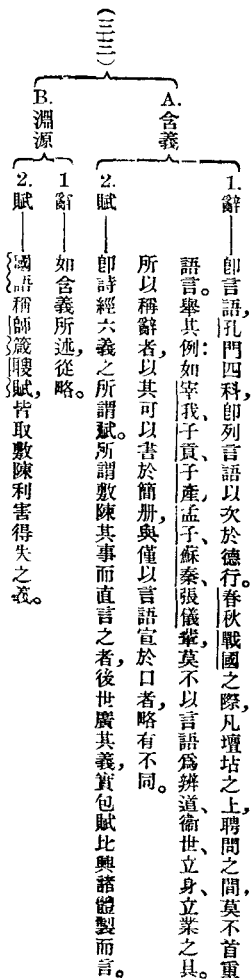
「明按」中國文學自歷史與地域觀之，要其因歷史與地域之不同而各有異，此推之古今中

外，固無不然。第春秋戰國之際，百家爭鳴。雖有其相互之影響，而其糅合研究，自成獨創，則爲不可磨滅之事實。何以先生必始終指之爲孔老所據耶？何獨漠視百家之自創，而必使爲孔老所奴耶？今以觀先生之例證，如第七八項之兩表，乃在證明其爲相互影響之故。何有於中心，何有於支派？且以後世之影響言，秦火而後，諸子幾於絕滅。儒術獨尊，要由漢武尊儒之故。老子莊列，已雜爲別流，浸失其真。魏晉之間，雖一度爲老莊哲學流派之影響，要由社會紊亂之有激而然。自是而後，雖神仙方術之士，崇老子爲祖，而老莊之哲言，固幾於澌盡無餘。然則孔學流傳之所以支配中國學術界極久至博者，乃得於統治者之提倡。而老莊之學，固無何種特徵足以作南方學術或文學之代表。此理至明。況值戰國之際，所有百家影響之力，乃有駕乎孔老二氏之上者乎？此項問題，既爲目前學術界所公認，而尤於文學之關係，不能不辨。

第六章 春秋戰國之文學(下)

九、戰國時之詩歌，以周衰之故，天子不巡狩，太史不陳詞，故卒無以見於後世。

一〇、南楚屈原，北趙荀卿，始為辭賦。而原之離騷，倏然為南方文學之精粹，為後代辭賦之祖。茲追述其含義及淵源，如表三三：



一一、屈荀之先導為一，而其內容及影響各別，如表三四：

(三四)

A. 屈、荀前——鄭莊之賦大隗、士籒之賦孤裘，皆屈、荀之先導。

1. 荀賦——荀先於屈，屈賦內容，完全為北方文學之特質，與屈騷迥異。

2. 屈騷——屈賦并稱楚辭之由——屈本統名騷，劉勰有辨騷篇。又賦體也，班志列作屈原賦。至漢以後，世稱楚辭。後漢王逸作楚辭章句，辭之名於成立。

乙、特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屈作實兼之。詩體已擴為六言，且極瑰長奇麗。

1. 荀固精於儒學，不以賦自鳴。故其學顯，而賦不為後世法。

2. 屈原竭智竭忠，不得而死。其騷辭乃其全人格之表現，後人悲其遇，崇其志，故影響學者極大。如當時宋玉、景差、唐勒之徒，已競效其體以寫志。漢興如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輩，亦自謂不

及。

C. 屈、荀後

1. 儒家重實踐，其文多平實。

2. 道家主想像，其文多超逸。

3. 法家尚刻，其文多峭峻。

4. 縱橫家尚辭氣，其文多敷衍宏放。

一二 楚辭而外，諸子百家之文，皆影響後學特鉅。茲究其特質，如表三五：

(三五)

- A. 儒家重實踐，其文多平實。
- B. 道家主想像，其文多超逸。
- C. 法家尚刻，其文多峭峻。
- D. 縱橫家尚辭氣，其文多敷衍宏放。

〔E.其他〕——墨家之文實，名家之文瑣，雜家之文博。

一三、諸子百家之文以其特點各有獨造，而爲後世言文品者所不能逾。舉其著者，略爲六家，如表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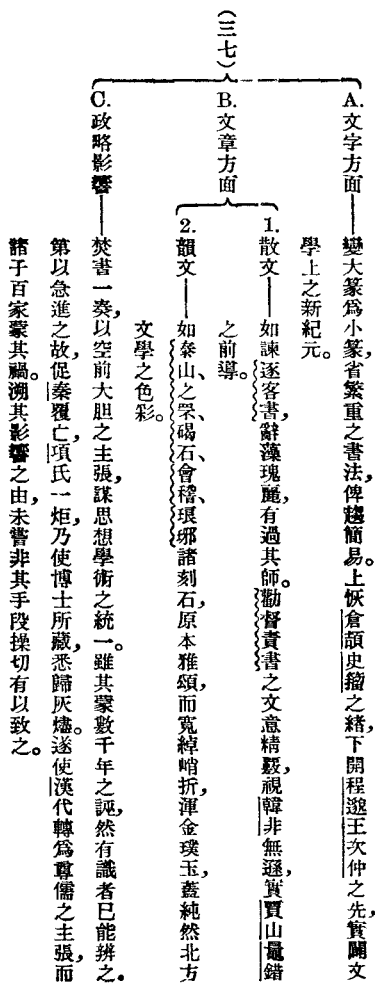
- (三六)
- A. 孟軻之文如長江。以理爲主，以氣遺之，以才輔之。故閑肆。
 - B. 莊周之文如大海。以才爲主，以氣行之，而假理爲文之。故瓌奇。
 - C. 荀卿之文如湖水。以理爲主，以辭文之，而氣不足。故博麗。
 - D. 韓非之文爲谿流。以氣爲主，以才輔之，而情不足。故矯健。
 - E. 左主敘事，淳蓄而嫺雅。
 - F. 屈主抒情，情深而文明。

〔明按〕所述屈騷之作，實有未盡。楚辭之稱，當不始於漢，必其有所本也。近人有專爲考證楚辭者，辨其真僞，求其遺迹，而知乎楚辭乃春秋戰國間楚人歌謠之一種通稱。屈子生於其間，蓋與楚國臣民同傷其君蔽於讒，乃復撫拾民間習誦之歌謠祀辭，別爲創製，以寄其離憂之感，以激發上下之同情。此屈子離騷之所以特爲影響於當時者，以其志高而節哀，且其辭固取自民間，而無佞詘難

伸之弊也。故有謂詩三百篇爲上古北方文學之總集，楚辭爲上古南方文學之總集者。余意亦然。特附伸之。此外五章所述藝文志列十家言，而劉班之輩，乃指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以爲無足道。余以春秋戰國之純文學除詩經楚辭外，所謂小說家者，雖已不幸爲劉班等一筆抹殺，已無足徵。第其已蔚成一家，必其有特質不可泯滅者。倘使後儒能恕而存之，亦足備爲文獻之研究。且使無秦火之災，將使百學爭鳴，日新月異，其於社會文明，中國學術之演進及發展，固不待言。卽此所謂小說者，必其遞嬗進步，更無足異。又奚待遲遲至於明清而始略有發展者耶？余以謂秦火一劫，爲歷史旋轉之大輪所運趨，固無足異。然於劉班輩，亦不能無遺憾也。吁，可勝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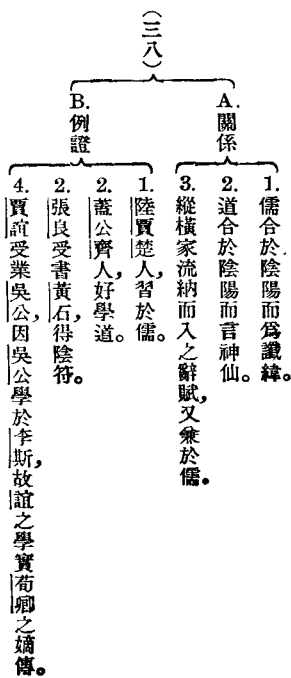
第七章 秦之文學

一、秦併天下而後，崇尚法治。爲時既短，無特足稱。惟李斯一人，緣儒入法，而當文之實權又在其手。其成績與影響有可得而述者，如表三七：



二、李斯不足爲罪，則始皇之雄才大略，銳意改革，尤不足非。特以立法方針，有儒、法之異，手段操切，有緩急之殊。遂使後王之假儒術以爲治者，影響所及，幾爲人羣所不恕。自今觀之，無足議者。

三、秦爲古今文學界之一大關捩。漢興而後，海宇旣一，橫議道息。學者搜殘討漏，奉古訓爲金科，尙古之習，垂數千年。經生家徒專襲儒者之號，百學蒙殃，更乏新創，職是之由。其接續中之流轉關係及其例證，略可提述，如表三八：



四、思想之統一，不能期之於短促之時日。卽漢武雖表章儒術，而其制度仍以王霸，道雜之。漢

宣帝語）故漢初風尚，蓋影響於戰國。而秦代之遺，乃成武宣之教。此古今學術文章升降之大原，不可不辨。

「明按」本章所述，除少社會經濟結構演變之觀察而外，著者特識，迨出乎數千年古人眼光之上。雖時至今日，似不足奇。要其持論觀察，一洗數千年古人之成見，而以社會進化之政治表現爲根據，此其明審可佩者。此種論證，在余尙未由社會經濟結構之研究發現精論以前，更無他議。

第三篇 中古文學

第一章 兩漢文學概論

一、兩漢之文品，樸茂雄深，典皇喬宇，譬之山尊雲蟲之象，宗彞藻火之觀，在有意無意之間，得天地自然之氣，文質彬彬，斯爲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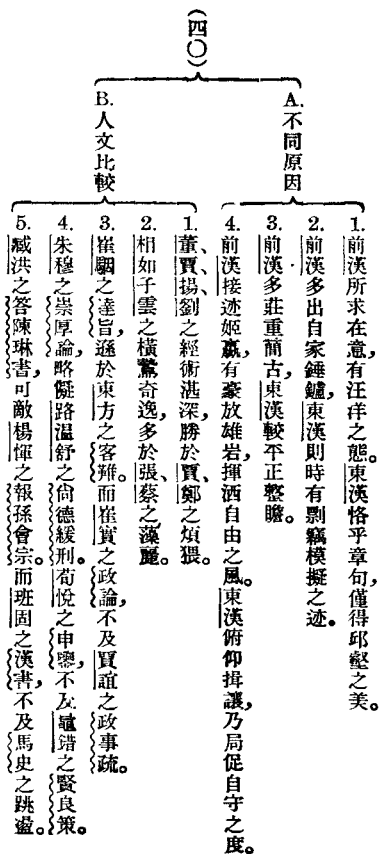
二、兩漢文學，各因其政治學術之分殊而別其同異。茲先述其政治學術之不同，如表三九：

(三九)

A. 西漢——疆理兼師，夫周秦，立政則雜採王霸。故先聖之教言大義不盡漸滅，周末之諸子百家猶有餘派。其人才興起，班爛不淳，精深各一。

B. 東漢——光武以太學諸生，繼武帝遺軌，而表章儒術。明章繼起，獎飾有加，東漢儒風，蔚矣其盛。制治之道，略存郡國。數政之人，多屬經師。然其弊也，穿鑿五經，老死故籍，支離破碎，安已毀人，拘謹之行高，雄武之氣喪，此魏晉之所以懲於儒也。

三、茲更述其不同原因及人文比較，意非有所軒輊，隣於尚古，亦足以明時代學術之所以影響於文學者耳。摘其概要，如表四〇：



四、猶有憾者，兩漢之學，均局於儒術。始統一於西京，漸馴至於東漢。自一方言之，武帝思想，爲守成令主，可匹羅馬之君士坦丁。董仲舒尊師明道，爲儒家功臣，堪比釋氏之馬鳴龍樹。惟本學術之發達言之，自百家耗落，則局於褊狹之模型。故其及於文學者，徒爲故步相循，而鮮活潑飛躍之致。

「明按」概論甚正。秦亡而後，雖仍郡縣制治，固猶封建政治之變形。兩漢文學於封建政治之堅固基礎上，當夫特權者以儒術統一號召一世時，幾何其能推其極而變之也。此東漢文學之所以弊極而不可救也！特引伸之。

第二章 漢初之文學

一、漢初文學不振，且爲黃老所據。蓋其承暴秦之酷烈，當楚漢之焚擾，上疲下儻，勢有必然。茲先尋其文學不振之故，如表四一：

(四一)

- A. 劉季起自亭長，跣跣無文，傾側於呂雉之間，幾於覆滅。
- B. 文景時輔相，皆高祖逐鹿時之武夫功臣，如陳平、周勃、灌嬰等，皆無意於文治。
- C. 在野之儒，如伏生、轅固皆八九十餘，爲抱殘守缺之經生。
- D. 在朝如衛綰、萬石君父子、田叔、孟舒、直不疑等，號爲長者，季布、繆布、袁盎、鄭當時輩，夙喜任俠。——要未有一深計國家組織之大本者。

二、漢初所以好黃老及其勢力，如表四二：

A. 其原因

1. 如前表所述，故文、景二帝與竇太后皆喜黃老，不好辭賦。
2. 此時鄒魯之主意，早爲高祖所斥，鄭衛派之政術，殷鑒不遠，已使秦羸敗亡。故黃老思想，適足

投合一時之人心。

(四二)

B. 其勢力

1. 當時贊翼開國者，業被老、莊思想之漸染。舉例如蕭何之畫一，曹參之不擾獄市也。張良之受書，陳平之陰謀詭計也。婁敬之和親匈奴，老子卑弱之術也。陸賈之家居極欲，莊周養生之意也。此黃老思想之具體表現者。

2. 賈誼被斥爲少不更事，鼂錯所以爲袁盎等所陷，皆爲黃、老思想排除故。

三、漢初文臣之可稱譽者，前有陸賈、賈山，後有賈誼、鼂錯。茲特分述之，如表四三：

(四三)

A. 陸賈——善說詩書爲辨士，奏書十二篇，號新語。今本漢魏叢書，適載其全數，但有傳爲明人僞託者。

B. 賈山——孝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論，作至言，沈雄博麗，頗帶辭家色彩。

C. 賈誼——年少稱名，尤高漢廷當時。所著事勢、重語、雜事五十八篇，今在叢書，少七逸。詔賦七篇：今見者，弔屈原、惜燕服賦、旱雲賦、蘆賦，儼然爲漢家辭賦之首。

D. 鼂錯——舉賢良文學。漢志法家有書三十一篇。其文精悍茂密，其才高於誼。曾受伏生尚書，然第較量其實，實乃專長於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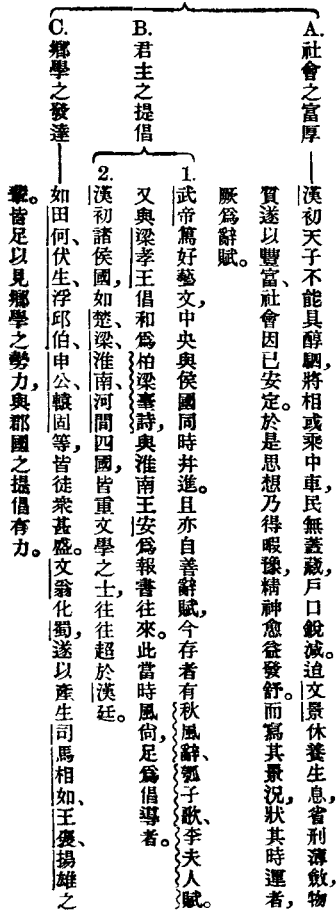
四、漢初學者，當諸學派交通之後，家數不純，故其文多班駁，異於戰國諸子。故陸賈雜治儒道，賈山博涉書記，誼亦兼治百家，皆非所謂醇儒也。

「明按」本章所論，吾無間言。第以果使繼此無武帝之特尊儒術，則百家之言，固猶能繼衍而蕃昌者。嗟夫，此固中國中古學術史上之厄運也。

第三章 武帝時文學之極盛(上)

一、漢至武帝時，已六十餘年。黃老之術，原出一時之催眠藥，靜久思動，則風氣一變，而努於事功。揚威武於四垂，開文華於一世。羣士嚮慕，異人並出。不獨其武略超邁秦皇，即其文學亦金聲玉振，極漢家之盛。茲舉其原因，如表四四：

(四四)



二、侯國提倡文學之結果，就楚、梁、淮南、河間四國論之，乃各具其特質。且其關係於時代者尤大。特爲分述，如表四五。

(四五)

A. 楚國——以詩爲最盛。初元，王交、魯穆生、白公、申公等，俱受詩於浮邱伯。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	B. 梁國——以辭賦爲主。其門客著者， <u>鄒陽</u> 、 <u>嚴忌</u> 、 <u>枚乘</u> 、 <u>司馬相如</u> 、 <u>羊勝</u> 、 <u>公孫詭</u> 、 <u>韓安國</u> 等。 <u>鄒陽</u> 書存者，僅 <u>陳吳王</u> 與 <u>獄中上書</u> 而已。 <u>嚴忌</u> 賦，只 <u>哀時命</u> 一篇。 <u>枚乘</u> 有賦九篇，文選有七發一首， <u>玉臺</u> 有詩九首。 <u>西京雜記</u> ，記 <u>孝王</u> 遊 <u>忘憂館</u> ，使 <u>枚乘</u> 作 <u>河柳賦</u> ， <u>公孫詭</u> 作 <u>鹿賦</u> ， <u>鄒陽</u> 作 <u>酒賦</u> ， <u>公孫安</u> 作 <u>月賦</u> ，具見其盛。	C. 淮南——尙辭賦，雜老莊， <u>淮南王安</u> 博辯，善文辭，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凡數千人。與世稱八公者，共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今存者獨內篇，號 <u>淮南鴻烈解</u> ，亦稱 <u>淮南子</u> 。漢志有 <u>淮南王賦</u> 八十二篇， <u>淮南王羣臣賦</u> 四十四篇，可知其盛。	D. 河間——純於儒家。 <u>獻王</u> 德脩學好古，以金帛招善書。其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 <u>周官</u> 、 <u>尚書</u> 、 <u>禮記</u> 、 <u>孟子</u> 、 <u>老子</u> 之屬。與漢廷博士純爲今文者迥異。詩於當時，只 <u>齊</u> 、 <u>魯</u> 、 <u>韓</u> 三家，而 <u>毛傳</u> 乃出於河間。至 <u>左氏傳</u> 由 <u>劉歆</u> 讓太常而爭之，於以啓今古文之爭。
---	---	--	--

第四章 武帝時文學之極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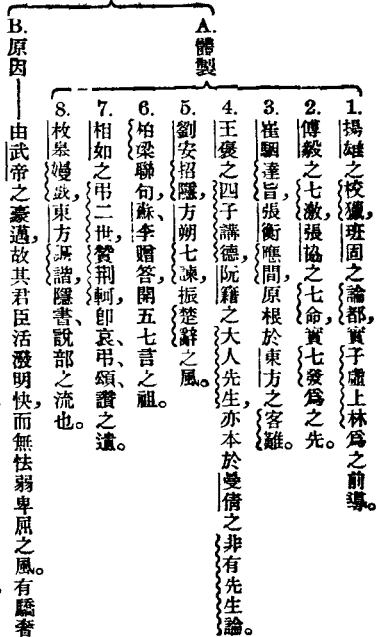
三、武帝好大喜功，內興土木，外事四夷，辭賦本雕蟲之技，外形靡麗，侈於物質，適能合其侈心。且其性既不與清靜無爲相容，而羣臣又以設明堂，興太平爲之輔，故公孫弘以春秋治獄，緣飾以儒術，以投其深刻急治之欲。是故儒術之復興，僅假其好動之一念以成之。然亦以是故而國立五經博士，天下郡國，皆立學官。於是天下學士，咸靡然響風。此文學緣儒術而盛之故。

四、儒術變遷，自漢而後，學者搜討殘灰，始傳章句。西漢尙不甚遠，東京遂入煩苛。自王充以「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歷代作者，大抵此二端足以概之。然經生與文儒，固多不能相兼。此儒術與文學日遠之故。

五、儒家獨盛之故，一在孔子之修六藝，一在孔子之廣私學。道墨諸家，雖有所授受而不及其盛。雖有著述，而不及其寓言。(寓言義本莊子)故孔子之尊，在歷史中無與比擬。

六、武帝時備有後世諸文體，且特爲雄大而壯麗。茲溯其體製及原因，如表四六：

(四六)



「明按」兩章所論，皆頗切合。章學誠謂文體備於戰國，固屬的論。而先生之言，亦溯其原而陳其變者。文章體製，要隨時變，非可立一極則，遽以爲可肇後世。善讀古人文者，亦必不爲體製所拘泥，此吾等所當認識者。雖然，先生研究文體相互之影響，固亦史家應有之事也。

第五章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一、相如賦兼有屈荀之長。蓋其解放楚辭之體製，而運以縱橫家之談詭，獨創一格，實開揚、班、張之先河。後代賦家之體製，固莫不斟酌其流，竊取其義。茲究其容質及真偽，如表四七：

(四七)

A. 其容質		B. 其真偽	
1. 由其精於小學，故瓌麗奇雅。	2. 由其以諷諫爲歸，故與國風之旨無異。	1. 漢志載二十九篇，諫獵書等作皆歸其內，蓋皆辭之類，賦之變，固不能以名號拘。其尤者，如子虛、上林、大人、哀二世諸賦，皆規度閎敞，有陰陽開闢之觀，比類賦形，得縱橫辭說之妙。	2. 他如長門美人二賦，報卓文君書、琴歌，雜見於諸類書，明張溥輯爲漢、魏百三家集。蓋多爲後人僞託。如長門敘言孝武皇帝一節，相如蓋死於元狩六年，何緣得武帝之諡，其僞至顯。

二、馬遷史記，一易編年之體，新創義例。起黃帝迄於漢武獲麟之歲，計本紀十二以敘帝主，世家三十以敘公侯，列傳七十以志臣民，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彙政事。凡百三十篇，共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言。前所未比而後以爲法。蓋其少負不羈，長遍遊歷，中遭腐辱，卓識閱學，而不見明於世，故復憤發慷慨而託此以自見者。

三、遷以其父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因得盡承其家傳。又問掌故於孔安國，受春秋於董仲舒，博綜百家，蓋不醇於儒者，不過於儒特多耳。

四、遷書於本紀著項羽以示其公，於世家序孔子以志其尊，列陳涉以顯其異，述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序游俠不以無位沒，序滑稽不以小道貶，皆其學識之卓越處。

五、史記一書，自宋以前，多尙論其史裁，而兼及其文。明人則專攻其文，爭加評點。清桐城派幾奉歸有光方苞評點之史傳爲薪傳，其影響中國文學有如此者。

六、遷與相如以外，亦多以文著稱者，如表四八：

A. 東方朔

漢志稱其書二十篇。今存七諫，答客難，非有先生論，及諫廣上林苑，化民有道對等，載於楚辭及漢書。其影響文學界甚遠者，爲答客難一篇。

(四八)

B. 董仲舒——治春秋學。有天人三策，載班書。所著春秋繁露，列於諸子。

O. 枚舉——漢志稱其賦百二十篇，今無一存，或亦無甚大價值。

D. 他如嚴助、吾丘壽王、嚴安、徐樂，雖一時知名，無足稱於後者。

「明按」相如賦如諫獵書等，蓋誠辭之類，賦之變。余以爲後世如歐陽修之秋聲賦，蘇東坡之遊赤壁賦等，固亦此類耳。近人論賦之沿革，稱漢作爲古賦，六朝作爲俳賦，六朝及唐作爲律賦，宋如歐、蘇等已爲文賦。余以其大別稱是，無異詞。第余以爲賦固詩經六義之一體，由靈均之變以至於相如，以至於子雲，張、蔡以至於陸、潘、左、庾，以至於唐初王、駱，以至於歐、蘇，皆無不爲敷陳其事，而藻麗其辭，實卽古之散文詩體也。吾人讀賦，要須作古人之散文詩讀，當尤有味。中如庾信之哀江南等，乃屬敘述時代滄桑之史詩。蓋以賦體敘述時事人物，寄情寓感，在古詩體中，鮮有如彼之自由豪放，雄渾不羈者。古今治文學之士，第以賦名之，而介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固有未當也。余以先生此書，未常論及賦體之變遷，且古今讀賦者，亦就賦論賦，而未詳識其比較之關係也。特附及之。

第六章 漢代之歌詩

古詩皆可合樂。周衰，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以九歌等篇侑樂，九章等篇抒情，塗轍肇分。中更秦火，而樂亡譜失。漢初，有魯人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沛風之歌，與唐山夫人房中之歌，皆生於一時之興會所及耳。

二、漢孝惠使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稱沛風歌房中歌爲安世樂。

三、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作郊祀之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所采皆趙、代、秦、楚之謳，蓋多鄭聲。時河間獻王所獻雅樂，但備數不常御。自是樂府名立，樂歌皆有節奏，後世凡效其節奏而爲詞者，皆謂之樂府。

四、漢樂府雖異於周詩，亦可準之爲三。茲舉例以明之，如表四九：

A. 雅——安世樂。

(四九)

B. 續——郊祀歌。

C. 風——羽林郎，柏上桑……等。(風體最發達。)

五、樂府體始自漢、魏，流行至今，溯其流派，可得爲八。特舉例以明之，如表五〇：

(五〇)

A. 其種類

- 1. 制詩協樂。(如漢魏多如此者)
- 2. 采詩入樂。(如漢魏多如此者)

B. 其支流

- 3. 古有此曲，倚聲爲詩。(如魏晉多有依仿節奏，不必施之樂者。)
- 4. 自製新曲。(如唐之絕句，宋之詞，元之北曲，明之南曲。皆自爲新曲者。)
- 5. 擬古(蓋徒有其辭而無譜調者。)
- 6. 詠古題(如杜甫白居易風詠時事，以求合於古采詩之意者。)
- 7. 新題樂府(如杜少陵之新體。)
- 8. 詠史樂府(如明李西涯之自題其詩，作者不過意寄詠古，爲有韻之史論耳。)

六、漢詩歌大概音節蒼涼，文情樸茂。如盧江小吏妻一篇，(即孔雀東南飛)凡一千七百六十

五言，尤爲古今敘事詩中之最長而極精采者。

七、西漢樂府無五言。五言起於何時何人，乃爲一大疑獄。列古體詩各家之考證，有謂始於古詩

十九首者，有謂始於蘇、李之贈答詩者。古詩十九首中，陳徐陵輯玉臺新詠時，題其中有九首爲枚乘作。今去古更遠，當無法平反其定讞，姑從蘇、李一說。

八、七言詩有謂起於武帝柏梁之詠者。然柏梁之作，出於三秦記，蓋爲僞作，不足爲據。如從離騷求之，則天問、招魂、大招諸篇，如去其些只等助詞，竟是七言，不可謂與後世七言之作，毫無影響。

九、五言盛於六朝，七言至唐始發達，蓋以七言難工，易犯意冗字懈，必其無可裁而後可。此亦八言九言不能作長歌之理。

「明按」樂府命題，名稱不一。蓋自琴曲之外，其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後有敘，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徵者，曰曲。吁嗟嘅歌，悲憂深思，以呻其鬱者，曰吟。因其立辭之意，曰辭。本其命名之義，曰篇。發歌，曰唱。條理，爲調。憤而不怒，曰怨。感而發言，曰歎。又有以詩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皆緣於心情之所發而自定之。更就其文體類別言，古人郭茂倩曾分爲十二類：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新曲歌辭、近代曲辭、雜謠歌辭、新樂府

辭，蓋已極詳。實則漢、魏六朝，雖惟五言爲盛，而樂府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諸體皆有之，不可不辨。余以先生所論不及此，特參列他書所識而併存之。

第七章 劉向父子與揚雄

一、西漢自武帝而後，昭帝守文，宣帝矜儒而偏於名法，文多縝練。元帝仁柔，特好儒術。成、哀繼世，風尚不殊。故文多溫醇雅澹，皆漸質於儒之故。

二、今第舉其經明行修而能文之士，若路溫舒、張敞、趙充國、王吉、貢禹、蕭望之、韋玄成、匡衡、王嘉、杜欽、谷永之徒，皆明載漢書，不及詳論。

三、如求占文學上重要位置而有影響於後代者，當爲劉向父子與王褒、揚雄四人。以人品校，則向爲最而歆、雄爲次。以學術言，則向、雄兼文學經術之長，歆亦博極羣書，褒實辭華之客而已。茲欲分論其文品，首及劉向，如表五一：

1. 賦三十三篇，又有所敘書六十七篇，今存者除漢書敘列外，有新序、說苑、列女傳、請雨華山賦、九歎諸作。

A. 其文品

2. 新序、說苑，係倣韓非內外儲說作。

(五二)

- A. 文品
 - 3. 列女傳、專記婦女。婦女在歷史上分占一位置，始此。
 - 4. 華山賦頗有脫誤。九歌清雅，其聲情悽惋，為褒、雄所不及。
- B. 其節行
 - 因爲楚元王交之後，係宗室，曾在元帝時與蕭望之、周堪同輔政。未幾被讒黜退。成帝時復用，王氏已專權。其性忠誠耿篤，故文亦惻惻深至。

四、褒與向同時，論其文品，如表五二：

(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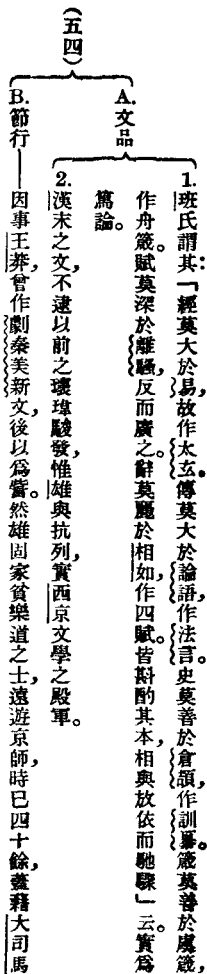
- A. 文品
 - 1. 全作見張溥所輯百三家集。辭餘於理，與向相同，惟雄駿遠甚。而聖偶漸陷，又為東京以來開一風氣。
 - 2. 董約、賈驥奴諸文，體趣諧戲，與枚舉等。然其文學價值，蓋流於倡優博奕之爲。所為甘泉及洞簫賦，在後宮左右貴人相誦習。
- B. 節行
 - 蜀人，與向並進於宣帝朝，常為太子所契重，後以病死。

五、歆為向子而節獨卑，語其文品，如表五三：

(五三)

- A. 文品
 - 1. 歐治經古文。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之列學官，皆以始。
 - 2. 常作遂初賦、甘泉宮賦、燈賦。僅遂初為全文，詠古敘老、製本離騷、為顯志、幽通思言之先導。
- B. 節行
 - 反父所為，媚事王莽，為國師，蓋後世人所不齒。

六、雄貧而能文，如表五四：



七、向治今文，歆治古文，此其父子研經主張上之不同。惟校讎之學，由向所創，而歆復承之。漢書藝文志，亦歆手撰，且爲後世所法。

八、由揚雄而後，開文章模擬之習。溯其源：如武帝封三王詔，王莽作大誥，皆依仿周書，可悉所自。惟雄學博才高，雖實有所模擬，亦同自家錐鑑，實堪佩服。

「明按」王莽篡國，固由漢室本身之不振有以啓之。莽實多才，且挾實行井田之理想。時會所至，故雖當時之學者，亦多景附。蓋劉歆，宗室也，猶與躬膺締造，況并時社會之才俊乎。莽之失，固以其

理想太高，與當時社會基礎之勢力有不相容，故光武卒得憑其基而興光復之業。吾人固不能以成敗論人也。莽既失敗，以尊儒尊君之倫理推之，遂斥劉歆揚雄於不齒，夫果足爲定論耶？且以親親大義責劉歆，尙可謂其不應悖乃父之志，而與顛覆宗室之謀。若揚雄則固一家無擔石者耳！懷才負學，方當時會，上無可援，下無可濟，其於漢天子者懸隔殊甚，豈併其發展之機而亦靳而不予耶？吁！此雄之所以托於莽而不辭也。後之論者，毋亦未審其苦心歟！要之，莽蓋徒挾理想，爲一違反時代經濟制度之改革者，其卒爲時代經濟發展之定律所傾覆也，固不足怪。而雄、歆輩亦崇古太高而輕於從事者，故其爲時代否定也，亦宜。余以是知崇古太高違反時代者之必趨敗亡。然世之但持古代思想以尙論古人者，亦未見其可也。因特贅論及此，蓋補先生之不足耳。

第八章 光武中興文學之遺謀

一、王莽盜竊，海內雲擾。光武蓋以開創之雄姿，而兼爲守文之令器。投戈講藝，休馬論道，遂定二百年丕丕之基。與漢高之安於馬上者，實迥乎不同。

二、光武提倡名節，推獎氣概，以經明行修爲進退人才之表的。側席幽人，求若弗及。若薛芳、逢萌聘而不肯至。周黨、王霸，至亦不肯屈。嚴光足加帝腹，而放令還山，以全其清。董宣叩檻流血，而贈錢三十萬以褒其直。嗣帝相承，踵武增文，雖使君后庸懦，而俊乂盈朝，碩德相輔，所以激揚風流，獎鑒人倫者，不一而足。用使後漢一代風俗之美，上轢三代，下駕宋、明，職是之由。

三、後漢之思想界，蓋純爲儒家專政之時代。與西漢學者承戰國流風，涇渭混淆，猶帶雜羈之氣者迥別。雖光武嘗雅好圖讖，浸久成習。然亦事託先聖，附會經文，實亦籠於儒者。

「明按」古代帝王，以天子之尊，求如光武之敦厚和柔，禮賢尚道者，蓋不可得。意其雄基初奠，

殷殷求友，雅不欲耀王者之權位自尊，猶夫其田間相與親切砥礪之情。所謂「惟茲鴻業，若涉春冰，辟諸創瘠，須杖而行。」此其懇摯爲何如者？蓋其素所涵蘊使然耳。援筆有感，併誌於此。

第九章 班氏父子與張衡

一、東漢一代文學之士，前有馮衍、杜篤，中有班固、崔駰，後有張衡、蔡邕，而以班、張爲之雄。茲先論馮、杜之文品，如表五五：

(五五)

A. 馮衍——所著賦誄銘說之類，凡五十篇。詞多排比，平心宏暢，無西京兀異盤鬱之致，實東漢文之本色。

B. 杜篤——

作有論都賦，言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辭雖不甚宏麗，然風骨遒勁，不失縱橫之餘波。爲以後三都、兩京等篇之先導。

二、班氏漢書，蓋爲班氏父子兄妹共同努力之成績。斷代爲史，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凡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文整鍊明密，爲世所述稱。其斷代之例，亦爲史家常法。

三、漢書而外，班氏父子兄妹之文尤有可稱者，如表五六：

A. 父彪——

有王命論、北征賦。

B. 兄固——

有兩都賦，以折西賓淫佚之論，蓋對關西耆老言。作賓戲，蓋感東方朔揚雄以不遭蔡、張之時。作

(五六)

C 妹昭

作女誡，東征賦。

典引篇，蓋以相如封禪讓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之故。又感弱冠而孤，復仿離騷作幽通之賦，亦以致命而遂志。皆固文之最著者。

四、史記漢書，爲中國兩不朽之史著，語其比較。如表五七：

(五七)

A. 以史論

1. 選爲通史，史材少，創始難，故多疏略。
2. 固係斷代，範圍短，而又因襲多，故明密。

B. 以文言

1. 選雄偉疏雋，寄微情妙旨於文學蹊徑之外。
2. 固整鍊靜密，宣情旨於文學蹊徑之中。

五、與固同時者，有崔駟、傅毅。駟字亭伯，著有反都賦，其辭不全。達旨篇，正揚雄、范、蔡、鄒衍之失義。矯竊貨割炙之贅行，温厚爾雅，足與固相匹。

六、連珠之倡始，在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均受詔作之。今考范氏後漢書，惟傅毅、賈逵傳，列有連珠之名，而固傳不及。然今所傳獨固文，或毅、逵之作皆亡耳。

七、張衡當漢世承平已久，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而作西京賦。其他作品，亦多爲時

所重。語其作品，如表五八：

(五八)

- A. 西京雄麗，可敵蘭臺，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
- B. 思言比於幽通，又稍漫衍。南都則流於繁縟。
- C. 怨篇，同聲歌，四愁歌，填稱絕調。
- D. 東巡語，本於尚書，仿古之作。

八、蔡邕博學能文，尤妙音律。著書凡四百餘篇，而銘與墓碑尤長。惜以多識漢事，被罪繫獄，至乞鯨首別足，繼成漢史而不可得。此古今所同悼者。

九、邕女文姬，亦妙音律，且博學。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旋以喪亂沒於匈奴十二年，生二子。爲曹操贖歸，復嫁於董祀。因感離亂而成悲憤之詩二章，並作胡笳十八拍，辭旨酸楚，哀切動人，至情之文，爲後世所稱。

一〇、又有秦嘉婦徐淑，其答嘉之詩及其文，皆極悽怨。與班昭、蔡琰同爲東漢婦女文學界生光。「明汝」班昭女誠，近人識爲封建時代女子之道德枷鎖，蓋以馴服於男權之下爲訓教者。然稽其初成時，其女妹曹豐生者，曾爲文以詰難之，史稱其辭頗可觀，惜不得傳。以是知夫並世而立，已

有責難之人，且出於同胞女妹，尤爲難能。女誠一書，蓋當封建經濟制度完全築基於家庭範圍之模
型時，適足爲其道德牢籠之工具，此其所以支配女性於今數千年而猶有力者。中國歷代之婦女文
學，蓋皆表現其忍辱馴服於男權下之性生活，而以女誠全部所持之道德思想爲其骨子！吁！此固中
國文學在人性表現方面之另一特點，而爲歐西大陸所絕無者也！吁！余惜曹豐生後之躍起無人，而
先生又不及之也。今人有欲研究者，惟有從明鍾惺女性詩選，及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中以求之。

第十章 東漢之專門著述

一、文至東漢，諸子學派已頽。學者所事，大抵不外甲乙兩部。章學誠所謂「文集盛而專門之著述始衰」，東漢文盛而文集於是乎始。

二、甲部之學，在前漢多口授流傳，尙能宏暢義理，別裁新意。東京則去古日遠，文字漸歧，故經訓蕃滋。廁身儒林者，大都盡一生之知能，從事訓詁，以耗費於章句。其所餉遺後人者，惟經學昌明，衍流傳注，此世人所以特崇賈、許、馬、鄭諸人爲名專漢學也。茲特舉其著述，如表五九：

(五九)

- | | |
|-------|---|
| A. 賈逵 | 最通左氏傳及國語，作左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二十一篇，又作周官解詁，皆寫藏祕官。 |
| B. 鄭衆 | 明左氏春秋及詩、易，嘗作春秋雜記條例，章帝時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學者以別於鄭玄，稱大鄭。 |
| C. 馬融 | 嘗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又嘗著忠經及春秋三傳異同說。 |
| D. 許慎 | 嘗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說文一書，影響後學甚巨。 |

〔E.鄭玄〕——少受學於馬融，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孟子，稱爲賈經之大斗。

三、許慎於文字之學，厥功甚鉅。蓋自司馬相如繼李斯、倉頡而作凡將篇，李長作元尚篇，史游作急就篇，揚雄作訓纂篇，至班固又作太甲篇，在昔篇，賈滂作滂喜篇，自是以李斯等所作爲上卷，雄所作爲中卷，滂所續爲下卷，謂之三倉。然其說明形體，剖析源流，要不及許氏。

四、訓詁學所以興盛，一以後漢之思潮，悉傾注於儒術，一以國家承平，使儒者得以潛玩藝林，專孜孜究。然其弊徒爲乖析繁苛，使學者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故王弼、何宴承之，乃以清言解說，開宋儒義理之先聲，此則儒學腐敗之反動力使然。且其文辭漫而不舉，壯而不雄，亦足覘知漢末之大亂。

五、乙部之作，除班氏漢書外，亦多名家可觀。茲舉其較著者，如表六〇：

(六〇)	
A. 伏無忌等	撰 <u>東觀漢記</u> 百四十三卷，又 <u>伏侯古今注</u> 八卷。
B. 周長生	作 <u>洞歷十篇</u> ，上自黃帝，下至漢朝，與 <u>史公表紀</u> 相似。
C. 荀悅	受獻帝命作 <u>漢紀三十篇</u> 。

六、其足儕於諸子之流亞者，亦有可述，如表六一：

- (六一)
- A. 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譏孔孟，尊老子，時有醜激而不純於儒。
 - B. 王符——著潜夫論三十篇，以譏當時得失。以不欲自章顯，故號潜夫。
 - C. 仲長統——著昌言十餘萬言，凡三十四篇。惜其書亡佚，惟范史載其敘數篇。
 - D. 崔寔——著政論，論當世便宜數十條。其持論崇尚刑名，屬法家言。
 - E. 荀悅——作申鑒五篇，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

「明按」儒學之弊，且兆時亂，此論甚正。孟德雄起，招攬英賢，且開建安七子之文風，然囿陋於儂者。以是知經生家之誤國病民，而與真正之文學乃迥不相侔，不能不辨。

第十一章 建安文學

一、建安文學爲兩漢之殿軍，六朝之先導。蓋曹操父子之提倡，遂使天下俊才，輻湊鄴下。茲詳爲列評，如表六二：

- (六二)
- A. 曹孟德——爲文豪邁，少風流閒雅之致，讀其短歌行，苦寒行可見。
- B. 曹丕——其文便娟宛約，一變其父之雄桀沈鷲，而爲俯仰徘徊，是能深於情者。
- C. 曹子建——其文慷慨雋逸，無乃兄柔媚之態。父兄多才，渠尤獨步。冠冕七子，爲魏以後之宗主。固其一生坎壈，而抑鬱不平，以此自見。
- D. 王粲——長於辭賦，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如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皆最著。
- E. 徐幹——少無官情，有箕、穎之志。著中論二十五篇，成一家言。如玄猿、漏卮、圍橋賦，雖張、蔡不過。
- F. 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
- G. 元瑜——管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
- H. 應璩——流離世故，頗有飄零之嘆，故其文和而不壯。

I. 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然多壯而不密。
J.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作論則理不勝詞。

二、詩至建安，而古今之風會一轉，思王獨五色相宣，八音朗暢，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足爲後世文宗。茲將述其變遷可尋之迹，并舉例證以明之，如表六三：

(六三)

- A. 調——古詩不尙矜持，子建獨工於發端。如雜詩之「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泰山梁父行之「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皆噴薄而出，刻意爲之。
- B. 字——古詩不假烹煉，子建則用字必工。如公議詩之「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箋後引之「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使字尖穎，皆經錘琢而出。
- C. 聲——古詩節奏天然，子建則平仄協調。如贈白馬王之「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情詩之「游魚潛水戲，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霧晞。」皆音調鏗鏘，開以後聲律風氣。

三、漢文學主賦，時一賦詩，而詩不盛。魏、晉文學主詩，亦時作賦，而賦之魄力寢微。惟魏詩結體行氣，未失兩漢之舊，而發皇之。晉詩則已啓齊、梁之先聲，漸入綺靡之逕。

「明按」所辨尙精。惟當建安七子風靡一時之際，諸葛孔明獨峙於蜀，以志節激勵於人。無意

爲文，而大節精忠，足耀千古，出師兩表，匪獨以超拔於當時之末俗，蓋以爲天下後世倡。其爲文坦直忠誠，其志節比於日月，天地之正氣賴以不墜，後世之讀其文，而激昂奮發以自振者，蓋不乏人。先生似宜於此章備述之。因復增誌於此。

第十二章 魏晉間文風之嬗變

一、因東漢儒學腐敗，使魏晉相承，一變兩漢之舊，振申韓之法術，以推轂老莊之玄虛。茲別爲學術政治道德三方面以明之，如表六四：

A. 學術上	B. 政治上	C. 道德上
東漢以儒學之弊，舉世稱厭。故夏侯玄，荀燦之徒，斥六經爲聖人糟粕。王弼注易，竄以老莊之旨，而學者喜其清新。何晏傅粉，一爲放濁之行，而薦紳爭於曠達，故老莊之學以盛。迄於梁代，佛氏東流，又得一變。	桓、靈之際，政衰法弛，吏習爲奸，人安苟且。故魏武懲漢失，任法課能，以嚴爲治。武侯治蜀，亦專尙綜覈，冀挽緩疲之人心。然峻削嚴迫之相格，亦使士困督察，人苦煩苛。激之已極，一思假息於清虛。以是司馬氏起，又收之以寬，而人心益趨放佚。	魏、蜀、吳三國，互爭雄長，得士則昌，失士則亡。魏武蓋知天下之人才，不可拘於儒術。於是崇尚躡馳之士，輕視節行之人，不論盜嫂鬪翁，但求權濟其急。又值擾亂之世，殺戮爲多，易代之交，嫌疑易搆。務權忠鯁，不恥絮樞。君子有憂生之嗟，小人逞射工之毒。及五胡雲擾，民益無聊。六代禪傳，

有如棋置。名檢掃地，人心陷溺，幾於不可復返。

二、儒學道衰，經世才乏。魏、晉之際，漸尚浮華。漢世所萌芽之排偶文，演而爲駢四驪六之體。下逮齊、梁，其敝彌甚。然而厭世之想，喜近自然，放達之行，耽於審美。文質雖衰，而文貌亦別開生面。

三、駢儷之文，在魏、晉、六朝文學界，儼有囊括四海之勢。雖唐、韓愈起作古文之先導，其勢稍殺。然固天地間美文之一體，所以迄今仍並不廢。

四、晉、宋間之能散文者：如諸葛亮之出師表，李密之陳情表，王羲之之蘭亭集序，陶淵明之桃花源記，皆於嚴霜中益見其黃華之傲。又如陳壽三國志，于令升晉紀總論，范曄後漢諸論，皆以散文專著述，而能追兩漢之氣格者。

五、正始文學，發於王、何，而竹林七賢繼其盛。七賢者，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子均爲正始文學之中心，而阮籍、嵇康，復爲其領袖。

六、嵇、阮等皆同好老、莊於當時思想界之影響特大。茲并品其文，如表六五：

〔A. 阮籍——於文，有大人先生傳、樂論、達莊論。於賦，有東平、元父、首陽山等。於詩，當稱其詠懷八十二首。原其忠

排所寓，爲韋驪之遺。

B. 嵇康——文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憤懣峭直，爲其特質。詩有幽憤之作，最爲清雋，惟詞氣頗傷急促。

(六五)

C. 山濤——嘗膺顯仕，能以知足知止，謙退自晦。詩文無多存者。

D. 向秀——注莊子，能發明深趣，馳衍玄風。

E. 王戎——遭母之喪，猶飲酒食肉，不遵禮制。

F. 劉伶——作酒德頌一文，可作七賢思想之代表。

G. 阮咸——於端午日懸犢鼻褌於竿頭，樹於庭中。

七、東漢之砥礪廉隅，崇尚節義，其極流於虛僞。魏、晉之鼓吹自由，標榜任放，其敝陷於儉薄。患中於人心，益使國事愈不堪問。

「明按」魏、晉文學，在思想上純受老、莊之影響，固也。而社會經濟，因變亂之相尋，日趨凋敝，此尤思想文化所以變動之主因。蓋桓、靈失政，羣雄並爭，三國俶擾，巨數十稔，迄於西晉一統，不旋踵而有八王之亂，純至五胡亂華，半壁幽、燕，淪於夷狄。民生之枯竭已極，種族之戰亂日亟，儒學既爲時代

所共棄，此老莊哲學之所以盛極一時而深入於文學與士大夫之領國也。尤有異者，魏晉主政之君，既習於爭殺篡奪，尤無暇提倡文事，不獨屏斥儒術，卽老莊之學，固未嘗一加獎導。徒以時令所趨，士夫相習，競求達生自放，乃激於時勢及政治變亂之結果，此近世所以稱之爲遊仙文學昌盛之時代也。職是之由，文學思想，既極自由，故美文之發展爲自然之事。駢儷之爲美文，與散文比，固各得其至，不能偏廢。及其弊也，譬之散文，亦何獨不然。吾於此，實無辭焉。獨所讓者，因老莊哲學之影響，而得遊仙文學之奇花，使天下人相率於清淡放任，乃至於種族之陵夷，山河之淪陷，覩不之顧，此越石清剛之所爲慷慨激憤者也。越石文章，蓋爲當時民族文學之代表，不能不辨。余以先生忽於社會經濟與種族爭戰之影響，特爲申述於此。

第十三章 太康文學

一、梁鍾嶸以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爲文章之中興。然左固獨運機杼，張載、張華，不及張協。
二、陸則弟遜於兄，兩潘則尼不如岳，至羣倫冠冕，實數陸、潘。茲略品其詩文，如表六六：

(六六)

A. 陸機——詩文凡三百餘篇，詩賦連珠尤善。大概瞻麗有餘，而風骨差弱。

B. 潘岳——幼才穎，美姿貌。所爲文皆辭氣清綺，善於抒情。秋興賦、懷舊賦、寡婦內顧賦、哀永逝文、馬汧督誄、悼

亡詩等，皆富情韻，有欲盡不盡之妙。

C. 張協——曾作七命，雖規撫前輩，而行文淵博，有過人者。詠史詩、雜詩等，則以恬退之懷，自寫胸臆，洵爲上品。

二、求文家於兩晉，除陸、潘外，當更爲略列，如表六七：

A. 傅玄——與弟傅咸在西晉均以嚴正名。

B. 杜預——傾意經籍，人稱左癖。

C. 夏侯湛——與潘岳情好最渥，有雙雙之目。

D. 皇甫謐——耽於讀書，有書淫之好。

E. 擘虞——受業於謐，才通學博，曾著文章流別論。

F. 孫綽——作天台山賦，有擲地之金石聲。

G. 王羲之——與弟獻之均以風流稱，且其氣骨稜稜，兩不相遜。

H. 葛洪——好道家言，著書名抱朴子。

I. 左思——曾作三都賦，十年乃成，洛陽紙爲之貴。張華許爲班固張衡之流，其作詠史詩足見其志。實西晉一代之作手。

代之作手。

J. 劉琨——當喪亂流離，志存晉室，爲激昂慷慨之士。北伐勸進兩表，勁氣直辭，迴薄霄漢。詩亦悲涼酸楚，託意雄深。

K. 郭璞——撰洞林、新林、卜韻、爾雅註，數十篇。又註三蒼、方言、山海經、楚辭、詩、賦，凡數十萬言。所作江賦、南郊賦，可追馬班。遊仙詩辭多慷慨，與阮籍詠懷、左思詠史同趣。變永嘉平淡之體，稱中興第一。

可追馬班。遊仙詩辭多慷慨，與阮籍詠懷、左思詠史同趣。變永嘉平淡之體，稱中興第一。

L. 陶淵明——當南渡木季，根柢陳思，於兩晉濃縹清淡之中，自具疏宕之政。胸次高曠，善尋孔、顏之樂。爲千古

隱逸詩人之宗。後世唐之王維、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蘇軾，皆學焉而得其

近，猶有不及者。

三、東晉一代，前有劉琨、郭璞，方軌太冲。靖節陶潛，獨標逸范。蓋太冲挺拔，越石清剛，景純豪雋，淵

明植體高妙，皆不可以時代拘。

四、漢、魏之詩，主於造意。兩晉以後，重在造詞，蓋漢、魏之詩，多起於患難流離之際，其操危慮深，故發於文者多幽惋感傷，可與可觀。反是，兩晉之時，則佚於恬安娛樂，從容辭藻之中，蓋雕肝斲肺，傾於精巧，故多整秀而乏精神。此風會所趨，影響於文章之升降者。

「明按」所論甚正，具如前錄，不贅。

第十四章 元嘉文學

一、文至於宋，而又一變，氣變而韶，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詩則於律漸開，文則於排益甚，而質直之貌以衰。茲別其原因，如表六八：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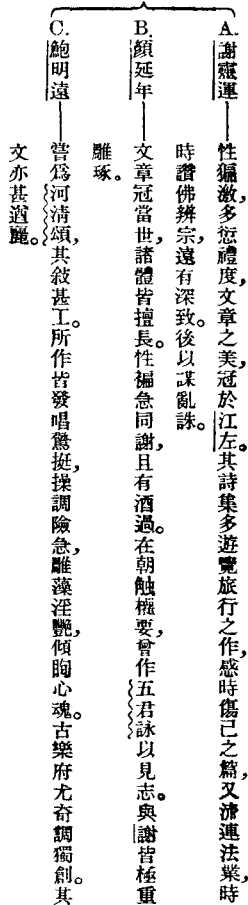
A. 因國勢——東晉既無規復中原之圖，劉裕藉以爲篡。朝野上下，率皆放於宴安，已無復擊楫之枕，新亭之泣。故聲色之美盛，淫侈之辭多。

R. 因地利——吳、楚古多辭人，既由於物質之豐厚。漸至漢興立郡，孫氏坐霸，迄於晉之五馬南渡，富源開發，倍於往昔。以江南佳麗之地，重金陵帝王之州，歷朝踵事增華，而玩愒之風，遂以益暢。聽鶯蔽酒，漱江枕流之徒，後先師放，蓋無復苦寒之思，飲馬之意。故逸遊之情盛，荒樂之情興。

C. 因學風——由清談玄虛之影響，使佛教乘之以興。拓拔氏崛起朔漠，至孝文亦浮慕南人，盛崇佛法。梁武佞佛，且死台城。宮體盛行，爭爲淫靡。質之不存，文亦足賤。

二、有宋一代作者，當推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三人，爲元嘉之代表。茲爲略表，如六九：

(六九)



三、顏、鮑、謝三家，均大啓後學之津塗。蓋有康樂之重章累什，陶寫流峙之形，遂爲後世言山水者之祖。有延年雕鏤之巧，於是齊、梁聲病之體，與後此對偶之習，皆以爲源。有明遠之傾側宮體，而男女歡娛幽怨之作，益至淫放。永明天監之際，延年、康樂皆微，惟鮑體愈盛。事極徐庾，而紅紫之文，遂以不反，

「明按」於此有三事須申述者。其一、五馬南渡，偏安金陵，其人民之富庶與風景之明麗，固宜產生南方特異之美文。此由地勢與風化使然。故六朝駢儷之文，獨耀千古，而自成一體，以爲後世楷模，實無可議。其弊焉，固其小焉者也。其二、種族之爭，終於糅合。無論氐、羌、羯、鮮卑、匈奴，都爲漢族文化

所征服，此爲事實，亦人類生存競爭必然之理。蓋五胡皆粗獷無文，故在政權上雖暫假一時，而政治與文化之關係，仍不能不資於漢民之所習。以言文學，固無例外，此南北朝之所以一道同風也。其三、佛教東來，始自漢明，其初固無與於政俗之影響。迨魏、晉以還，自由研究之風盛，雖老莊乘時崛起，支配思想文化界，固猶未獲君人者之大倡。然佛氏之理想，則已浸潤於士大夫之林矣！靈運之讚佛，辨宗，卽其一證。迄於南之梁、武，北之孝、文，乃皆以人君而肆力提倡，至有身死國亡而不悔者。其影響民俗，略可推知。自是而後，迄於唐、宋、明、清，代有梵典之譯述，而印度文學之作品，亦以傳來。據近人從燉室中所發現者，足證元、明章回小說之創作，卽受印度作品之影響。其次在俗文學中有佛典一類之製作，亦其一例。此皆佛學東流所以影響於文學之大者，而先生全書均未之及也。以上三者，一以先生因駢儷之敝，幾欲並美文應有獨立之特質而亦斥之。一以先生固未嘗注意於種族戰爭與文學之影響。至於佛學與中國文學之關係，或以先生捉筆時猶未發現此項可徵信之材料。故復述而存之。

第十五章 永明文學

一、永明文學，承元嘉之餘流，而鑽研聲律，遂開唐以來各種律體之源。

二、當是時，汝南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皆有平上去入之異。於是吳興沈約撰四聲譜，其取資蓋自晉張詠之四聲韻林，劉善經之四聲指歸，夏侯詠之四聲韻略，王斌之四聲論，即周顒亦著有四聲切韻。故知四聲之發明，固不始於沈約。

三、沈約雖非四聲之發明者。然獨能取而施之於文。且身歷三朝，位望尊顯，故其影響於後世文學之聲律者特大，亦當時永明文學之特點。

四、與沈約相推轂而盛爲文章者，當稱竟陵八友爲中心。竟陵王蕭子良爲齊武帝第二子，而獎勵文學，最爲有力。以是天下文士皆集其門，而竟陵八友實爲一代之領袖。茲爲略表，如七〇：

〔A. 謝朓〕——以詩鳴，極爲唐代李青蓮所佩服。泛月登樓，篇目數見，至欲攜之上華山，問青天，其爲五言詩情文。

融發，往往神似玄暉。時人沈約并稱二百年無此作。世以靈運、惠連并稱三謝。惟康樂常板滯，玄暉多清俊，以厚論之，則在康樂下。故亦稱小謝。獄死時年三十六。

B. 任昉——彥升天才卓爾，文章詩賦，皆極精深典實。當時王侯奏疏多出其手。齊梁禪讓之際，墨書詔令，亦多昉筆。時人稱爲任筆。沈詩。

C. 沈約——休文著書四百餘卷，藏書至二萬卷，六朝文人鮮出其右。爲學出入儒、道、佛三家，精通舊章，博覽洽聞，當世取則。兼有謝詩，任文之長。性恬退，雖仕進不戀榮利。曾爲郊居賦，論者比以山濤。好誘掖後進，如王筠、張率、何遜、劉孝綽、劉勰，皆其所推挽，而著名於當世。

D. 陸倕——攻文，與任昉並稱。梁簡文爲太子時，曾稱之爲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E. 王融——博洽有文才，然其務以聲色勝人，頗乏神氣。所作曲水詩序，以巧麗稱。

F. 范雲——爲詩文，下筆立成，時人疑爲夙構。

G. 蕭琛——夙受知梁武，備極恩遇，稱爲宗老。

H. 蕭衍——卽竟陵王。

五、東晉以來，江南爲文學淵藪。北朝文人皆慕尙南朝，餘無足紀。北之大邢（名邵）小魏（名收），雖負盛名。然邢固規模沈約，魏亦慕述任昉，足可爲證。

六、南朝人之入北者，若顏之推之入齊、庾信、王褒之入周，皆被羈留而蒙盛遇。

「明按」本章五六兩節，皆余前章按述之註腳。一以證明文化低劣之種族，終將爲漢族文化所征服。一以證明南北政權，雖各有專屬，而文化溝通，終非地域所能限制。此以中國過去之文化史，如遼、金、元、清等之胥歸同化，皆其犖犖大者也。至由永明之精研聲律而開唐代各種律體之源，則知文學求美，本極自然，實不能以爲沈約等咎，且不能謂「雕繪纖巧與綺麗清艷者之不足爲訓」也。文史之作，要貴能客觀比述，吾於先生第惜其未能切實做到此點，故以誌之。

第十六章 梁陳間作者

一、齊、梁、陳三朝遞嬗，其間之人，多爲貳臣。故題爲梁、陳間作者，以著當時風尚之所同。茲爲類別，如表七一：

(七一)

A. 策名蕭梁者——沈約、任昉、陸倕、范雲、蕭琛、何遜、吳均、劉孝標、丘遲、庾肩吾等。

B. 筮仕蕭、梁、陳者——陰鏗、徐陵、張正見等。(庾信初在陳，後入周，故不及。)

二、梁祚五十年，而文運之盛，在六朝中爲最，其源皆自武帝父子暢之。茲並其同時諸臣而爲表以明之，如表七二：

A. 武帝——博學多藝，有文武才略，洞達儒道佛。即位之後，尤篤信正法，長於釋典。爲文下筆成章，顯氣雋辭，俯視羣後。觀其河中之水、東飛伯勞諸作，可知。

B. 蕭統——卽昭明太子，曾編昭明文選一書，有卓見。惜早逝。

C. 簡文帝——博綜儒書，善談玄理，好作豔曲，江左化之，遂有宮體之名。卽蕭綱。

(七二)

D. 梁元帝——蕭繹，曾著金樓子十卷。

E. 何遜——詩文工麗。

F. 王筠——沈約嘆爲晚來名家之獨步。

G. 張率——武帝稱其長策枚馬。

H. 吳均——學博才俊，體清拔，有古氣。時人效之，稱吳均體。

I. 徐陵——歷事武帝、文帝、宣帝，凡梁、陳禪讓之詔策，及陳初之檄書詔命，皆出其手。

三、梁、陳作者，當以徐、庾爲大家。徐陵曾輯玉臺新詠一書，一時後進，競相做效，隱爲一代文宗。庾信曾從其父肩吾出入梁之東宮，與徐陵稱雙俊，後入北周，以南人而雄視北方，啓隋、唐之涂軌。

四、徐、庾以外，南有陰鏗，北有王褒。陰鏗仕陳，與何遜并稱陰何，褒與信在周，然不及信。

五、陳後主據半壁江山，忘百年遠圖。以宮人有文學者如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日召孔範、王瑒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每開宴，必使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者被爲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皆最美，至於國亡而不知。

「明按」玉樹後庭花等誠爲亡國之音，卒致顛覆。抑後主固沉於聲色而專嗜文學者，吾人每

讀史至其臨死猶挽張妃等爲吟詠且誓同死一節，亦知其心有所溺，寧以殉情玩文而亡身。區區國家之存亡，幾曾在意。吾人第就其在國家之責任言，宜以爲戒。然其一種不計利害，不顧權位，惟一嗜文殉情之精神，固獨具一種特奇之風格，而爲古今所難選者。吾以觀古今帝王之好文者，彼其有所溺，必其有所忽，魏武開國，漢武窮兵，要非溺於文者。梁武嗜文而佞佛，遂死台城。後主嗜文而溺情，浸至傾覆，皆爲必至之勢。治國家者，提倡文化，培養人才，固不必如此。然其嗜文偏好至於亡身，或由人生觀之所見不同，精誠所赴，誰復能禁。此吾人論史者之不能不有所別也。故略識之。

第十七章 六朝之樂府

一、漢立樂府而後，詩之流派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類，皆六義之餘。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

二、晉、魏以來之聲樂，因時會之變，當如表以觀之，如七三：

(七三)

A. 漢——司馬相如、匡衡等，皆深厚爾雅，足見盛世之風。

B. 魏——曹氏父子，氣爽才厲，恆悲壯奧嘯，頗有漢家遺風。

C. 晉、隋——樂曲興於南朝，胡音化於北俗，哀淫墮曼之辭，遞作並起，於是新聲既熾，雅樂以亡。齊、齊之伴侶，蓋齊之無愁，陳末之玉樹後庭花，隋末之泛龍舟，皆亡國之音。

三、六朝樂府，以詩之國風雅頌比之，溯源踵製，約有可述，如表七四：

A. 頌類

2. 晉使傅玄改爲六章。

1. 魏郊廟係用漢辭。

(七四)

B. 雜類

3. 宋命顏延之作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倣晉曲。
4. 元魏宇文雅好佛曲。(齊、梁、陳、隋初皆沿用，後或改創，不贅。)
1. 魏使繆襲改漢代繞歌朱鷲等之二十二曲爲十二曲，餘僅存舊名。
2. 晉傅玄復製二十二曲，以代魏曲。又與魏同有橫吹曲，亦稱鼓吹曲一種。
3. 後周革前制爲十五曲。隋、唐承之。又有相和歌一種，係漢舊曲，舊有平調、清調、琴調，謂之三調，後又有楚調，總謂之相和調，魏、晉以來皆用之。

C. 風類

1. 後魏用兵淮漢，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加損益，特置清商以管之。
2. 新起江左者，如吳歌雜曲，多被管絃。西曲歌出於荆、剡、鄞之間，其聲音送和與吳歌異。江南弄，則梁武帝改西曲爲之。
3. 此外如舞曲、琴曲、雜曲等皆是。雜曲尤廣用，其名甚多。

四、樂府中之長短句，爲後世填詞之祖。如沈約之六憶，與梁武之江南弄七曲尤著。「明按」此章當與第六章漢代之詩歌合觀之，餘無間言。

第十八章 文集與文史之遞興

- 一、六經皆聖賢之制作，孔子纂之用以教後世，治天下，而文以爲寄，此卽最古之總文集。
- 二、諸子之學，自成一家，藉文以明道術，有類別集。
- 三、班志藝文，但記目篇，不區體製，溯其淵源，足成一家之言。尙非文集。
- 四、漢代劉向輯楚辭，王逸承之作注，雖無文集之名，而文集之實已具。
- 五、晉摯虞所輯之文章流別一書，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而合論之。蓋有文集與文史之實。
- 六、阮孝緒作七錄，更立文集錄。文集之名以定。
- 七、昭明太子之文選三十卷，徐孝穆之玉臺十卷，爲後世文選與詩選之權輿，亦爲總集與別集之分派。
- 八、文學研究之原始，蓋至兩漢專門經術之學衰。於是枚馬之徒，互競妍醜。向雄諸子，譏議前哲。

魏文典論，品藻時人。士衡賦文，以自發揚其心得。足見其重。

九、梁劉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自成一家之言。鍾嶸詩品，列古今詩人爲三品，而衡其得失。任昉之文章緣起，亦取秦漢以來之文而溯其淵源。是爲文史之創始。

一〇、自彥和而後，唐劉知幾之史通，實與伯仲。

一一、文集之興，蓋以學無專師，雜無可投，故以集統之。文史之興，蓋由文章既繁，漸成專業，故有史以明之。

「明按」持論甚精。文選與文史類書之自出，蓋由時勢所必需，爲中國文學史上一大關鍵。徵之古今中外，固無不然也。

第十九章 隋之統一與文運之開始

一、南北朝美文之敝，乃爲浮華。積久生厭，人心同然。故西魏末宇文泰當政，卽銳意改革，命蘇綽仿周書作大誥，示於羣臣，戒以政事，曾有相當糾正。

二、隋文帝受周禪，亦詔天下公私翰牘，並宜實錄。時治書侍御史李諤復具奏以文體輕薄，應禁其弊。然積重難返，未能遽奏功效。第是時已起一種今古文體之爭議，實文泰與蘇綽開其先。

三、隋煬帝爲惟一之詞人，其氣勢豪健。如飲馬長城窟，白馬篇，猶存雅正之音。其羣臣，亦與同風。蓋有混一南北之色彩，實異於前。

四、文中子王通，教於河汾，弟子蓋千餘人，實與隋末與唐初之文學政治有關。茲別其專學弟子之著者以見其要，如表七五：

〔A.受禮者——竇威、賈瓊、姚義。〕

(七五)

- | | | |
|--------|----|---------------|
| B. 受樂者 | —— | 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 |
| C. 受書者 | —— | 杜淹、房喬、魏徵。 |
| D. 受詩者 | —— | 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 |
| E. 受經者 | —— | 叔恬。 |
| E. 開六經 | —— | 董常、仇璋、薛收、程元。 |

五、通於仁壽中遊長安，上太平十二策，爲文帝重。因見抑於公卿，歸河汾，作東征之歌。所著王氏

六經，惜不傳。北面受學者，皆在唐初居佐命之列。
「明按」所論亦精。王通之不傳，確一疑問。先生既提出此問題，促吾人之注意，尤當於以後求
之。

原书空白页

第四篇 近古文學

第一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上)

一、唐之文物典章，其基皆建於貞觀之治，唐太宗統一海內後，日與羣臣講論治道。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卷書。選杜如晦等爲十八學士，共圖治理，實肇唐代一切文物之規範，茲略述十八學士之專長，如表七六：

- | | |
|---------------|--|
| A. <u>房玄齡</u> | 善屬文，貫綜墳籍，兼工草隸。 |
| P. <u>杜如晦</u> | 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與 <u>房</u> 皆爲唐初明相，有 <u>房謀杜斷</u> 之稱。 |
| C. <u>虞世南</u> | 有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五絕。 |
| D. <u>褚亮</u> | 博學多識，嘗賦 <u>陳主前</u> ， <u>江總</u> 語人，驚其敏贍。 |
| E. <u>姚思廉</u> | 受詔撰 <u>梁陳二史</u> 。 |

(七六)

- F. 魏徵——長政治，擅詩文，亦受詔與姚思廉共撰梁陳二史。
- G. 于志寧——與李淳風撰晉隋二志。
- H. 李淳風——除共撰晉隋二志外，尤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
- I. 孔穎達——與顏師古二人稱爲博古通今，特撰任晉隋二書紀傳。又與章王恭、王瑛等撰五經正義一書。
- J. 陸德明——釋文字，考訂歧誤，於當時文學頗有功。
- K. 李守素——通姓氏學，號爲肉譜，又稱人物志。
- L. 蘇勗——博學，有美名。
- M. 薛收——馬上草書檄，該敏如夙構。
- N. 薛元敬——掌文翰，於軍國之際，最爲稱職。
- O. 許敬宗——掌法令，撰國史。
- P. 其他——外有顏相時、蓋文達、蔡允恭等三人，或列儒學，或精文藝，皆入學士選。

二、唐以前齊人張融與隋之王通，皆主三教調和論，於唐代思想之影響實巨。

三、唐之高祖太宗，均崇儒術，喜經術。又皈依佛教，尊崇道教。三藏玄奘，齋譯印度經論一千三百三十餘卷，佛法於以廣被。又以老子姓李，特位之於釋氏之上，高祖更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並置

元教科取士，故道教亦最盛。顧唐代之主，實取儒教爲政治上之源泉，佛道爲宗教上之根本，故終唐之世，常呈三教合流之觀。

四、唐時已有景教回教，惟視佛道則爲細流耳。

第二章 唐之文化及思潮(下)

五、唐文學之特色爲詩，其主因：一以唐代君主，類多能詩，故廟堂之上，侍從遊晏之作，奉詔應制之篇，不一而足。一以唐制主以詩賦取士，自其始進也。又如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歌詩徵爲舍人。文宗好五言詩，且欲置詩學士七十二人，是其被用也。上以是徵，師以是教，交友以是相高，故有此盛。

六、唐詩之體格聲調及數量，皆超越前代，如表七七：

(七七)	
A. 體格	自五七雜言，以至樂府歌行，無一不備。
B. 格調	聖、神、仙、凡、妖、艷、鬼、怪，各品，無所不有。
C. 人	飄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巖冶，幽遠，清奇，奧峭，流利，平易，無一不至。
D. 量	帝王，將相，村夫，野老，婦孺，樵牧，繡流，道士，無一不有。

據清乾隆間勅撰全唐詩凡九百卷，二千三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自唐至清，垂千餘年，其間歷

發不傳者何限，而猶浩若淵海若此。斯爲最盛。

七、綜全唐詩之變遷，當分爲初、盛、中、晚四期。自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開元初，凡一百年爲初唐。自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爲盛唐。自大歷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爲晚唐。此四期皆各有其特色與精神。特就其變遷分論，如表七八：

(七八)

A. 初唐——衍承隋舊，未能將六朝餘風瀟除。故 <u>王、楊、盧、駱</u> 四傑，雖雄麗宏壯，而不脫脂粉之氣。及 <u>陳子昂</u> 出，始慨然復古，開風雅之正，爲盛唐先驅。中宗之世，輕佛之風特熾， <u>沈佺期</u> 、 <u>宋之問</u> 二人，實爲班首，猶未能黜清綺，謝瑀琢。
B. 盛唐——玄宗初年承累世之富，建築，雕刻，繪畫，音樂，諸藝，均極一時之盛。於是 <u>李白</u> 、 <u>杜甫</u> 、 <u>王維</u> 、 <u>孟浩然</u> 、 <u>儲光羲</u> 、 <u>岑參</u> 、 <u>高適</u> 、 <u>李頎</u> 、 <u>常建</u> 、 <u>賈至</u> 、 <u>王昌齡</u> 之徒，皆各發異采，照耀千古，俄而漁陽鼙亂，倉皇西幸，六宮娥眉，宛轉堪憐。時勢斗轉，遂使詩之義象與音節，隨之變遷。蓋天寶之亂，乃爲唐詩盛衰之分水嶺。
C. 中唐——至此多求工於語句，邊幅促狹，已非盛唐之混涵。其間惟 <u>韋應物</u> 之雅澹， <u>錢起</u> 之清隱， <u>庶幾</u> 前武。元和間， <u>韓白</u> 並宗 <u>杜甫</u> ，而一失之險，一失之易。
D. 晚唐——有 <u>李商隱</u> 、 <u>溫庭筠</u> 、 <u>杜牧</u> 等，足嚴壁壘。至於皮日休、 <u>陸龜蒙</u> ，則已開宋詩之先路。

八、辭賦文章，亦唐特盛。蓋總八朝之衆軌，啓後代之支流。踵武姬周，舉古賦，排賦，律賦，文賦，百體競開。韓柳爲掃除對偶之宗，亦卽倡導聲音之祖。實開清疏雅雋之派。如歐陽子之秋聲，東坡之赤壁，李泰伯之長江，黃魯直之江西道院，皆源於是。

「明按」一二兩章，尙能揭要。餘當以次觀之。

第二章 聲律之完成

一、詩之體製，至唐大成。古體今體之名，蓋在唐聲律完成之後而始有。

二、唐以前之律詩，如陳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等所作，皆非定格。

三、言律詩當自唐始。至近體詩，蓋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總稱之。

四、律絕組織法不同：五七言律，章八句。五七言絕，章四句。絕有調聲入律者，或不入律亦可。而律則必調聲，不調聲，謂之拘體，乃律之變而非其正則。絕可屬對，或不屬對。而律中之四句，則以屬對爲定式。其通體不屬對者，則混於古體，亦律之變而非其正則。又有排律，蓋衍五七言而大之者。

五、律詩有平仄使用之法，屬對要於穩稱，聲調期在勻順，平仄對言，相粘而下，仄起平承，平起仄承，皆有定格。茲從略。

六、絕句之來源，係本漢魏小樂府。「如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實

其祖也，此類之作，其始多用隱語，若子夜、歡聞、前溪、讀曲，諸歌辭皆是。蓋齊梁以後之蕩子、浪婦，以爲信口道情之具。七絕之源，當是挾悲歌、烏棲曲等，肇其端。

七、如六項則絕句之創制，先於律詩，而五絕之早成，又先於七絕。

八、律爲古詩之變，絕爲古樂府之變，故唐之樂府，多爲絕句。唐之律詩，又變爲詞之樂府。其襲於古歌行之非聲律的製作，爲更進一步，而於七言尤極發達。

九、駢文至唐亦分古今體。茲爲例別如表七九：

(七九)

A. 古體——如劉知幾之史通論文，陸宣公之奏疏等。

B. 律體——若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討武氏檄是。

一〇、律體駢文，多由唐試賦而來。蓋以官燭易銷，意取數行俱下，而韻枝所窘，復恐孤字難安。故沿徐庾之流風，加急就之章草，大抵語無骨鯁，偶必妃豨，亦平仄對言，相粘而下。俗有謂之馬蹄韻者。

一一、韻學源流，關係文學之聲律最大。茲爲略述，如表八〇：

A. 其源流

B. 其韻別

1. 古——蓋無四聲，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

2. 魏——孫炎撰爾雅音義，因西域梵學，始制反切。李登又作聲類。

3. 晉——呂靜作韻集，孫諒作四聲韻林。

4. 宋——周顛作四聲切韻。

5. 梁——沈約撰四聲譜。

6. 隋——陸法言因患南北音乖舛，開皇初，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詵、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據呂靜以下六家韻書討論，刪定，經十餘年，至仁壽元年始成，名曰切韻。

7. 唐——天寶十年，孫愐復就切韻增其字，改名唐韻。

8. 宋——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重脩唐韻，又易名曰廣韻。至今獨存。

1. 二百六韻——凡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合得二百六韻。即唐人所用，至宋以來，廣韻本亦同此。

2. 二百六韻之變——宋末平水人劉淵，取當時有發音之類似者，併通用之韻，以有重複，自上平一東至入聲十七洽合爲一百七部，凡平上去三聲，各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前二百六韻遂以一變，而幾去其半。

3. 一百六韻——元初，陰時夫著韻府郡玉，刪上聲之極部爲一百六韻，以迄於今。

「明按」本章考校甚明。聲韻之學，余固未得詳加寢饋，當以暇續究之。

第四章 初唐之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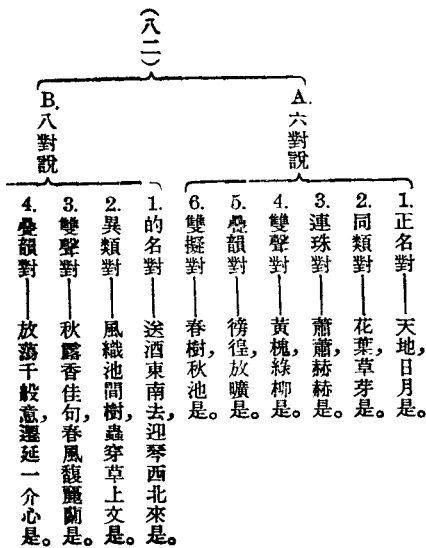
一、唐初作者，雖承江左遺音，卒賴賢君臣起而正之，能讓爲盛世之元音，舉其變遷之迹，并列作象而評例之，如表八一：

(八一)		
A. 魏王	B. 四傑	C. 沈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魏徵務爲遒峻，其述懷一首，實立於唐詩之源頭。 2. 王績古意六首，又爲陳張感遇之先聲。與魏二人，實爲唐三百年雅音之胚胎。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王勃，王通之孫，所爲滕王閣序最有名。韓愈稱爲第一。後溺死，僅二十九。 2. 楊炯善屬文，終盈川令。張說稱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3. 盧照隣，以疾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自沈永水。嘗作五悲文自傷。長安古意一篇，爲後世所宗。 4. 駱賓王曾作討武后檄，後敗匿隱隱爲浮屠。妙於五言詩。所作帝京篇與長安古意同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沈佺期善屬文，尤長於七言。如盧家少婦鬢金香一首，尤艷致。 2. 宋之問與沈皆以二張進，無行可恥。然二人文詩皆靡麗，與四傑固同本徐度，而自有獨造也。律詩之格局，實成於二子之手。

D. 陳張

1. 陳子昂，其感遇詩三十八章，上接嗣宗，下開張李韋柳，言唐以後古詩者莫不首稱。蓋獨以高雅沖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而變齊梁之俳優，詩品於是始正。
2. 張九齡，所作感遇詩，本詩人比興之義，託意草木蟲魚，足以追配伯玉。詩品於是以醇。

二、沈宋頗受高宗時宰相上官儀之屬對法的影響。茲舉其所述例別，如表八二：



5. 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

6. 雙擬對——謾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

7. 回文對——情新固意得，意得遂情新是。

8. 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

三、與子昂同時，而以文能者，有杜審言、崔融、蘇味道、李嶠等四人。世號崔、李、蘇、杜，爲文章四友。明按本章論述甚確，足見古人對於音律之研究已極精微，今之人實無有能及之者。時代既變，新聲當由自創，亦不能徒作古人之奴隸也。特贅論之！

第五章 開元天寶間之極盛

一、開元天寶之間，陽有四海驩虞之象，陰有崇極傾圯之憂，一轉而爲大歷，使國運與詩學皆變。

二、開寶詩人點將，當爲表并誌其品別，如八三：

- (八三)
- | |
|-------------------------------|
| A. 李白、杜甫——稱詩仙，詩聖，爲全唐文學之中心。 |
| B. 王維——顏、頤二聖，漁洋以并李、杜，謂之仙、聖、佛。 |
| C. 張說、蘇頌——稱燕許大手筆。 |
| D. 李父弟兄——工文章，撰李氏花萼集。 |
| E. 鄭虔——真才名四十年。 |
| F. 王昌齡——妙於七言絕句，號詩天子。 |
| G. 孟浩然——與昌齡締交莫逆，劇飲流歡，不遺他恤。 |
| H. 岑參——往來鞍馬之間十餘年，最長邊塞之作。 |

I. 高適——與岑參齊名，悲歌慷慨，以功名自喜。

J. 崔顥——賦黃鶴樓詩，使供奉閣筆，稱唐人七律中第

K. 王灣——江南意一詩，推爲詩人以來所罕有者。

L. 其他——如儲光羲、李頎、常建、王之渙、王翰、祖詠、賈至等，皆一時之傑。

三、王維與孟浩然均學淵明。王得其清腴，孟得其閒遠，俱爲有唐冲逸簡靜之宗。此爲一派。

四、高適喜功名，貴節義，年五十始爲詩，卽工。爲開元以來詩人之達者。與岑嘉同畦徑，骨力老蒼，才思奇縱，戛然金鐵之音，在唐人中別樹一體。

「明按」開元天寶所以影響於盛唐詩人者特甚。本篇所述，亦得其要。

第六章 李白杜甫

一、李白才兼古今，茲究其各體與盛唐諸子比較之，如表八四：

(八四)	
A. 五古	王、孟、儲學陶，而供奉學阮，與財洪曲工同宗，而更出之以曠逸。少陵則才力鸚舉，縱橫揮忽，不主一家。
B. 七古	王、李、高、岑、安詳合度，供奉加之以恣肆。少陵又濟之以沉雄。
C. 五律	王、孟悠然自得，太白穠麗，復運以奇逸之思。少陵更於四十字中，包含萬象。
D. 七律	右丞、東州、安和後爽，高、岑亦與比肩。太白好運古於律，時與少陵同，不拘拘於音律對偶，而一種英爽之氣，自凌厲無前。少陵尤五色藻績，八音和鳴，故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爲長律，亦與供奉俱稱絕倫。
E. 絕句	右丞、龍標，並皆佳妙。太白純以神行，獨多化工之筆。杜所不及者，惟此耳。

二、李白詩，肖其爲人，神氣高朗，軒然霞舉。性宏放，喜爲大言。青年時，偉骨稜稜，不顧細行，不脩小節，氣蓋一世。故其發於詩也，亦俠亦仙，飄然而來，儻然而往，不屑於雕章琢句，不勞勞於刻骨鏤心，而

天馬行空，不可羈鞫。

三、杜甫詩純本學力，善自道其境遇，非若李之運以天才者比。其思力雄厚，篤於性情，而筆力豪健，律切精深。凡所作皆經千錘百鍊而後出，故其句法、字法、章法、篇法，無一不曲盡其妙。元微之稱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尊。」信然。

四、後代詩人踵杜而深造者最多，故杜在文學上之影響及其位置，較李尤為極要。

五、李、杜二人時同，境同，交情又篤。而其性行，其思想，其文章，則各擅其勝。李受南方感化，杜受北方感化。李品如仙，杜品如聖。李出世，杜入世。李為理想派，杜為實際派。李受道家之影響，杜本儒教之見地。李如李廣，杜如程不識。李以才勝，杜以學勝。李豪於情，杜篤於性。李斗酒百篇，有揮灑自如之概。杜讀書萬卷，極沉鬱頓挫之觀。彼海闊天空而樂自然，此每飯不忘而泣時事。彼為智者樂水，此為仁者樂山。要其潦倒頹放，而為浪漫之詩人，則一也。

「明按」李、杜之比較特精，雖今人不能易也。

第七章 大歷元和間之風氣

一、天寶以還，安史之亂初平，朱泚之禍又起。內而藩鎮跋扈，互結黨援，外而回紇吐蕃，滋爲寇害。天子空想太平，朝臣徒幸無事。宰輔罷駑，宦豎竊權，朝廷威信，蓋如贅旒，不復覩與國之氣象。雖憲宗之世，名將相迭起，然而秋陽之暴，固已不長，玄陰之凝，轉襲其後。卒底於亡，唐之文學，實與國命相爲消長。

二、茲就大歷而舉其詩人之著者，如表八五：

- | |
|--|
| A. <u>韋應物</u> ——少事玄宗，晚折節讀書。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其詩馳驟建安而還，閒澹簡遠，人比之陶淵明。蓋唐時之自成一業者。 |
| B. <u>劉長卿</u> ——開元間進士，清才冠世，頗淺浮俗，性剛，多忤權門，兩度被折，人咸冤之。詩雅暢，於五言尤神妙。權德輿稱之爲五言長城。 |
| C. <u>韓翃</u> ——少有才名。其詩興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詠，朝野皆珍重之。 |

(八五)

D. 盧綸——天寶末，舉進士不第，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其詩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E. 錢起——天寶十年進士，其詩體製新奇，理致清醇。

F. 李端——大曆五年進士，作詩援筆立成。

G. 其他——如司空曙之清華，崔峒之冲融，吉中孚之神骨，耿漳之逸調，苗發之秀俊，夏侯審之才思，與韓、盧、錢、

李聯鑲接軫，稱爲大曆十子。

三、與十子相輝映者，尚有李嘉祐、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竇羣、嚴維、朱放、包何、顧況、張繼、戴叔倫、李益等；其音節，大都與十子相同。

四、元和以降，韓愈、白居易出，而文學界之風氣又一變。二家俱本於杜，而韓欲更高，白欲更低，韓得其峻，白得其平。因偏至之各殊，遂啓後來二大派。茲爲之略評，如表八六：

(八六)

A. 韓愈——古文家，爲人頗執傲，思想醇乎儒。其詩雖無李白之才思，杜甫之情致，而峻峻之貌，具博之觀，雄鷲之中，含工巧之致，於李杜軌轍外，自成一派。惟字句語奇，往往有晦澀處。

B. 白居易——爲人和平簡易，雖遭遷謫，而能忘懷處順。晚年尤佞佛。其詩由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貌，而得其神味。當是時，頗矯大歷之風尚，於是居易專主入俗耳，背峻峻而入坦途。舊謂白香山詩老嫗能解。故其時上自王公，下至士庶，皆道婦孺，往往樂誦其詩。蔡君弼觀郵城塔壁

之上，往往題署其詩。外而流播朝鮮，傳入日本。

五、因元和年號，而當時文風亦有元和體之稱。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

六、元和中，實以韓白二人爲當代尊宿，與韓友者，有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叉，而其門下又有張籍、王建。與白友者，有元稹、劉禹錫、孟賈、寒瘦、李盧、鬼怪，與韓同臭味。而張、王、樂府，則通氣於元白者。茲并爲略評，如表八七：

- | |
|--|
| A. <u>孟郊</u> ——少隱 <u>嵩山</u> ，性狷介少諧。一生窮苦，周遊天下無所遇，與愈爲忘形交。其詩瘠削。 |
| B. <u>賈島</u> ——初爲僧，愈勸之反俗，舉進士。其詩或寒澹，或幽奇，或奧僻。論者稱爲 <u>郊寒島瘦</u> 。 |
| C. <u>李賀</u> ——七歲能辭章，文如宿構。詩尚奇詭，絕去畦徑。世稱鬼才，能筆怪與麗而有之。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絃。惜不壽，死時纔二十七。 |
| D. <u>盧仝</u> ——性高潔，不求仕進。自號 <u>玉川子</u> ，隱於 <u>少室山</u> ，所居破屋數間而已。爲詩特怪誕，月蝕詩其最著者。 |
| E. <u>劉叉</u> ——亦客 <u>韓愈</u> 門，其 <u>冰柱</u> 、 <u>雪車</u> 二詩，狂怪更出 <u>盧</u> 、 <u>李</u> 之右。 |
| F. <u>張籍</u> ——性狷直，嘗取 <u>杜甫</u> 詩一帙，焚燼飲之，曰：「欲以易吾肝腸也。」尤擅 <u>長樂府</u> ，多警句。當代公卿如 <u>裴度</u> 、 <u>令狐楚</u> 、 <u>白居易</u> 、 <u>元稹</u> ，皆與之遊。 |

(八七)

G. 王建——大歷六年進士，以宮詞百首得名。嘗遊愈之門，與籍契厚，唱答尤多，時稱張、王。

H. 元稹——以詩歌爲穆宗所賞。與白居易交最厚，少時才力相匹。其詩亦尙坦夷，唱和之多，無逾二人者。稹詩

多播諸樂府，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時人稱元、白二人爲元、白。刊有長慶集，與白氏長慶集盛行於世。

I. 劉禹錫——爲人倔強自傲，屢遭貶謫，無悔悔色。素善詩，晚節尤精。儼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早與柳宗元爲

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稱劉、白。

七、柳宗元亦以古文家而善詩。文名與韓愈若，出處與禹錫同。而詩則造詣峭勁，於韓、白二家外，獨標宗派，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有陶、謝風。東坡謂其「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信得其實。

「明按」中唐之時，若韓、白，皆各開後之宗派。柳亦自成蹊徑，蔚然大觀。實能踵盛唐而極其盛者。元、白之作，以況於今，尤爲自由體詩之所崇範。白蓋爲人生社會自然派之詩人，萬萬不能謂爲有傷平淺也。先生之論，余亦從同。

第八章 晚唐之詩學

一、天寶以來，國家多故。詩人感愴身世，往往發言哀切。自其始也，睹山河之破碎，每爲悲壯淋漓。然習焉既久，安之若素。相循於苟且，徵逐於燕昵，斷而自小其才。雖時有壯言豪語，而精已銷亡，固不免外強中乾。此太和以後，詩格益卑，步武中唐，所以每況愈下者也。

二、晚唐詩人，當首稱李溫杜三大家。茲爲略述，如表八八：

A. 李商隱

字義山，號玉谿生，開成二年進士。商隱原不與於黨爭，以初爲令狐客，卒陷於牛李間，遂妨仕進。竟坎壇以終。詩宗老杜，而綺麗綿密，多諷諭時事。意義貴深蘊，喜用故事烘托，往往過於僻澁，語工而意不及。宋之西昆體宗之。蓋商隱才力華瞻，風骨開張，雖學杜而能自樹一家。

B. 溫庭筠

字飛卿，詩賦清麗，與商隱齊名，時號溫李。能逐絃歌之音，爲側豔之詞。行爲狹邪，恃才傲兀，爲當塗者所薄，亦坎壇終身。蓋庭筠才思綺豔，而豐度未弘。尤長樂府一體，在三唐之間，辭極風雅，接軌齊梁，太白以外實爲第一。

(八八)

怪。

三、溫、李、杜之詩，其風格皆可嗣響盛唐。微惜體率纖治，而無磅礴浩渺之觀。然固時勢爲之，不足

四、溫、李、杜而外，其他詩人，略有可述者，如表八九：

(八九)

- | |
|-------------------------------|
| A. 李洞、方干、姚合、喻夔、周賀、九僧、學賈島者。 |
| B. 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學張籍者。 |
| C. 許渾、趙嘏、專攻琢句。 |
| D. 皮日休、陸龜蒙、祇講詠物。 |
| E. 劉餗之疊字，韓偓之香奩，纖巧淫猥，去風人已遠。 |

C. 杜牧之——牧才高，後邁不羈。兼有經濟之略，善談兵事。爲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爲文奧衍，而多切於時務。詩豪而豔，有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當時承元和後，白氏一體踈天下，加以國運陵替，詩格入於柔靡。牧獨力矯時弊，故措辭必拗峭，立意必奇闕，多爲翻案之語。與李商隱齊名，號李、杜。又以別於杜甫，號小杜。

五、清杜庭珠叩彈集序謂：「詩莫備於有唐三百年，自初唐之渾融，變而爲中唐之清逸，至晚唐

則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蛟人之室，謁天孫之宮。文彩機杼，變化雜陳。密麗若溫、李，奧俊若皮陸。爽秀條鬯，若韓、薛、羅、韋。大含細入，無不鑿之方心。實殿三唐之逸響。」此誠揚之太過。然格調一事，則方丈滿前，珍奇雜列也。

「明按」晚唐之詩，寢於喪亂，故氣勢不振。此時代爲之，亦趨於五代之漸也。溫、李之詞，其影響於殘唐五季者尤大，先生此書已另章言及之。不贅。

第九章 唐初文章凡三變

一、唐代文章，首推韓柳。然風氣之遷轉，固非自一人一時。故韓柳以前之文章，實已三變：一變於四傑，再變於燕許，三變於元結。獨孤及此，不可不知。

二、唐初太宗時，猶爲徐庾之流風所掩，纖麗柔靡，駢儷是尚。殆王楊盧駱四傑出，始以精切豪厲相尚，遂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

三、玄宗嗣位，崇尚經術，文學之士，益超渾厚。張說蘇頌，尤有重名，時稱燕許大手筆。二子之文，雖體制不甚超奇，而以宏茂廣波瀾，則兩漢之胎息也。

四、元結獨孤及承蘇張之後，乃大變排偶濃麗之習。結文大抵澹漫矯亢，戛然獨造，且長於議論，有先秦西漢之風。唐實錄至謂韓愈蓋師其文。

「明按」夷考史乘，源流有自，誠韓柳古文之先導也。

第十章 韓愈柳宗元

一、唐文既經三變之後，故韓愈、柳宗元適際其時，各不相謀而皆爲古文。

二、韓愈學崇孔孟，排佛老。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故嘗作原道、原性以明其旨。其爲文務去陳言，上規六經，下逮莊騷太史相如子雲之屬，不蹈襲前人隻語，蓋所謂「醇而後肆」者。

三、韓自以振救斯文返之於古爲己任。自立門廷，倡率推獎，隱然爲後進師匠，而文風遂以丕變。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以此。古文之名亦自是始。

四、柳與韓並稱，其工力亦足相匹敵，顧在當時而名未能與之齊。其山水記之作，爲前者所未有，兼爲後代所祖。其文奇意獨闢，韓愈所謂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者。

五、韓、柳以文爲教，如韓之答崔翊書，柳之與韋中立論師道書，皆於文心雕龍以後，另闢一徑。而

一時文風由是轉移，古文師法，於以建立。

六、韓柳均爲後代文宗，而其性行，其本領，乃若李杜之各異。特就其概略比較，如表九〇：

(九〇)

A. 其性行	
1. <u>韓</u> 畢生力排佛老， <u>柳</u> 則嗜浮屠之言。	
2. <u>韓</u> 喜爲人師，號召後學； <u>柳</u> 雖有傳授，而不欲以師自名。	
3. <u>韓</u> 數遭貶折，而百鍊之鋼，毫無屈折，晚使 <u>河北</u> ，猶面叱 <u>王庭湊</u> ； <u>柳</u> 坐貶 <u>永州</u> ，卽深自短氣，抑鬱以死。	

B. 其文品	
1. <u>韓</u> 如高山之雄峙，如大川之奔放； <u>柳</u> 如巉岩之奇峭，如激湍之幽咽。	
2. <u>韓</u> 如平原曠野，師以正合； <u>柳</u> 如間道斜谷，兵以奇接。	
3. <u>韓</u> 如 <u>美玉</u> ， <u>柳</u> 如 <u>精金</u> 。	
4. <u>韓</u> 如 <u>靜女</u> ， <u>柳</u> 如 <u>名妹</u> 。	
5. <u>韓</u> 原經而數理， <u>柳</u> 原史而託事。	
6. <u>韓</u> 如 <u>史遷</u> ， <u>柳</u> 如 <u>班固</u> 。	
7. <u>韓</u> 以宏 <u>大雄肆</u> ， <u>柳</u> 以 <u>縝密簡潔</u> 。	
8. <u>韓</u> 之詩，時之有韻之文； <u>柳</u> 之文，時之無韻之詩。	

9. 柳之文如李之詩，本其才之所至，而韓與杜顧多得力於學。故學文者多宗韓，學詩者多宗杜，亦以韓與杜之無所不有，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

七、韓氏爲文之信條。一曰「求聖人之道」，一曰「辭必已出」。求聖人之道者，主於以理爲文。辭必已出者，主於以學爲文。合而言之，卽在擺落一切故事浮藻，一反時俗之所尙。

八、文之言氣，自魏文始，至韓氏復昌而大之，蓋以揀空談義理或蹈晦澀之弊。宋代義理文之發達，實由韓氏一人倡導之力。

九、韓之古文，既以抉義理，喜議論是尙，遂視吟咏性情爲異道。故能文者多不能詩，能詩者未必能文，兼工如歐、蘇者實爲至鮮。宋之道學詩，蓋亦由於韓之影響。

一〇、韓、柳之古文，在當時雖能一變文風，然以位卑時促，仍未得暢。

一一、於韓、柳外求其能文者，如樊宗師則流於澀晦。陸贄、權德輿、韋處厚、劉禹錫、李德裕、令狐楚、李商隱、杜牧之等，則師四傑，燕許皆在不今不古之間。

「明按」韓、柳之作，雖稱古文。由今觀之，其任氣自然，不尙浮華，一以真實義理發揮意志爲主，

此天地自然之本體也，此文之本質也，無古今也。此韓、柳所以爲後世之宗也。先生所論，俱極精當，不復贅。

第十一章 詞學之發展

一、詞濫觴於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曲調極多，爲唐以後聲律之一體。

二、詞以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止於其間填字，故曰填詞。以其句有長短，或號曰詩餘。又以其自古樂府流行而來，總名曰樂章。

三、樂府至東漢後漸以漸滅，曹子建已患其難識。東晉江左，惟存清商曲辭之一。唐以絕句入樂府。蓋漢代以來之樂府，早亡於齊梁之間。

四、詞之產生，蓋緣於當歌之際，或於字間加散聲，或於句裏插和聲，以期變化歌法。然文字與曲節，又不免背離。由是不能不進求救濟之方，卽以曲譜爲基礎而散聲和聲皆填字以就之。此唐末以來之倚聲爲詞者是。

五、詞句長短之淵源，當溯始於三百篇。漢代樂曲，每多不整。齊梁之際，如鮑照之梅花落，代坐夜

吟，三五七言相雜，與梁武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皆倚聲之權輿。

六、詞之濫觴，有謂始自李白與張志和者。李白詞如菩薩蠻、憶秦娥二詞，實爲僞託，當係晚唐詞人所作。然與張之漁父詞，實開詞之始基。

七、詞初成形不爲定制，常是一腔化爲數曲，此處更不舉例。

八、唐末作詞者，如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等，皆有造述。而溫庭筠實能逐絃歌之音，爲側豔之辭，其言深美閎約，詞家莫不尊之。至於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聲。而詞之譜調愈雜。

九、詞上承詩，下啓曲，爲唐末一大創製。蜀趙崇祚編有花間集十卷，其詞選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爲後世倚聲填詞之祖。

一〇、五季文運萎敝，他無可稱，獨詞穠豔穩秀，後世莫及。

一一、詞之初起，概多短調，故五代於小令最精。宋時衍之乃多長調。綜其演進情形，由十六字令，至鶯啼序，多至二百四十字。或調相近而名異，或調名同而體異。按萬紅友詞律，載填詞圖譜凡六百

六十調，千一百八十體。康熙欽定詞譜，二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實可謂宏富而繁冗。

「明按」此章可謂得其概要。顧詞純爲音樂的文學，今則詞譜雖在，樂器浸失，雖究心中國古樂者，亦難言其究竟。由文學之體製言，固已因時代之遞變爲歷史上之遺物。由音樂之研究言，則中國古樂之考求，無論樂器樂譜樂理，及其與胡樂夷樂相互影響之關係，至今日誠幾人能言之？此又非專門深究不可者。余少不習於音樂，不能深加致力，誠爲引憾。第余以謂由鑒賞文學之態度言，則詞之一體，妙諧聲律，固皆具有自然協合之節奏，可以激起人羣之共鳴。與觀羣怨，淋漓盡致，較之律絕歌行，其表情固至複雜，而情韻則尤爲進步也！由詞之於曲，於雜劇，於近時新體詩，吾人卽可以規時代人羣之需要，蓋常爲複雜表情之進化。吾人於此，當可明瞭文學之動力的原素，與今後音樂文學自然向前之趨勢。吁！此又豈獨音樂文學爲然哉？余嘗以吾人今日讀古之詞曲雜劇，必於吾人試作近日新體詩之影響特巨，抑余尙未之能也！因書於此，以志所懷。

第十二章 唐代小說之盛興

一、漢以前小說，載見於漢書藝文志者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今已不存。僅山海經一書，小說類也，而列於形法家，大都記古來荒怪之傳說，類方士言。

二、漢代小說多爲魏晉六朝間所僞託。如隋經籍志所列漢人書，多仿山海經體；如稱東方朔撰之神異經，海內十洲記，郭憲撰之洞冥記，又傳劉歆作之西京雜記，班固著之漢武故事，皆屬此類。

三、漢代稱如漢武內傳，飛燕外傳之書，多爲唐人所取效。

四、晉及南北朝小說，已多因果之談：如今尚存之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後記，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劉敬異苑，梁任昉述異記，吳均續齊諧記，顏之推還冤志，除雜記珍聞外，多糅以釋氏之因果觀。

五、唐代小說種類至多，茲略爲類別并舉例以明之，如表九一：

(九一)

- | | | | |
|---|--|---|---|
| <p>A. 逸聞類
——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李泌傳，李林甫傳，東城父老傳，高力士傳，梅妃傳，長恨歌傳，楊太真外傳。</p> | <p>B. 義俠類
——虬髯客傳，劍俠傳，紅線傳，劉無雙傳。</p> | <p>C. 豔情類
——李娃傳，霍小玉傳，章臺柳傳，步非烟傳，會真記，遊仙窟。</p> | <p>D. 神怪類
——柳毅傳，杜子春傳，離魂記，枕中記，南柯記。</p> |
|---|--|---|---|

六、唐代小說，皆屬傳奇體。多為宋元以後人演為曲劇。此可以見影響於以後中國文學之大。

「明按」所述得要。惟唐代小說，類為文言，常雜四六駢儷之體。蓋皆當時文人於詩歌辭賦之餘，借以消遣者。以其為文人消遣之結晶，故所述莫不趣味豐富，確有純文學之價值。而其為宋元明諸文家所演述者，亦正以此。惟從俗文學之肇始言，唐代小說，固純為士大夫所享有，而非當時社會民衆所真能了解者。不可不辨。

復次，先生述唐代文學史於此完畢，顧於唐明皇設教坊教梨園弟子，其前因，其影響，一字不見。第於此書以後，至元代述小說戲曲之盛興，略為數語及之。此其缺略殊甚。且夫斷代敘述，又烏能捨其重者，而以併於以後之時代耶？先生所述，犯此者屢，特提識之。

第十三章 宋之學術與文學之影響

一、宋儒能化儒、釋、道三元素，而發爲性理之學。茲特彙舉其大概，如表九二：

A. 周敦頤——與僧濬極契。其「無極而太極」之語，取於杜順之華嚴法界觀，亦合於道家混成之說。明道謂其「出入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允然。

B. 邵雍——傳陳希夷河洛之學，實近於道。謝良佐謂其皇極經世之學，發於廬山一老僧。則以其調和之功，不如程朱之無間耳。

C. 二程——出於周敦頤之門，爲道學派祖宗，語錄體之文，自二程仿釋子而始有之。

D. 張載——著有正蒙。其西銘極言理一分殊之致，蓋兼取佛老者。

(九二) E. 陸象山——直指本心，幾全入禪學中。

F. 歐陽修——與釋子契嵩、祕孺等，印證有得。

G. 林逋——與智圓善。

H. 蘇洵——與祖印善。

I. 蘇軾——與了元善。

J. 其他——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皆程門之徒，率歸於佛老。

K. 朱熹——與妙喜禪師善。

二、大學中庸取之於小戴記中，尊於論孟之首，號爲四子書。皆宋儒竊取佛老之純理，以明孔孟之教義，是爲當時思潮之大勢。其所以陰取其意而陽拒之者，蓋以其與當時之政治不宜之故。

三、宋之儒家，雜有佛學之脩養，而宋之佛家，亦多有儒學之脩養。若楊億爲譯經使，贊寧爲翰林編脩。佛家之著作，若延壽宗鏡錄，道原景德傳燈錄，道成釋氏要覽，契嵩輔教編，圓悟碧岩集，皆著於後世者。而契嵩尤以學問文章名一世。

四、宋之文以理勝。古文家除歐、蘇、曾、王外，若劉原父兄弟，及司馬君實、周茂叔、李泰伯、張橫渠、晦菴、陳同甫、葉水心、樓攻媿、魏鶴山之倫，皆有特至。

五、詩初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崑體楊、劉最著。晚唐，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歐、蘇、梅宗之，參以太白、昌黎，至蘇、黃流而爲豫章詩派，號爲宋詩淵數。

六、蘇轍城有言：「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宋人喜聞道，故其詩與唐人面目異。
「明按」此章舉儒取於佛老之例，與所述糅合之理頗扼要。

第十四章 宋之政治與文學之影響

- 一、宋之學風，既融取佛老，以緣儒術。而以儒術見於政治之上者，則爲脩己愛民之主義。
- 二、宋代政治以無動爲大，故少事功而多玩空想。四子書之用，實至是始大顯。茲復舉例以明之，如表九三：

(九三)

A. 太祖	——其戒曹彬伐江南可證。其相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定天下，以半部論語致太平。
B. 眞宗	——當契丹和戰議起，眞宗決主和。其相李沆亦喜讀論語以爲政。
C. 末帝	——陸秀夫擁護之於厓山舟中，猶講大學章句。

三、宋實因儒術，而以仁柔苟安致敗。然其收儒教之功，亦較他代別。以觀於汴京既陷，猶支撐江南半壁之天，如李綱、宗澤、岳飛、張浚之倫，皆能前仆後繼，以積弱捍疆胡。漸至國運既夷，如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等之所爲，皆能忠鯁不屈，存一綫於洪濤，被英風於千載，此其明證。

四、唐以詩賦取士，宋以策論取士，故宋文學不在詩而在文。文主明義理，故韓愈所倡導之散文，適於發達。

五、宋之文運，亦於此劃分一時期。前半期振復古之氣運，後半期導八股之產生。八股之制科，源於安石之變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者，乃爲中格。

六、宋室國運與文運鼎盛時期，當自仁宗以後，哲宗以前。而奎星照爛，欲掩諸家，則尤推蘇軾父子。

七、宋代文風，因靖康之難而前後各別，如表九四：

(九四)

A. 北宋	——累世承平，士大夫爭以廉恥相高，氣節相尚，一掃五季之卑隨，有雍和博大氣象。臺閣文章，尤爲可誦。
B. 南宋	——國勢既衰，天下多事，於是悲壯激越之音，痛苦流涕之文，繼踵相因，皆時勢爲之。

「明按」三十三、三十四兩章，得其大要。然宋之文學，詩固無特異者。散文而外，首當稱詞。似亦應於此兩章中略述及之，以爲後此二十一章涉論宋代詞學之張本。卽此一處，終不免瑕疵之失。此外，宋

承五季之餘，雖幸而統一國土。然遼金夷族之蕃昌，固有其歷史與地理之關係，而於彼此文化相互之影響，所以開啓元明雜劇傳奇之盛，尤爲極要。而先生復無一語及之，此蓋由其素未注意及種族戰爭影響於文學之故。因復識而存之。

第十五章 西崑體

一、五季爲文學黑暗時代。惟在江淮吳越一間，較爲清晏，故其文學稍足稱。羅昭諫之在錢塘，可謂江東獨步。詩文以刺諷爲主，氣雄調響，幾欲方駕玉谿。沈顏之於吳，亦有意矯當時之浮靡，仿古著書百篇，而文特飭斂。

二、南唐作者，有韓熙載、徐鉉皆擅長制碑表，詞理精當。鉉尤精於小學，文思敏速，後入宋。同時有鞠常、楊徽之、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盛倡駢儷，慕徐庾及四傑之體，而才未足赴之。此皆西崑體以前之作者。

三、西崑體爲宋初文學之新紀元，其詩在當時最有勢力，因楊億所輯西崑唱和集得名。茲爲表以類觀之，如九五：

〔A. 詩集——只楊億選之西崑唱和集，詩二卷，凡五七言律二百四十七章。〕

(九五)

B. 作者——以楊愔、錢惟演、劉筠三人爲倡導。外如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丁謂、刁術、張詠、任隨、錢惟濟、舒雅、吳迥、崔遵度、薛映、劉乘等，共十七人。

C. 作法——

於詩於文，皆宗法李義山。以漁獵、檉拾爲博，以置花、鬪巧爲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

四、當楊劉倡崑體時，有柳開、穆修、王禹偁、寇準、魏野、林逋、潘閔等，另闢蹊徑。於文則柳穆習爲淳古，韓道大行實自開始。詩則王禹偁及徐鉉兄弟，李文正、王漢謀奇，爲白體。寇魏、林潘學晚唐，號晚唐體。惟掌霸權者，爲楊劉耳。

「明按」崑體雖盛於時，實無足述。對偶雖工，風骨已隕，夫復何言。

第十六章 歐陽修與文運擴新

一、歐陽修爲一代宗匠。而導其前者，柳穆而後，則尹師魯、蘇舜欽二人，實有其功。師魯爲文古峭勁潔，學於穆而有出藍之譽。蘇尤攻詩，與梅堯臣二人，俱以詩名，與歐陽契。

二、歐陽修兼尹穆、梅堯臣之長而大之，其所成皆在諸人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由伊奘進者如曾鞏、王安石，及蘇氏父子，皆爲曠代文才，師表後世。宋之文運大開，固自修始。

三、修之文學，韓詩亦學韓，而參之以李杜，矯崑體而變之以坦夷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復不問，其廬山高、明妃曲二詩，爲伊自稱爲得意之作。

四、修於朝廷制誥，縉紳表啓，則一宗陸贄，尙稚雋，行以流轉之筆，是亦宋代新駢體之創始者。

「明按」本章所述亦切要，惟修尙工詞，於專述一人時，似當及之。此外如所稱石介與劉敞兄弟之文，英公大小宋之駢儷，要無輕重，皆從略。至所稱修及曾、王等之傳略，亦無足贅。

第十七章 洛黨與川黨

一、宋之黨禍，自王安石變法而起。元祐時，司馬光等以守靜持重爲主，一反其行。紹聖初，章惇爲相，復緦元祐之政。蔡京繼之，遂以昔日反對之文人學者，如司馬光、呂公著、程頤、蘇軾之倫，凡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爲大碑，樹於端禮門，並禁學者不得治其學。於是元祐之黨人，一貶斥於紹聖，復追放於元符，再追奪於崇寧，又追贈於靖康。兩覆雲翻，而宋室亦以傾陷。

二、此外有洛黨、川黨、朔黨三派，皆以正人君子，而極不相容。朔黨以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爲領袖，其力較弱，而關係較輕，不足論。

三、道學派領袖程頤，河南人，矜於禮法。嘗謂學者溺於爲文，是爲玩物喪志。以爲文者，道之所寄也，非道，則文不足貴。故其爲文爲詩，總不免有腐氣。

四、蘇軾川人，以才氣高於一時，跌宕自喜。爲當時文學派之領袖，與其父洵、弟轍，世號三蘇。三蘇

之文，多得力於戰國策，史記，而洵尤古勁簡至，其鍊字鍛句處，二子容有不及。軾兼長詩、文、詞、書，實爲古今有數人物。

「明按」宋代果能如安石之意，實行新法，則社會之富庶可期，亦足爲抗禦遼夏侵略之備。安石誠獨具隻眼，一古今有數之政治幹才也。雖然史迹已遠，茫茫千秋，往事興嗟，夫亦何益！君子是以知積弱守道，不能自奮於末俗者之必致敗也！

第十八章 江西詩派

一、蘇門四學士，魯直長於詩詞，秦、鼂、張長於議論文字。加以陳師道、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然陳、李皆不及魯直等。

二、山谷爲宋詩家宗祖，爲詩奇崛，與子瞻並稱，謂之蘇、黃。爲江西詩派所宗。茲特明其所學及支派，如表九六：

(九六)

A. 學源	—— 遠師少陵。能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
B. 貶詞	—— 惜才力褊局，不能汪洋恣肆。
C. 品行	—— 孝友之行，堪追古人。
D. 流派	—— 紹興中，臨川呂居仁取當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習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脩、洪炎、汪葉、李錡、韓駒、李彭、鼂冲亡、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潘大觀、林敏功、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等；以爲法嗣，若釋子之傳衣鉢者然。

三、呂居仁之江西詩派圖，其爲一時知名之士，有詩傳於世，爲時所稱誦者止數人。餘皆無詩可徵，以是前輩已多有異論。

四、與居仁同時，有曾文清吉父，乃贛人。詩與山谷相近。又南豐曾紘伯容，與其子顯道，詩皆源於山谷。楊誠齋序其詩，以附於詩派之後，不見蘇黃勢力及於宋文學界之大。

「明按」鼂無咎七述之作，使子瞻見而閣筆，實得左、莊、馬之遺而足稱者。張文潛並長詩文，而文特容衍靖深。秦少游詩詞獨工，新精婉麗之中，終傷婉弱。然其所成，固皆卓出當時而無以易者。特更錄之。

第十九章 南渡後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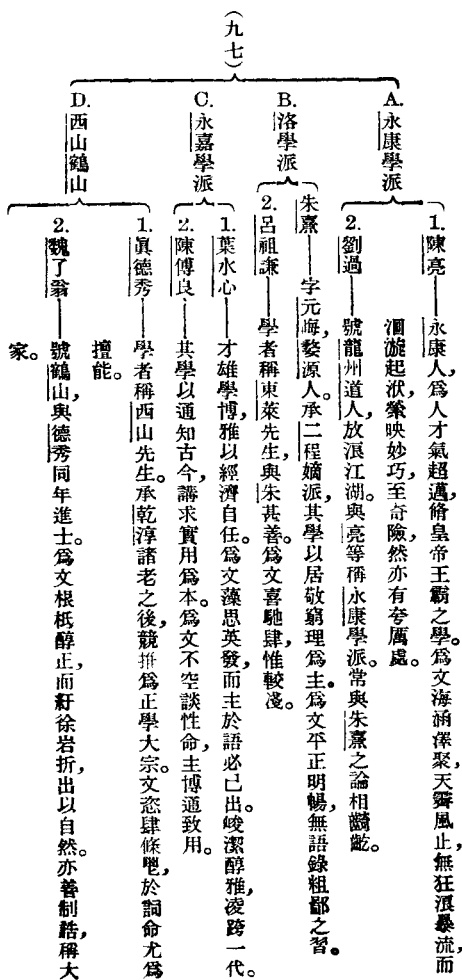
一、南宋初年，忠臣義士，猶感激奮發，陷胸決脛，以與金人爭旦夕之命。既而河山清謐，半壁堪懷，北狩之奇辱已忘，姑息之和議相蔽。侂冑師敗而後，懲羹吹齏，蝟縮鼠伏，在位者以持祿容頭爲上策，論學者以心性理氣爲空談，暮氣酣恬，終以弱喪。此南渡後之士風。

二、南渡後之文，自安石罷詩賦墨帖，專尙經義而後，行之既久，遂開場屋之風，至崑以應試獲雋爲幟志。而爲之風概者，則呂祖謙之東萊博議，陳君舉之八面鋒，然皆以導士子於庸冗熟濫之域，不足爲訓。

三、宋罷詞賦之後，復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乃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設詞學兼茂詞科，既與以四六爲最貴。士大夫欲遊場屋，卽攻時文。既擢詞科，舍時文，卽攻四六。不者，不得稱文士。常有以一聯之工，而受終身之爵。或祖孫父子繼登卿相，皆以詞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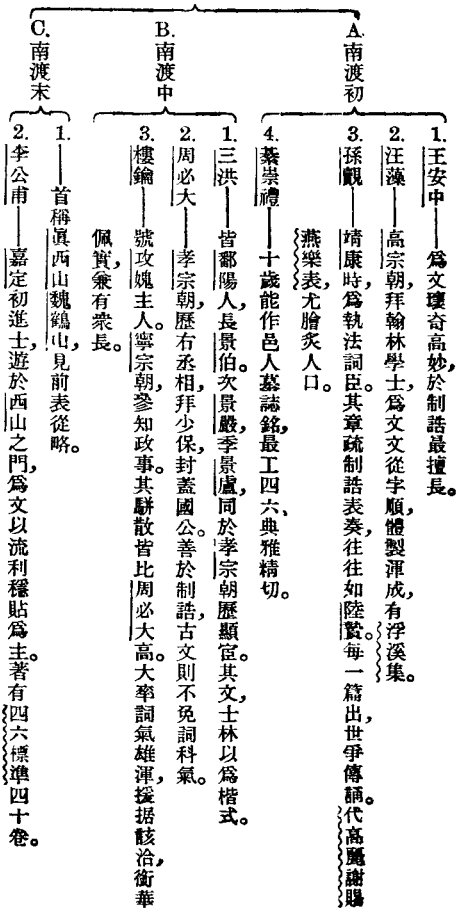
四、蘇文亦於乾道淳熙間盛行，號淳熙體。

五、南渡後之兼攻駢散文者，舉其大家，略有可述。茲先列其特攻古文者，如表九七：



六、其特攻駢文者，當依時分述，如表九八：

(九八)



七、與朱熹同時，有陸九齡、陸九淵弟兄，爲學尙靜，欲先使人明發本心，以謂六經皆我註腳，其後王陽明致良知之說本此。與朱之學迥異，啓以後元明清門戶之爭。

「明按」朱陸之爭，曾於淳熙二年由呂東萊邀作鵝湖之會，辨論旬日，終不相下。此以見古人

爲學，彼此攻錯之切，然因出發點各異，終仍各持其是。朱陸之爭，爲後世宋學與王學相爭之始，要於各有其弊。余曾於他文道之，茲從略。

第二十章 南渡後之詩

一、元祐以後，詩人遞起。一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則鍛鍊精而性情遠，要不外蘇、黃二體。而江西派之詩傳尤盛。陳簡齋、瓣香老杜，大體不越於黃、尤、楊、范、陸諸人，亦實通豫章之氣脈者。茲特述其大別，如表九九：

A. 南渡初

陳簡齋，字去非。遭靖康之亂，嶠流，感時恨別，故所作頗有杜老忠愛之誠。晚年尤奇壯。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故品格獨出諸人上。

1. 尤袤，字延之。詩平淡雋永，於律尤勝。

2. 范成大，字致能。其詩蓋早溯晚唐，後乃規取蘇、黃遺法，約以拗峭，變以婉媚。其品在楊、陸之間。

3. 楊誠齋，字庭秀。詩才健舉，狀物寫情，無不入妙。自謂初學江西諸君子，又學后山、半山及唐人。時

目爲誠齋節。

4. 陸放翁，字務觀。才氣超絕，尤長於詩。嘗從范大成遊蜀，有渭南劍南二集，爲詩多至萬餘首。

1. 戴石屏爲陸弟子，詩清健輕快，不假斧鑿。然其繁流淺。

(九九)

B. 中興後

C. 楊陸詩傳

2. 蕭千岩爲楊弟子，與尤、范等齊名，爲詩工嚴而病瘦硬。
3. 姜夔字堯章，蕭千岩識之於年少客游，妻以兄子。其詩琢句精工，深情孤詣，拔於風塵之表，尤工度曲，爲尤楊後一大家。

二、南渡中葉之詩，氣失則粗，意失則澁。於是永嘉四靈之徒，起而矯正其失，宗唐之賈島姚合，而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茲列其姓名與詩品，如表一〇〇：

一〇〇

- | | |
|--------|--|
| A. 其姓名 | 徐照字靈暉，徐夔，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芝。照等皆從翁卷而改字爲靈，故稱四靈。 |
| B. 其詩品 | 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永嘉四靈，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字擇泮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 |
| C. 其名立 | 由於葉水心之推轂，蓋四靈最初實皆位卑不顯。 |

三、四靈詩長於近體五言，風調澗澗，令人爽口沁心。由是江湖之士，爭相倣作。陳起因纂爲江湖羣賢小集，以資鼓吹，而詩之境界又三變，謂之江湖派。

四、理宗之時，與蒙古合而亡金。於是志驕意滿，士皆醉心於周程張朱之學。國運益衰，講學者膚淺粗疏，江湖派雕鏤細碎，而詩學至不可問。

五、宋末詩文，因外難之激盪，亡國之悲痛，乃入淒厲之音，而風神轉爲遒上。茲當爲表以類述之，
如 一〇一

A. 劉克莊——淳祐初，官龍圖學士。學於真德秀，詩警切清穩，而格不甚高。

B. 方岳——紹定中，官吏部侍郎，兩謫邵武軍，以坎壈終。詩善用成語，運掉虛字，逸韻橫生。雖無嶽瀆之觀，而能刻意入妙。

C. 張炎——號玉田。宋亡，落魄縱遊。善爲詞，能按譜製曲，與白石齊名。詩亦如之。

D. 真岷——宋末隱士，自云西山之後。詩得體晚唐，風神蕭朗。

E. 汪元量——善彈琴，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元世祖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南遊。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閒悶愁嘆之狀，備見於詩。而悲壯淋漓，快逸奔放。文文山謂爲得於子長之遊者也。

F. 謝舉羽——爲文天祥諸議參軍，宋亡，隱於越之南鄙。夜登殿光釣壘，設天祥主致祭。其性忠烈過人，詩文雄奇氣傲，一掃宋季之庸音。

G. 林景熙——宋亡不仕，爲詩凄緊，大概感憤故舊之作。與謝翹相上下，翹奇崛，熙幽婉。

H. 鄭思肖——字憶翁。宋亡後，客吳下，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詩文矯厲逸宕。有心史七卷，明季始出，有人疑爲僞託。以其詩文能發人猛省，故頗爲清季革命志士盛稱。

六、宋末文天祥文山，謝枋得疊山之作，宏雄悲壯，其人格上下千古，又不僅以文章論，故不贅。

「明按」四靈之詩，非水心之推轂不顯。古今來其無所推轂而因之埋歿者何限，實深爲慨。陳起一書肆業者耳，而能有志於詩學，能取江湖之同好而有成者。（計六十二家）集而表之，此舉亦壯。乃以詩中有刺時相之故，遂被投禁。亦可覘宋末君相政治之一般。竊以謂偏安不競，猶自驕盈，理學空疏，徒爲時病。吁！此所以滅金而後卒見亡於蒙古者也。文山不作，枋得既逝，徒令後人遺嗟於江山非舊，國事已非。種族之關係，豈忽然哉。

第二十一章 宋代詞學之極盛

一、宋之於詞，猶唐之於詩。帝王如太宗、徽宗，大臣如寇準、韓琦、范仲淹、司馬光，推而至於道學，武夫女子，釋子羽流，多能通曉音律，製腔填詞。

二、詞始濬發於殘唐五季，至宋而推闡極至。熙甯中，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更增長調，詞調多成於此際。

三、詞有正宗變體之說：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等，皆婉約蘊藉，世稱詞之正宗。沿花間之遺，亦稱南派。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世稱變體。其氣象恢宏，至蘇、黃蓋脫音律之拘束，一稱北派。

四、宋初沿花間、舊習。歐陽修所作，深麗溫婉，足稱詞之正宗。

五、詞至耆卿，始雜用俗語，至蘇、黃更多。且脫音律之拘束，創聲激越，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

繆宛轉之致。實開詞界之新機杼，而導曲之先聲。

六、蘇、黃後，賀方回能以舊譜填新詞，而幽麗淒豔。周美成則體兼蘇秦，妙用唐人詩語，鬚括入律，渾如己出。在南北之際，屹然爲一大宗。

七、南渡後詞有辛稼軒一派，源出蘇軾，而實軼於蘇，世稱蘇辛。又有姜白石、張玉田一派，隱然爲南渡後之大宗。白石善吹簫，自製曲。玉田亦能按譜製曲，其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世稱詞有姜張，猶詩之有李杜，允然。

八、詞至南宋，取材博富，變化益多。已開元人院本劇曲之塗徑。

「明按」大概備是，當與前十一章所述合觀之。竊謂詞爲詩之變體，詩至於詞，而境界益新，變化愈奇。於以規古人創作力之偉大，實能因應時代環境之需要，而更製新聲，競傳妙謠。今之讀者，當以詞之創作為詩界新生命之所寄。如必別詞於詩，則宋代之詩實已無能駕出於唐者，後此更無論矣！詩至有唐一代，諸體均已完備，後之作者，類皆習其形式，效其靈魂，迄於今日，莫之能易。故欲求其體製之變，與新生命之轉注，吾人惟有求之於詞。詞與古近諸體之并傳於宋，爲後取法，緣於後世之

社會情形雖常有變化，而社會經濟之基礎仍無轉移。故後之作者雖不斷有元曲，雜劇，傳奇小說之創製；而於古近諸體，仍代有倣作，且奉爲正宗，亦猶未脫傳統思想之束縛耳！此雖涉及以後，然固不可不辨。又填詞圖譜之系統研究，當另文詳之。

第二十二章 文史與文料

一、世謂詩話出而詩亡，文法繁而文敝，蓋以其束縛深而性情以散，七竅鑿而混沌以死，不爲無見。然智因演而更近，法以演而彌多，故詩話文評之興，亦自然之勢。

二、文料之蒐集日繁，而文益趨於剽竊。此由過去決科射策之故，爭餌於利祿，遂相從事於苟且欲速之文，亦屬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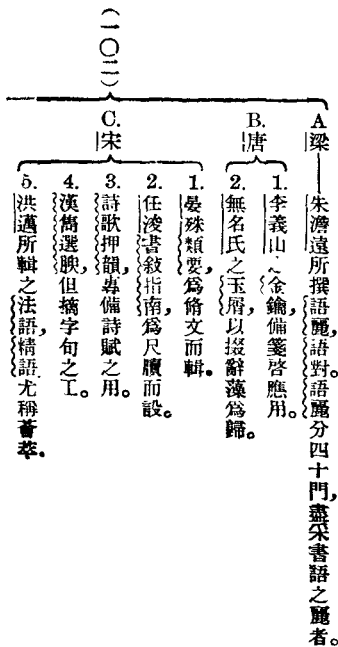
三、宋之選文，若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皆網羅一代之文獻，藉考文運之盛衰。其體略本昭明，先詩後書。其後金文雅，元文類，明文衡，咸準則之，此文史之正法。

四、真德秀之文獻正宗，獨先書後詩。不惟批評，且加圈點，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以爲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其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否則辭雖工，不錄。其後選家亦多宗之。

一變。
五、至若姚鼎之古文辭類纂，曾滌生之經史百家雜鈔，蓋皆一本真氏之意，且尊其法，又文史之

六、論詩者，多以嚴羽滄浪詩話為有制。凡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種。其影響且及於前清。
七、文料之纂集，本起於後世苟且為文者之所為。於古無所昉，而事略同於劉向之採摭古事，為

說苑新序之倫。茲別其源流史例，如表一〇二：



D. 清

1. 文料宏富，足稱淵藪者：如子史精華，淵鑑類函，佩文韻府，事類統編諸書。

2. 供攷據，徵故事者：如冊府元龜，白孔六帖，太平御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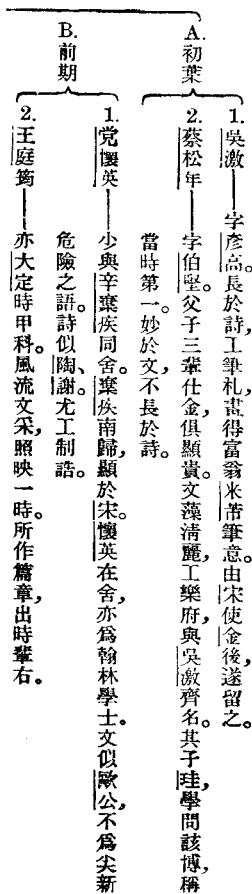
「明按」所論至切。詩話愈多，文料愈雜，固沿時代之進步，亦有其自然之趨勢。要之，善自發展者，但足以輔其成，絕不能爲所困。其中下才，則由是取益，亦有獲焉。時至今日，詩話一端，當併入文學評論之科，不能如前蕪雜，令人徒生煩厭。他如各類辭典之編纂，深得分工之法，多爲學者必需之工具書目，亦烏足議者。生今之世，百學紛如，要貴專科精究。第於常識一端，咸貴豐富自求。倘必一一涉獵，豈能舉天下人而讀盡古今中外之典籍乎？然則往者文料之纂輯，其本身價值，固亦有所存焉。

第二十三章 遼金文學

一、遼自景宗以下，九十餘年，爲遼之全盛時期。文教始啓，舊風日革，然足稱者殊少。

二、金佔有長江以北，襲遼之遺製，采宋之文物。世宗章宗，禮樂修明，庠序日盛，多有自科第登宰輔者。文運之隆，故以特甚。

三、金文多豪壯，足表燕趙慷慨之風。茲略分四期而舉其尤者，如表一〇三：



C. 後期

1. 趙秉文——官禮部尙書，兼侍讀。爲學深於義理，故其文長辨析，不復以繩墨自拘，極所欲言而止。詩七言排律，氣勢縱橫。律詩壯麗。絕句精絕。五古沉鬱頓挫，學阮嗣宗。眞淳簡淡，學陶靖節。繼克繼英，掌一世文柄者三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

2. 楊雲翼——與秉文齊名。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門生半天下。

3. 劉中——最長古文。曲雅雄放，奄有韓、柳。其弟子如王若虛、高法燭、張履、張雲卿，皆擢高第有名。爲古文者翕然宗之，號劉先生。

D. 末季……

元好問——號遺山。少學於郝晉卿，通經史百家。業成，下太行，作箕山琴臺二詩。時趙秉文見之，

稱爲少陵以後無此作，招以書。名震京師，稱元才子。金亡後，以著作自任。著有金瓶君臣言行錄，壬辰雜編，中州集等行世。爲文有繩尺，備衆體。詩則氣象深遠，風格遒上，沉摯蒼涼，自爲聲調。蓋其天稟多豪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覆滅，故慷慨悲歌特工。

州集見之。

四、金之詩文，卓然爲當時北方文學之代表。文多仿歐、蘇，而詩則不取江西派。於元遺山所著中

「明按」所述不差。惟董解元、關漢卿、王實甫等，皆金時人。關、王不過當金亡始入於元耳。此三

人，皆元曲之始爲創製者，其成績，其影響，先生固於後此談元曲時言之。胡於此章竟一字不及也？豈謂偏於體製或篇章而遂隨文以省略之耶？殊爲遺恨！

第二十四章 元之建國文學

一、元與遼金同出遊牧，素無基本之文化。撫有中土以後，因其生來部落之習，稍範中國立國之規。不能取精用宏。徒於其燦然者，慕之追之，於是惰氣中乘，雄心軟化，天賦犷悍之質，奄然以盡。襲浮博之文，忘根本之計，遂以自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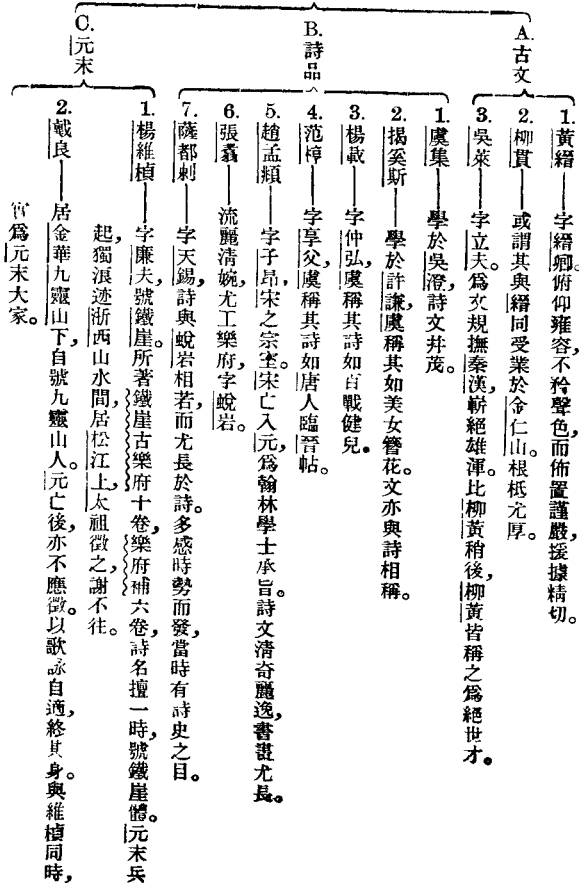
二、元代設施於學於文，皆遵前軌。惟詩歌以時俗變易之故，不襲宋人之淺陋，而出以幽麗。不同金人之悲壯，而轉爲和婉。其尤可大書特書者，於文學上乃闢一通俗之境界。

三、金、宋並峙，金人爲學多雜於佛、老而不純。其著者爲李純甫。全祖望之宋元學案，至別出屏山、鶴道學略，以斥其非正。固未得有宋之師傳也。

四、程、朱之學，至宋而大盛。自金、仁、山以傳於許謙、趙江漢，以傳於許衡、姚樞、吳澄、謙、衡、澄。以道學派而爲元代文學之淵源。 人竄

五、茲依許、吳等三人之流傳，別為敍次以明有元一代之詩文大家，如表一〇四：

(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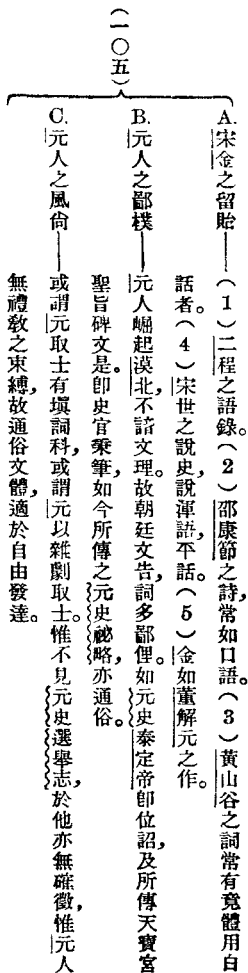
起，獨浪迹浙西山水間，居松江上，太祖徵之，謝不往。

六、黃縉、柳貫、吳萊三人弟子，如戴良、王禕、宋濂，實開明初之文運。七、元季詩歌纖弱，維禎負雄傑之才，遭時不遇，躬與國變，欲一極其弊，乃偏於縱或墮入虛趣，故有譏之爲文妖者。

「明按」元可稱者，獨有通俗文學，開後代之文運，當併見下章。

第二十五章 小說戲曲之盛興

一、通俗文學之成因，略有三種，如表一〇五：



二、以前小說皆文言。元人分章回敘述，其體實仿始於宋初。宋仁宗時，命羣臣每日進講一事，頭回之後，繼以話說。其語淺近明白，謂之平話。如所傳宣和遺事二卷是。元始襲之爲小說，始變漢以來之短章，而爲長篇聯貫之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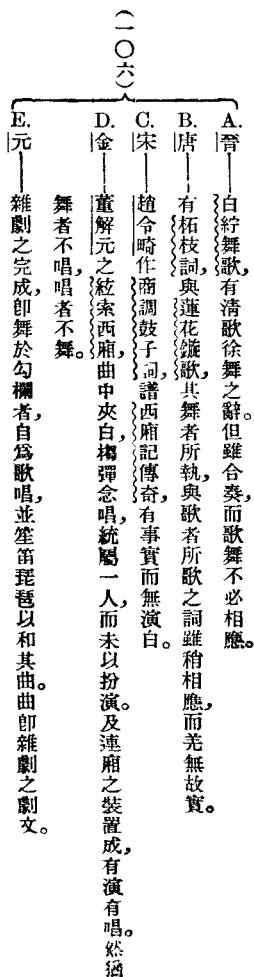
三、元代小說至今稱傑作者，爲施耐菴之水滸傳，與羅貫中之三國演義。其詳不贅。

四、口語體文，從燉煌室中所得之經卷上，可以測定爲唐末或五代頃，已有之。

五、古抗夢遊錄，稱宋時說話有四家，有說經，說史，說公案，說諢話，種種。

六、詞一轉而爲曲，曲亦名詞，一曰樂府，或曰詞餘，或又稱今樂府。元曲蓋由宋大曲演變而來，謂之雜劇。此詳於王國維所著之宋元戲曲史。

七、戲曲演進之源流，當述其概要，如表一〇六：



八、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元實因之。雜劇之初，每入場以四齣爲度，故曲皆四折。其

後往往有四五折，多於雜劇十數倍者。乃移唐傳奇之名而名之，以別於雜劇。

九、曲與詞異者，曲有套數，有襯字，襯句，一折中韻可重押，而以運用方言俚語爲當行。其表演有賓、白、科、發端、冲場、收煞之別，皆詞之所未有，襯者，不入律者也。套數者，一曲數則而有尾聲，自成一套。一人自道曰白，兩人問答曰賓，所有行動謂之科，或謂之介。發端有小曲，小曲後有家門。冲場者，入於第二折者也。

一〇、宋人大曲，皆爲敘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大體亦乃敘事。雜劇則於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爲代言。於是寫懷述事，兩者糅而爲一。其文情因事實之關係，而倍見雋妙。其聲情參描摹之作用，而益形茂美。此實爲戲曲之一大進步。

一一、元曲名家甚多，而尤推關、王、鄭、白。其始北曲，其後乃有南曲。北曲之代表，首推西廂。南曲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爲首。茲更分別略論之，如表一〇七：

〔A. 其源始〕

1. 北曲——金董解元之絃索西廂，始揚其徽。及元盛行雜劇，而關、馬、鄭之徒，運以佳文，傳播益遠。和以絃索，七聲並用，音韻激楚，與南方異。

2. 南曲——爲時較後，蓋承北曲之影響而獨顯其特質者。拜月琵琶，協曲以笛，音節舒長而清和，又與北方之剛勁異。

B. 其文辭

1. 南曲——承詞之餘韻，其文辭可略從典雅。
2. 北曲——務以能運用俗語，穩洽湊拍者爲佳。

(一〇七)

C. 其格律

1. 南曲——襯字宜少。然可割裂同宮同調之曲，各取數句，集爲一曲，闕中可以移宮換調。
2. 北曲——襯字可以稍多。且如混江龍等曲，可以隨意增多詞句，然套曲終一宮調，不能移換。

D. 其音趣

1. 南曲——在聲情上，蓋平和淡遠而有餘韻。
2. 北曲——特爲抗喙激越，較易動聽。

E. 其末流

1. 崑腔——其後北曲不專用絃索，兼亦以笛和之，於是統名之爲崑腔，是爲南北曲之混合形。
2. 大鼓——鼓詞類最多。音節激越，可爲北曲之末流。
3. 灘簧——詞多綺麗，清和而多趣，可爲南曲之末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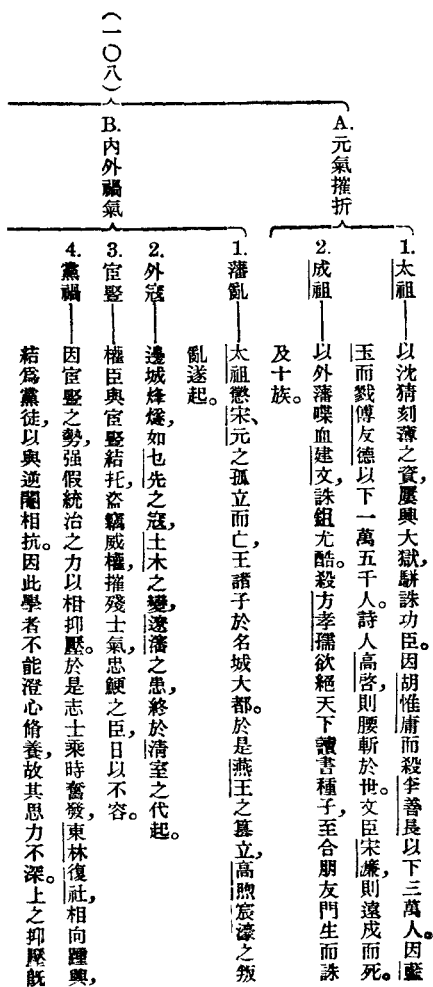
一二、南北曲勢力雖並，然在元隆盛時，北曲實佔音樂界之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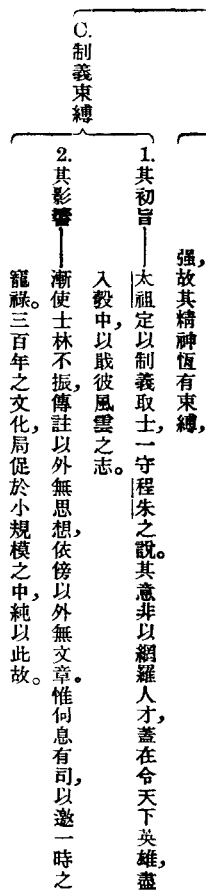
「明按」元曲存者，大抵具於臧懋循之元曲選。先生所述，已極扼要。竊謂近代音樂與戲曲，復承西洋體製影響，方在蛻化與創造之中。惟此時期，音樂實尙無大成績，故戲劇之試演，雖形式與內

容俱較有進步，而職此之故，殊少可觀。雖然，以元曲雜劇之進化史推之，則知此種成熟，非可遽期。無已，其惟從近代努力諸鉅子之後而勉勵所識耶！又次，宋、元、明、清戲曲演進之歷史，亦當另爲研究，不更多述。

第二十六章 明之國勢與文運

一、明代文學，殊少特色。舉其原因，如表一〇八。





二、制義又曰八股文，其始出於王安石之經義。元仁宗時，定科舉考試法，並用四子書命題，諸經以宋儒傳註爲主。於是王充耘始造八比法，撰書義於式。同時林泉生，亦撰爲詩義，明遂因之。

三、漢初以對策取士，唐用詩賦，宋用經義，明清用制義。對策之弊，汎濫而不切於用。詩賦之弊，浮華而不歸於實。經義之弊，膚淺而不醇於理。制義之用，皆以其論事似對策，敷理似經義，取材博於賦，持律嚴於詩，故謂爲得中制。然其弊也，空疏淺陋，昧古文，忘實學。徒使天下聰明才辯之士，拘攣其耳目，桎梏其思想，流於剽竊揣摩。道義治術，兩無所補。其毒蓋至前清末年，始啓窮變久通之運。

四、八股之構成法，與駢古文迥異。其體製及沿革均有可述，如表一〇九：

1. 破題——爲開首二句，道破題之字面及意義。

A. 體製

2. 承題——伸明破題之意，為一篇之眉目，短者三四句，長者不過五六句。

3. 小講——曰原起，或曰起講，一篇開講處，為文中之首腦。

4. 提比——曰提股，小講入手之處。

5. 虛比——曰虛股，承提比而說者。後人或用，或不用。

6. 中比——曰中股，兩比立柱分應，猶人之胸腹。

7. 後比——暢發中比之所未盡者，或推開，或襯墊，如人之兩腿。

8. 大結——一篇之結尾，收束前意者。

B. 胎息

——依於唐應舉詩之破題，領比，頸比，腹比，後比，結比，諸名目，而尤以帖括見長。

C. 沿革

1. 元代——止三百字或五百字以上。

2. 明代——永、康、宣、正間，其禮尚簡古。自章懋、謝遷、王鏊、錢福諸作家出，而後八股之文法始備。

3. 清代——才人學子，騁辭敷義，洋洋二千年，有泛濫而失其尺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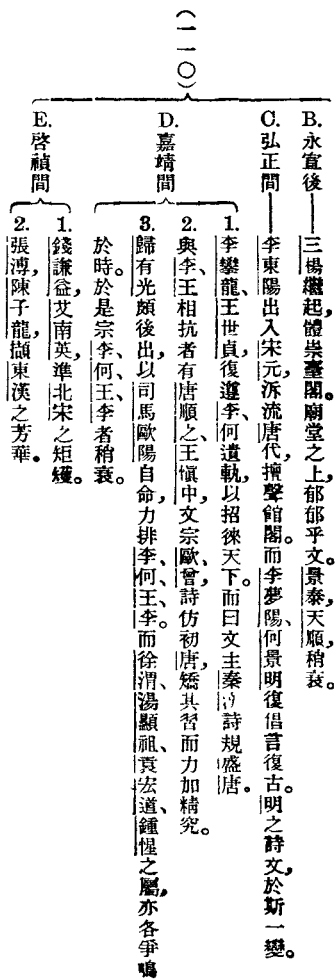
五、八股文原無與於文學，惟文學界之否塞，頗因之，此所當知。

六、明代文學，要於模擬，無特可述。茲當分別時代以觀其大體，如表一一〇：

A. 初葉

1. 以文雄者宋濂、王禕、方孝孺、承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

2. 以詩著者高啓、楊榮、張羽、徐賁、劉基、袁凱等，皆有可稱。



得之。

七、明文總評, 黃黎洲謂爲: 「無古文大家。」顧寧人至謂「有明一代之著述, 無非盜竊。」是爲

「明按」本章所述, 至切至精。其所遺者, 獨傳奇與平話之作者, 一未之及。余意當於以後各章略誌之。即此一點, 可以見先生述文史之主眼, 實未嘗於通俗文學卽社會文學加之注意。吾人第云元代鄙樸, 渺無可述, 明代盜竊, 更無宏創。抑不知屈騷漢賦, 唐詩宋詞, 要皆因時代而成獨創。六朝儷

文、韓、歐、散行，亦各得其英華。前人既各承其時代之所賦予，而自發揮之，而自創作之，極盡所能，卒成獨造。後之人不探其故，徒踵而尤之，得其神，尙不足與媲美。得其貌，則亦陋之尤者也。此元、清三代以來，無論所爲詩文詞賦，皆不能超出前人之矩矱也。吁！可以思已。元以異族入主中華，開曠古未有之局，獨於文化不能不取資於漢族，是爲東亞民族競爭最劇之秋。故當時漢族之文人志士，得乘機以自由發展，遂成元代小說與雜劇之閎製，而爲中國文學界開一新紀元。蓋以文運所趨，由貴族之獨樂，而爲社會所共享。且由道統之束縛，進爲民衆痛苦幽情之自由發抒。在形式方面，無論韻文之雜劇，散文之小說，皆極自然而恢放。明代因之，由韻文言，自高則誠之琵琶記，以至湯顯祖之牡丹亭，以至於阮大鍼之燕子箋，其嗣傳以至清之孔雲亭、洪昇、李笠翁諸人。由散文言，小說自西遊記、金瓶梅，以至於清代之紅樓夢、儒林外史。平話自馮猶龍之三言，以至於清之彈詞說書。雖其三代相承，君人者一以制義科舉爲牢籠之術。明清之世，尤以種族消長之故，累興文字之獄。於是此區區俗文學之所成，固常爲士林所不重。然以其近於民衆社會之故，終得自遂其發展，而其成績，其及於社會之效能，實較甚於舊之詩賦古文，爲什佰仟倍而未已。卽此而論，可以知由元代雜劇與小說之創製以

始，實爲中國過去一部新興文學成立之階段。在此階段以前，舊有之詩賦詞文，固不能讓其地位。在此階段以後，則一切詩賦詞文，第不過僅備一體而已。（至若仿唐傳奇體之筆記聊齋等類，亦只能作如是觀。）吾人作文學史，卽此斷代之敘述，要當以文學本身自然發展之主體爲經，而詳述其時代之政治、經濟、思想及其他，以明之。如吾人細考元、明、清三代戲曲小說及平話之發展，益以明瞭其與當時政治經濟思想之關係，尤爲有趣。約舉其例：如三國演義之爲明宮讀本，水滸傳成於異族凌跨之下，力爲平民吐氣。西遊記之爲冒險小說，且使佛道至理爲通俗寓言化，紅樓夢之純潔癡情，兼暴露貴族家庭之全部生活。儒林外史之嫉憤科舉社會。一切劇曲之流被民間，上爲宮庭所搬演，下爲士庶所傳誦。此其影響，夫豈並時而立之古文詩詞所可得而比擬耶？！可以思已。余以爲先生所述，於此等處悉未能特加分析，實爲大誤。由先生本著最後之結論言之，益知其所蔽僅能爲歷史故實之敘述，而未詳明於歷史社會進化之過程關係。於是文學本身之需要與價值，及其價值估定之標準，亦未能明。先生最大之誤點，似以文學本身之需要，乃僅爲一時代之治者出發，而非以爲一時代之社會大衆。由此一點，故所有敘述，雖摭拾尙屬廣博，議論亦多創見，然皆屬於就文論文，就史論

史之範圍，此吾人對於先生所不能竊讓者也。元、明、清三代之新興文學，近人鄭振鐸君後出先生，獨能搜求比較，盡其研究整理之功，第其全書未竟，余將俟其新著以印證之。嘗嘆過去如謝朓先生所著之中國文學史，及其他凡屬於中國一部份文學之史論，要未脫先生之見解，然則先生顧何可多議者！余將於是擇取所識，且以爲搜集論證之備焉。

第二十七章 明初作者

一、明初文章，盛於東南。所謂吳中四傑，北郭十友，閩中十才子，要皆風流掩映，冠於一時。至若宋濂、王禕、劉基、方孝孺諸大家，起自遺賢，彭炳朝右，尤增輝創垂之業。爲溯其淵源所自，蓋承鐵崖九靈之緒論，吳萊黃縉之宗風，灌漑磨礪，奄有家法。

二、吳中四傑，比之唐初四傑，不但文才相似，而結局亦大率相同。眉菴之歿，如盈川令太史之斃，慘於子安。北郭瘦死獄中，雖全首領，與賓王同非首丘。來儀投於龍江，與照鄰無異。

三、明初詩派有五，略別其所自，如表一一：

A. <u>吳詩派</u> ——助於 <u>高啓</u> 。
B. <u>越詩派</u> ——助於 <u>劉基</u> 。
C. <u>閩詩派</u> ——助於 <u>林鴻</u> 。
D. <u>嶺南詩派</u> ——助於 <u>孫賓</u> 。

(一一一)

〔E. 江西詩派——昉於劉子高。〕

四、茲由以上所述，復揭其爲時代所重者，爲之說明，如表一一二：

A. 宋濂——浦江人，元時學於吳、柳、黃，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太祖起，徵爲元史總裁官，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書卷。爲文醇深演迤，比於古作者之林。坐宰相胡維庸黨被刑。著有潛溪集、潛溪後集。天子稱爲文臣之首。

B. 劉基——青田人。爲人洪邁有奇氣。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卽識其要。爲明佐命功臣，封誠憲伯。明祖猜忌，基獨以智免。卒被宰相胡氏毒死。兼善詩文，自成一派。

C. 方孝孺——學於宋濂。建文中，徵爲文學博士，旋充侍講。靖難兵至，令草詔，不屈，磔之於市。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有遜志齋集。爲文頗類大蘇，有一瀉千里之概。

D.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與濂同學於黃縉之門。徵爲中書省掾，與修元史。使雲南，死節。爲文醇樸而宏肆，於詩亦然，實出宋濂之右。惟世多以濂爲首。

E. 高季迪——自號清邱子。洪武初，召爲翰林院國史編脩，與脩元史。尋辭歸里。卒以詩文買禍，被太祖腰斬。年三十九。所著文有鳧藻集，詞有扣舷集，詩有吹臺、岳鳴、江館、夙臺、青邱、南樓諸集，後人合爲大全集。實是一代作手，惜其早逝。

F. 楊基——號眉菴，少負詩名，嘗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鑿。時會稽楊鐵崖爲一代詞宗，來遊吳下，見卽賞識。

(一一一)

其詩秀蘊清潤，神致雋爽，絕無晦澁填切之病。

G. 張羽——字來儀。明初，徵入翰林，以事竄嶺外，於道投江死。文學歐陽脩，嚴密宛轉，當時莫及，尤長於詩。

H. 徐賁——字幼文，仕至河南布政使，未幾，被罪死獄中。詩體裁明密，情喻幽深，頗似皮陸。

I. 賈凱——洪武初爲御史，以病免歸。晚自號海叟。詩法子美，而傷於平直，未極變化。

J. 貝瓊——字廷璠，學於鐵崖。洪武初，徵修元史。詩雄整亞劉基，風華近高啓。

K. 張以寧——號翠屏山人。歷試元明，始稱文家。然神鋒太俊。其後詩名亦高，才雖不逮四傑，而法律謹嚴，詞

旨溫麗，自成一格。

L. 林鴻——字子羽，福建人。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而鴻爲之魁。十才子者，鄭定、王褒、唐泰、高棟、王恭、陳亮、王

稱，及鴻弟子周元、黃元，時人目爲二元者也。鴻詩宗法唐人，繩趨矩步，不惟字句，且并其題而效

之。實可謂七子之先驅。

M. 劉崧——字子高，仕至國子司業。詩句腴字琢，而骨格未高。於唐近大歷十子，於宋類永嘉四靈，於元類薩

天錫。

N. 孫賈——官翰林主籍，死於藍玉之獄。賈在南海時，與王佐、黃哲、李廩、趙介，結詩社於南園，以招徠名士，號

南園五先生，而賈尤著稱。詩於元季綺靡之中，獨卓然有古格。

五、明之文學，雖無創製。然人文演而日進，細尋其實，亦有可稱。如體物緣情之作，實進於昔。例以

高青邱之詠梅，袁海叟之詠白燕，意則內外渾涵，聲則風調俊美，詞則精切穩切。無唐刻削之病，而能融化無痕。

「明按」體物之詩，本起於荀卿之蠶箴五賦，而烘托襯染之進步，多緣於應舉詩文之切貼而來。非大家數，卽易流於纖巧。唐時如少陵之詠鷹詠螢，白居易之詠草，至皮陸輩進而有白蓮白菊白鷗之詠，工於刻畫，而崔珣鴛鴦之什，鄭谷鷓鴣之篇，尤於當時著名。此唐代體物詩之大概也。至宋葉水心而有驗物切近之論，蓋主自晚唐諸子。然晚唐體物，實寫貌者多，傳神者少。宋則林逋之詠梅，實能直傳其神。蘇黃諸人，皆號能者。姜白石且著其法以爲須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其所得詩詞，固莫不副之。後此作者，都能運用此法。惟以詠物而兼形色，而又用意精刻，興寄遙遠，其劉亮綺之致，而不失尖削者，明以來，實多可采。自是以後，踵作者不可勝數。如王漁洋之秋柳，袁子才之落花，輒累至數十百首。若王夫之之落花梅花雁字，尤爲特見。此其進化之迹，宛然可尋。世之論詩者，固不能以是而忽之。特以贅焉。

第二十八章 臺閣體及復古派

一、自永樂至成化八十餘年間，爲有明之昇平時代。於是在朝如楊士奇、楊榮、楊浦三元老，以其久於臺閣，所著詩文皆平和寬博。海內宗之，遂成風氣，號臺閣體。後世之有名館閣體者，卽屬此派。可純之謂之爲官僚文學。

二、三楊皆年七八十，歷事成仁、宣、英、四朝，比於唐之房、杜、姚、宋，其詩文摹擬魏晉、宗歐陽，注重氣象聲調，實啓七子之風範。

三、臺閣流被天下既久，奄無生氣。於是李東陽起而矯其陋習。復啓李夢陽與何景明等之復古派。東陽號西涯，亦明之賢相。詩法老杜，在永樂後，如老鶴孤鳴。擬古樂府，別出機杼，因人命題，依事立義，尤爲可稱。所作有懷麓堂集。

四、復古派之號召，有七才子，十才子之品目。茲略爲表以明之，如一一三：

A. 其主張

- 1. 文——主秦漢。謂文廢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之法亡於韓。
- 2. 詩——主盛唐。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之法，亡於謝。

B. 其作者

- 1. 李夢陽——北地人，當東陽主持文柄時，夢陽以其萎弱不足法，嘗謂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卓然以復古自命。所作雄奇高古，氣魄偉大，得北方剛勁之氣。
- 2. 何景明——尚節義，鄙榮利。北地被江西之訛，會上書為力爭。殆後互相詆譏，各不相下。李主模效，何主創造。其秀逸種稱，實過夢陽。
- 3. 徐禎卿——與李何遊，併邊貢而稱為四傑。
- 4. 邊貢——早貢才名，美風姿。著有華泉集。
- 5. 康海——字德涵，與夢陽友善。夢陽下獄，為屈節求救於劉瑾。尋坐瑾黨，落職。
- 6. 王九思——與邊同年進士。坐劉黨貶。與海挾妓酣飲，造作歌曲。然多流於粗率。
- 7. 王廷相——與康同年進士，詩沈鬱頓挫。然喜摹擬，多失真。又并好七才子。（除王廷相外，加宋應登、顧璘、陳沂、鄭華夫四人，又號稱十才子。）

五、徐禎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號吳中四子。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如沈周、祝允明輩，與其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黃省曾、袁袞、皇甫冲兄弟稍後出。徵明主風雅數

十年，與唐寅、祝允明等，皆以文情輕豔相倡導，流爲風氣。

六、同時，有餘姚王守仁者，嘗講學於貴州陽明洞，學者稱陽明先生。其學雖本孟子，實導源於象山，頗貶朱子爲義外之說。當時爲朱子之學者，如薛瑄之門徒，皆起而與之爭。薛瑄稱河東派，守仁稱姚江派。此二派爲有明學者之兩大主幹。

七、陽明初嘗與李何相往來，後去之，其爲文既無所溺，原本義理，故能雅健流利。上振宋方之緒，下開歸唐之先。詩不求巧，不弄奇，冲澹恬澹，自足成家。惟其爲理學界鉅子，不當以文人論。

「明按」詩至於明，實無可述。蓋當時詩之新生命，更由詞而轉入曲與雜劇矣。先生必以古近各體爲詩之正宗，故捨所謂七才子十才子者莫屬，此猶一偏之見解也。餘無贅言。

第二十九章 嘉靖文學(上)

一、弘治間，李何倡爲復古，海內莫不趨之。其於詞壇別樹一幟者，若楊用脩（新都人，著有升菴集）之華麗，薛君采之雅正，華蔡高叔嗣、皇甫四傑（冲泮、泮濂）之冲澹高古。於時俗之規撫少陵外，或學韋、柳，或宗三謝，皆各有所成。然其勢猶微，實非李何之敵。

二、嘉靖之際，又有李王七子，繼衍李何之緒，如表一一四：

A. 李攀龍

字子鱗，歷城人。爲人英邁，才思勁鬯，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並稱王、李。又與夢陽、景明並稱李、何、王、李。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古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生吞活剝，視焉不顧。七律爲人所推，高華矜貴，脫去凡庸。

B. 王世貞

字元美，又稱弇州山人。楊忠愍下獄，世貞傾心營救。見恨於嚴嵩。其父總督薨，亦爲嚴害。終職刑部尚書，年六十五卒。初與攀龍、桉主文盟。攀龍沒，獨持文柄二十年。聲華意氣，籠蓋四海。一時士大夫及山人、墨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晚年頗自悔舊學，傾服歸有光。不復詆宋。

學。其詩文皆稱大家，惜煨煉未純。

(一一四)

C. 謝榛——字茂秦，滄一目，喜遊俠。既而折節讀書，刻意詩歌。時李王結社，重榛行誼，推爲盟長。未幾攀龍與不合，同人皆斥之。然榛交遊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其詩論尤折服多人。榛詩近體，字寒句煉，氣逸調高，七子中稱獨步。古體非所長，亦自存本色。

D. 吳國倫——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楊繼盛死，國倫首倡贈送，忤嚴嵩，棄官歸。才氣雄放，好氣輕才。歸田之後，聲名與王世貞齊。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而西走興國。萬曆中，世貞歿，國倫猶無恙。年八十餘卒。陳臥子稱其雅鍊流逸，情景相副。

E. 梁有譽——順德人，爲刑事主部三年。以念母告歸，杜門讀書。大吏至，亦辭不見。

F.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由刑部主事調考功郎，謝病歸。築室百花洲上，讀書其中。

G. 徐中行——字子輿，長興人。仕至江西布政使，爲人清介有篤行。與宗梁、吳國倫，皆同年進士。

三、七子之詩，不出摸擬剽剝。試披其全集，久自生倦。比於前七子，又不相及。中以王、李、謝、吳四子，才氣較富健。猶有牢絡一世之概，故頗可觀。餘更不足言也。

「明按」李、王七子，其文學雖無足稱。然皆高節亮行，以與權閹逆黨抗，濁世混流，實爲難能。竊以文章之事，由當時氣運使然。其不能超越古人之範圍者，情也，亦勢也。抑其節行，則可以風世矣。君

子於此當有所別焉。

第二十章 嘉靖文學(下)

一、復古派之言「詩必盛唐」，蓋厭宋之近腐，元之近纖，而欲出以中和平正之雅音，以救正其敝。其言「文必秦漢」，亦以文至於宋，散文則道學家入於庸濫，舉業家流於熟套。卽誥制一體，亦受其影響，而變爲平凡。故李、何、王、李之翻新舊套，景然從風，垂數十年者，亦自有故。

二、與復古派對壘，而能卓然自成一家者，當稱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三人。餘如茅坤、徐文長、湯顯祖、袁宏道，皆承流而鼓煽之者。特述其概略，如表一一五：

A. 王慎中

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屏居二十年，深自斂抑，無復昔日霸氣。日以著述爲事。其文初主秦漢，嗣乃盡焚舊作，效法歐、曾。與順之齊名，天下稱王、唐。又與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陳來、李開

先、呂高號嘉靖八子。

B. 唐順之

嘉靖八年進士。自翰林罷歸，讀書陽羨山中十餘年。復召用兵部，頗著武功。初見慎中、曾，心爲不服。久乃變而從之，肆力古文，洗滌紆折，有大家風。

C. 歸有光——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二十餘年。年六十始

成進士。學者稱震川先生。光為明代古文中堅，後起者多師奉之。王世貞亦為心折，世稱王、唐、歸為嘉靖三大家。或以與宋濂、方孝孺、王守仁為有明六大家。又為清桐城派所宗。

D. 茅鹿門——字順甫，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取唐所選唐宋八家文加之批評，遂以得名。

E. 徐文長——山陰人。性狷激，而牢落不偶，以狂而死。天才超軼。文則岩逸。詩放李長吉，絕出倫輩，而不免於

鬼氣襲人。

F. 湯若士——字義仍，臨川人。萬曆間進士。詩宗范、陸，文摹宋濂。力排李、王之古文辭。尤善詞曲，所著玉茗

堂四夢極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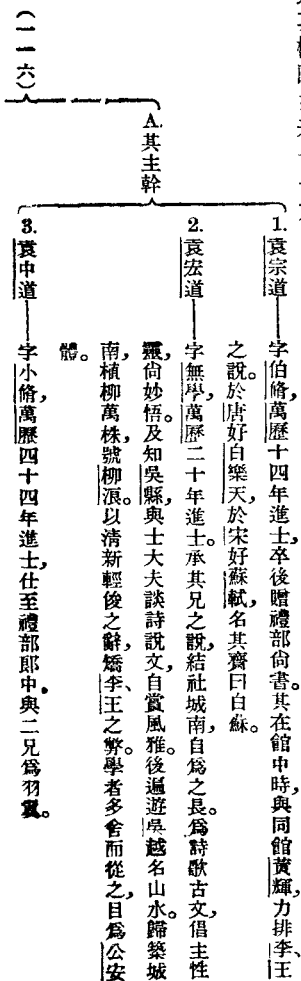
三、漢唐兩派，等為復古。若於其間較論，祇有門戶之左右，不必有美惡之逕庭。此有黃梨洲之文，敵待變論詳之，茲不贅。

「明按」湯臨川之價值，特以其詞曲在文學界卓立地位。即徐文長亦以故事傳說遊記之敘述，為不可攷。先生於此等處，既素未注意，宜其等間以視之也。特標識之。

第三十一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一、明至萬曆，積弱已甚，內則委鬼專橫，正氣銷沈。外則遼瀋已亡，敵將南下。故在文運關鍵，雖有公安，竟陵等之反復古，亦無可奈何之也。

二、公安派，爲袁宏道弟兄三人所首倡。當李王之學盛行，袁氏弟兄獨心非之，痛斥其勦襲之不當。特述其概略，如表一—一六：



B. 其持論——據宏道敘小脩詩云：「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耶。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耶。使秦漢而學六經，則豈復秦漢之文哉。使盛唐而學魏，亦豈復盛唐之詩哉。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斯爲可貴。」足見其要。

三、竟陵派爲鍾惺、譚元春之所倡。自宏道以清真矯王、李之弊。惺復另出手眼，變而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選隋以前詩曰古詩歸，以著其詩旨。於是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

四、公安竟陵兩派，均不免矯枉過直之病，爲通人所譏。

「明按」宏道所持論，實爲古今不磨之旨。其又與丘學儒書云：「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同於君面，而況於古人之面貌耶。」合之與中道之詩敍，益以見其所自勵，絕不以追襲他人爲歸。並考其作品，在先生雖以爲戲謔嘲笑，間雜鄙俚，不足爲訓；然亦烏知其非受影響於宋元之詞曲平話小說耶？竊謂宏道等之成績，自先生視之，誠無足觀。然有明一代等是摹倣，而宏道乃能獨有所見，不主沿習，一以自創其真爲主。則真軼乎流俗而見道之士矣！況夫其所成就，固自有其不朽者在耶！後

之人，以其徧狹因襲之見，不甚厝意。而不知此論固與近代主創造，重性情之見，適相符合。奈之何其獨輕於古人也！因並論之。

第三十二章 明末文學

一、宋明兩代末造，當國事之日非，尙能因時奮勵，雖學術未宏，而以其忠直之氣，發爲文章，磅礴鬱遏，盆涌激訐，實乃盛於平時。舉其特異者，約先述之，如表一一七：

(一一七)

- A. 史可法之報睿親王書，黃道周之各奏疏，皆光芒遠照，與文山疊山爭光。不可以時代限，亦不可以文家論。
- B. 侯方域、顧仲恭、張元長、錢謙益、寧都三魏，皆能恢崑山之遺緒，而爲清代先。
- C. 艾千子、徐巨源，與閩中之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克存先正之墜緒。

二、明末文家，類多沼澤之水，少所灌溉。故如空同歷下之主持風氣者，實無。反之其爲世倡導，足見風氣者，乃在諸坊社間。茲嘗分別述明之，特先復社，如表一一八：

A. 其主幹

1. 張溥——字天如。崇禎九年，以選貢入都。與同里張采齊名。溥在里引郡中名士，相與興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刻所私試經義以張之。一時高才宿學，多出其間。師重李王，所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以資提倡，尤有名。爲文敏捷豐艷。

(一一八)

B. 其結果 —— 2. 張采 —— 字受先。其文樸實過於溥，而才實遜之。以其自矜為嗣東林。執政大僚，由此惡之。復以敦重名節之故，結怨於郡小，經以結黨害國。與黨獄迄於明亡。

三、復社之外，有幾社，亦以李、王為宗，與復社相應和，如表一一九：

(一一九)

A. 其主幹 —— 1. 陳子龍 —— 字人中，又字臥子。崇禎十年進士，以功擢兵科給事中。福王監國南京，子龍屢言事，不聽。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發被捕。其文取法魏晉。尤善倚聲。駢體亦精妙。詩襟度宏遠，天骨開張。國變後之作，更為激昂沈著。

2. 尤彝 —— 字彝仲，與子龍同年進士。聞北都變，尤彝走謁史可法，謀恢復。

3. 字遠 —— 字闇公，與何剛等，皆幾社之主幹。

B. 其結果 —— 皆以國難故，殉節而死。

四、又有豫章社者，極排斥王、李，以歸震川為宗，與陳子龍極相牴牾。如表一二〇：

(一二〇)

A. 其主幹…… 艾南英 —— 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闕。天啓四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而日有才名。人多憚之。萬歷末，以場屋文腐爛，與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等，以興起斯文自任。乃刻

B. 其結果——南京陷，南英入閩，奉唐王旋卒。
四人文行之於世，世人多宗之，號章羅陳艾，是爲豫章社。

五、黃黎洲謂「千子經術之功甚疏，徒有議論。其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祇爭一老頭。臥子晚亦趨於平淡，未嘗屑屑於摹倣之間，未必爲千子之所及也。」此言稱是。

「明按」於此無可贅。晚明當國家覆亡，種族凌夷之變，故學者咸能爭勵氣節，思挽殘局。其後宗社雖屋而顧，黃王、朱李諸先生，猶兢兢於砥行勵節，以恢復故明爲志。種族之關係，豈忽然哉？後之學者亦當知所自勉焉。

原书空白页

第五篇 近世文學

第一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上)

一、歷代文學之盛，以前清爲最。清三百年中，以康乾兩朝爲最。其原因有三：一、學術之發達。二、國勢之曠盛。三、朝廷之獎進。茲當分詳於以次各項。

二、由學術言，當先及明末清初，兩代講學社之概略，如表一二：

- | |
|---------------------------|
| 1. 復社創於 <u>張溥</u> 。 |
| 2. 幾社創於 <u>陳子龍</u> 。 |
| 3. 豫章社創於 <u>艾南英</u> 。 |
| 4. 甬上之講經會，創於 <u>陳夔獻</u> 。 |

〔A. 明末〕

(一一一)

- B. 清初
 - 1. 西湖八子爲一社，李文瀾爲長。
 - 2. 南湖九子爲一社，高宇泰爲長。
 - 3. 西湖七子又爲一社，董劍鏗爲長。
 - 4. 翠微峯有易堂九子。
 - 5. 宋牧仲之雪園六十。
- C. 其影響
 - 遂使文風蔚起，咸勵於學。

三、漢宋兩派之學術，在清俱稱特盛，特更揭其大要，如表一二二：

A. 清前比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漢學之特色，求名物訓詁度數其長在攷據，其代表爲孔、馬、賈、鄭，其學近實，其失爲苛碎。 2. 宋學之特色，尚領悟存養。其長在義理，其代表爲周、程、朱、陸，其學近虛，其失爲迂拘。
B. 特盛原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明自李、何倡爲復古，於爲古文者，或崇史漢，或主歐、曾。漢宋之標幟，殆已留其小影。楊慎、雋 <p>竑起而以博洽矜，承其流者，遂厭宋元以來理學之空疏，動於爬梳辨析。迨後講學社風起，</p>

如第二項所述，為第一原因。

2. 明社既屋。志士文人，既感夷夏之防，復滅君臣之義。大都抗節不屈，隱居求道。如顧炎武、孫奇逢、黃宗羲、李嶠、王夫之、胡渭、萬斯大、毛奇齡、江永、魏禧等；皆耽地理，步算，律曆，音韻之學，靡不淹貫精純。此又脩養宏富之關係。

C. 巨星點將

1. 漢學——康熙朝，有顧炎武、閻百詩、毛奇齡、朱錫鬯、胡渭、惠士奇、江永、何焯；乾隆朝，則有焦循、惠棟、臧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王鳴盛、阮元、紀昀、汪中、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趙翼之輩；先後精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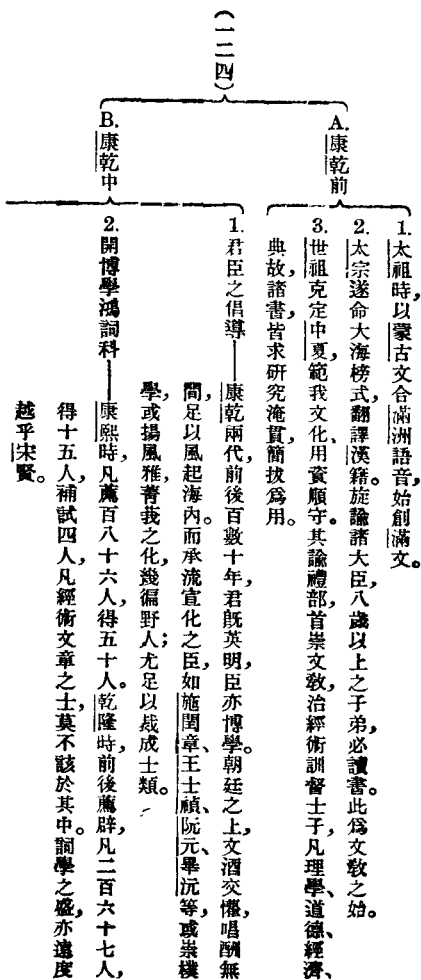
2. 宋學——康熙朝，有孫奇逢、李顥、湯斌、陸隴其、李光地、張伯行、方苞；乾隆朝，則有蔡世遠、陳宏謀、朱珪、全祖望、姚鼐、彭紹升、羅有高、汪縉等；分別致力。

四、由國勢疆盛之影響言，使天下詞人才子，生於泰平歌舞之中，咸能敬業樂羣，優遊於文藝之圃。俯察仰觀，皆有自得。有漢宋博厚深醇之思，無元明卑靡局促之態。但舉一技一能之，猶可成創業者，以例證之，如表一二三：

- A. 徐基——著十峯集五卷，內凡詩賦古文及填詞，多至數千言。皆集前後赤壁賦中之字以成之。
- B. 趙吉士——其疊韻千律，凡詩一千五百餘首。皆疊金壇於漢翔所貽四首之韻。

- (一一三)
- C. 萬紅友——其瓊瑤碎錦二卷，皆迴文詩圖，組織工巧。
 - D. 黃之雋——香屑集十八卷，皆屬集唐之作。
 - E. 周宣武——其六言詠史詩，多至百首。

五、由朝廷之獎進言，約舉其大，如表一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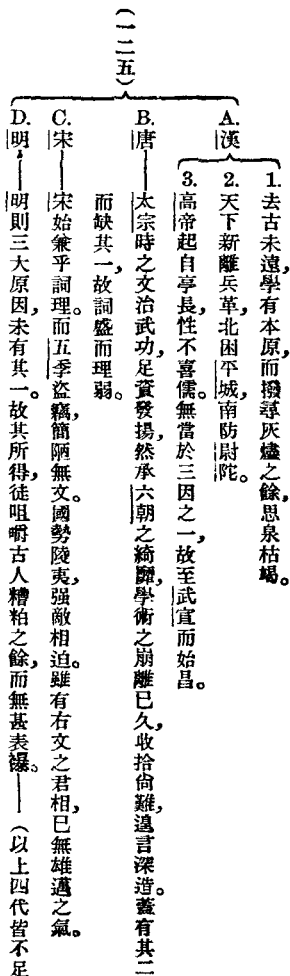


8. 經籍圖書——康熙時，已成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全唐詩、康熙字典等書之編纂。乾隆時，

又續爲撰述，成古今圖書集成、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總目、續通典、

通志、通攷等書并開四庫，以資求學者之搜討。

六、清文之盛，實成於前三因。今更以漢、唐、宋、明比較觀之，如表一二五：



七、由文學之運會以觀。蓋有秦之燔滅，而後有漢之爬梳。有六代之詞華，而後有唐之風雅。有儒老釋之合流，而後有宋之道學。鄉使無明季之醞釀留貽，則清之文學，亦不至如此其盛。

「明按」本章所論，已得其要。抑余重有慨者：博學鴻詞科之徵聘獎試，自唐、宋而清，幾已千載。古之君人者，猶且汲汲若是。史冊具在，亦何動人歎慕之切也。徵之近代各國，無論其政體若何，莫不特獎文學創作之士，類以考試徵求。其與我國古制，殆有若合符節者。至於圖書之編纂，固亦至清而擴大其事。其成績之總校，足以囊括數千年文獻，而以嘉惠吾人。較之歐西，亦豈多讓。吾獨慨夫民國建立至今，時經變難。雖國勢已云共和，而對於文學之提倡，乃渺無所聞。博學鴻詞之選，既無可期。圖書之編纂，已成爲社會私人之事業。講學之風不聞，士庶之自由莫保。比之各國，固已汗顏。追稽史實，何以自訟吁！此不能不令人慨息長嘆者也！雖然，古所謂殷憂啓聖，多難興邦。我國民方危急存亡，倒懸莫解。國家有陸沉之厄，學者懷無生之痛。意者，此亦文運所趨，醞釀待變之時耶？竊謂自五四而後，科學之研究與國故之整理，皆已自多人專理其緒。文藝之創作與文史之撰述，亦既有其精意努力者。他如梁漱溟之山東開學，釋太虛之四州宏法，亦儒佛兩流之紹承而光大之者。顧以國勢飄搖，邦本不寧。此一點方長之新芽，固未知何日始得國家之獎掖提倡，而使之日增於健全之境也？固抒所感，以誌所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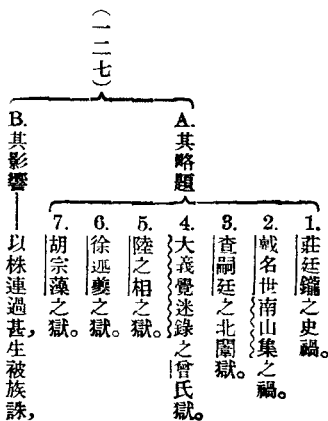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前清文學之概觀(下)

八、有清一代之文學，舉其大者，當分期略述以見之，如表二二六：

(二二六)	
A. 康雍間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魏禧、汪琬、姜宸英、計東、方苞等，號爲古文專家。 2. 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各以詩鳴。
B. 乾隆朝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昕、胡天遊、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汪中等，標漢學之幟，爲文務博詳闢。 2. 姚鼐獨崇義理，矯爲方氏之傳，以號於天下。學者多歸響，稱桐城派。 3. 陽湖樞敏張皋文，亦倡古文，與姚相應，稱陽湖派。 4. 王士禛神韻之說，至是得翁方綱、袁枚、沈德潛出，或求格律，或主性靈，遂使神韻說以衰。
C. 道咸間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文則姚鼐、梅曾亮、曾國藩之倫，皆不衍方、姚之緒。而曾尤折衷漢宋，兼有二子之長。魏源、馮桂芬、薛福成，更因歐學東侵，致力於外情之研究。於是漢宋門戶之爭漸熄。 2. 詩大半奉杜，或衍昌谷玉谿，或學昌黎山谷，要不越歸愚之範圍。

D. 光緒後——因國勢忽墜，情見勢絀。憂國之士，始有奮發圖強者。於是康祖詒、梁啓超師弟，拔自新進，出其
雷聲精銳之才，遂以振新天下之耳目。然而文學之本質，亦益以荒，

九清以外族入主中夏，逆知漢人不服，愈以猜防疑忌。而漢人以素服攘夷之教，故久亦不馴其
化。於是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獄，乃爲歷代所未有。茲并述其略，如表一二七：



以株連過甚，生被族誅，死受尸饜。天下震驚，老幼寒心。於是一般文士，身處忌諱之朝，時慮吹
求之吏，父兄師保，相戒謹飭。屏氣窒息，不敢少放。遂以養成罷軟卑劣之風，媮媮驚蹙之習。於
是國之興學，乃爲二物。三百年中，更無一人敢對國事陳長沙之策，上同甫之書者。

一〇、清代文人，多能說經鑿鑿。凡列於經師儒林者，多足與於文苑之選，此一特色。

「明按」文字獄之迭起，固以覘漢族志士之猶有未忘，亦以見異族專制震壓之慘痛。猶惜曾國藩、康祖詒輩，無論其學問文章，爲一代宗。而其甘心擁護異族，摧殘同胞之一念，實無可恕。抑不知曾、康等何以僅篤於君臣之節，而昧於種族之大義也？豈其以時移事異而遂忘之耶？抑獨有苦心而然耶？竊意吾人讀古書，習古德，要徒炫所識之浩博，必斤斤有以自持者。曾、康等固嘗以古人之學之行示人矣！第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耳！不然，胡以至於是？雖然，君子不能超越時代之所限，矧中國文化固有一轉移異族之力者。曾、康等生當其時，拘其一端，亦自有故。義不能多所擯斥焉！

第三章 明季遺老

一、前清文學之盛，實由明季遺老開其源。而遺老之學問文章，津逮後人尤遠者，莫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先生。茲略述其概，如表一二八：

A. 黃黎洲——父尊素，因劾魏忠賢遇害。時年十九，袖鐵椎入都訟冤。至則忠賢已伏誅。因鎚擊逆阹餘黨，並殺害二獄卒。歸，益肆力於學。與弟宗炎、宗會，有東浙三黃之目。清兵南下，糾合抵抗。不敵，亡命走剡中。其後海上傾覆，知無恢復望，乃奉母旋里，筆力著述。而四方請業者日至。清屢徵不起。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卒。爲學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經史百家，無所不閱。其文不名一家，詩尙獨得，著有南雷文案，詩歷若干卷。

(二二八)
B. 顧亭林——字寧人。少與里中歸莊善，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清兵南下，謀與邑令等共起兵，卒潰。幸得脫免。鼎革後，流寓四方，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足迹所至，北遊燕趙，東抵齊魯，南上會稽，西歷秦隴，往還河北諸邊塞，凡十年。後卜居陝之華陰，大臣爭薦，以死拒，得免。康熙二十年，年六十九卒。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凡邦家之典禮，郡國之利病，以及天文、地理、兵衛、農

政之事，靡不貫通。生平恥爲文人，謝絕應酬文字。然其文與詩，均不媿作者。駢文亦優邁有致。著有亭林詩文集。

O. 王船山——字而農，衡陽人。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性至孝，始營其父脫於張獻忠之厄。後因北京陷，涕泣不食者數日。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因走桂林，爲桂王行人。旋聞母病歸，至，則母已前卒，既而桂林傾覆，知天下事已不可爲，決計老牖下，深自晦匿，浪迹郴永，邵間。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石曰觀生居。著書五十二種。其論學以宋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尤推重橫渠。生逢鼎革，自以先世爲明臣，存亡與共，始則崎嶇嶺嶠，備蒙險艱。繼則竄身犵峒，遠迹人世。故國之戚，無間死生。本不自以文名，而餘事之見於文辭者，隨地湧出，自成一體。所錄落花詩，及鼓棹詞，要皆騷怨之遺。

二、此外以性理學稱者，略舉其要，如表一二九：

(二二九)	A. <u>孫奇逢</u> ——號 <u>夏峰</u> 。以 <u>陽明</u> <u>象山</u> 爲宗，而通以 <u>朱子</u> 之說。
	B. <u>李</u> <u>燾</u> ——號 <u>二曲</u> 。接 <u>關學</u> 之遺，主於 <u>悔過</u> <u>自新</u> ，於 <u>陳</u> 、 <u>朱</u> 、 <u>陸</u> 、 <u>王</u> 不爲左右袒。
	C. <u>陸世儀</u> ——號 <u>桴亭</u> 。恪守 <u>程</u> 、 <u>朱</u> 家法，與 <u>孫</u> 、 <u>朱</u> 皆不應徵聘。開有清一代風氣之光。

三、其以詩文擅名，爲世仰者，如表一三〇：

(11110)

A. 侯朝宗

號雪苑。祖父皆明顯官，與方密之、冒辟疆、陳定生，號四公字。在南都，自持清議。爲魏闖義兒，阮大鍼逼害，幸走免。明亡，奉父歸里。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爲人豪邁多方略。喜任俠，不苟然諾。初放意聲伎，後悔之。發憤爲古詩文。文類其人，才氣奔放，超軼雄悍。生平長於敘傳，惜以享年不永，尙未臻大成。

B. 魏禧

字水叔，寧都人。兄弟三人，皆善文，稱寧都三魏。甲申之變，憤咤不欲生。謀起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與彭士望、林時益等九人，移家翠微峯。所謂易堂諸子也。自是益肆力古文辭。其文主議論，凌厲雄桀。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遊江陰，至吳越。汎交天下奇士，大抵率遺民也。康熙中，被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卒年五十七。所作雄深雅健，霸氣稜稜，能寓變化於法度之中。

C. 吳梅村

偉業，字駿公。少受業於張溥。明亡，歸鄉里。奉父母讀書，不通請謁。侯朝宗贈書戒以必全臣節。無何，被迫出仕新朝，卒爲梅村遺恨。著有梅村集四十卷。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及夫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遒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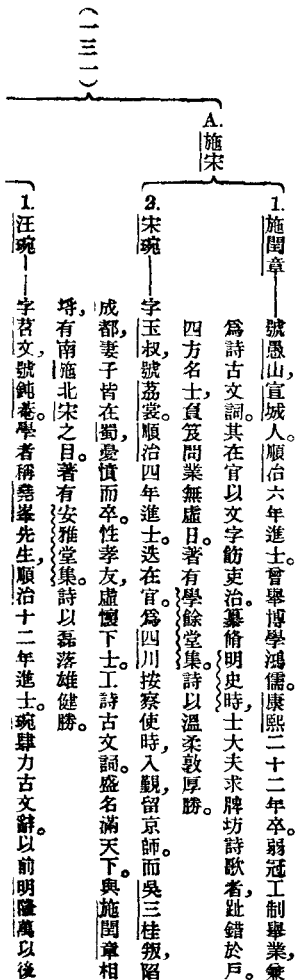
四、與梅村齊名稱江左三大家者。有錢牧齋、龔芝麓二人。龔無甚可述。錢爲崇禎朝之禮部尚書，清兵南下，乃迎降，授原官。其行無可取。惟其才力富健，學殖宏博，主盟文壇者五十年。幾與王世貞相

埒。力詆李、何、王、李，二袁、鍾、譚，尤不在齒數。其生平著述，輕經籍而重內典。棄正史而取裨官。金錢銅鐵，合爲一爐。六十以後則頽然自放。著有初學、有學二集。

「明按」清初遺老，足爲世風。非獨以其特節苦行也。種族之痛，薄海同深。學殖所樹，尤永爲人羣所同被。士君子勵學勵行，不當如是耶？余因是益嘆牧齋之可嘆。若夫梅村者，則固深悔而益哀也。因取先生所述，以自律焉。

第四章 清初之文學

一、明季文社之盛，多在東南。碩彥鴻生，蒼頭特起。故其文章，幾冠被天下。清初翰苑之士，亦多於此取材。而著聲都下者有施閏章、宋琬二人以詩名，汪琬、姜宸英二人以古文著。茲分述之，如表一三



B. 汪姜

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迭在政，與翁明史、康熙二十九年卒。著有鈍翁類藁、文馴雅溫粹，亦矜詩章。然亦常不滿於人。

2. 姜西溟——字宸英，一字淇園。為諸生，名徹九重。為文雅健，有北宋人遺意。詩宗澆花，亦參玉局。

二、清初兵革甫息，而荔裳愚山，又首與丁藥園、張譙明、嚴灝亭、周釜山、趙錦帆相倡和，號燕臺七子。同時，藥園又與其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吳、陳延會諸人，稱西冷十子。愚山又與同里梅清、梅庚、高詠、袁啓旭，工詩。詠之名與愚山齊，人號宣城體。

三、此外與堯峯西溟相角，而以文鳴當世者，有葉燮、嚴虞惇、計東、潘耒、邵長衡、孫枝蔚諸人，然皆不及堯峯之溫雅，西溟之宏肆。并以略見。如表一三二：

A. 葉燮

字星期，學者稱橫山先生。其論文，主不蹈襲前人。曾著原詩內外篇。與汪堯峯相鑿枘。其門下士，以沈德潛為最著。

B. 計東

號改亭，幼受業張溥之門。弱冠著壽南五論，上史閣部，史公奇之。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三試春官，不第。遂浪迹四方，與徐健菴、王堯峯、尤西堂，狎主齊盟。

C. 潘耒

字次耕，號稼堂，顧亭林高座弟子。與計東、葉燮同邑，皆吳江人。康熙己未，以布衣舉鴻博。為學淹貫，無所不通。詩古文尤精博。

D. 嚴興蕃——常熟人，與宸英同榜一甲第二人。爲文陶鑄羣言，與歐、曾相近。江南人士，刻其集，以繼虞川之後。

E. 邵青門

——長蘅，字子湘，武進人。爲文長於敘事。醇而肆，簡潔而雄深。

「明按」略無間言。其所未及注意者，既見於前。更當於終結時特論之。

第五章 王漁洋與朱竹垞

一、漁洋之主詩盟者五十餘年。其聲位名望，亦足以傾動天下。曾選古詩選，唐賢三昧集，特拈出神韻二字，爲學者準的。

二、清初詞人，大抵皆厭李、王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尙宋元。然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縟豔，化爲對句之小詞。故漁洋以清新俊逸之才，變而出之，足以易一代風氣。

三、漁洋少受詩於其兄西樵，長復奉教於牧齋、梅村。又承鄉先正邊華泉、李滄溟輩，聲華震爍之後，風流掩映，猶有未衰。故能斟酌發育爲一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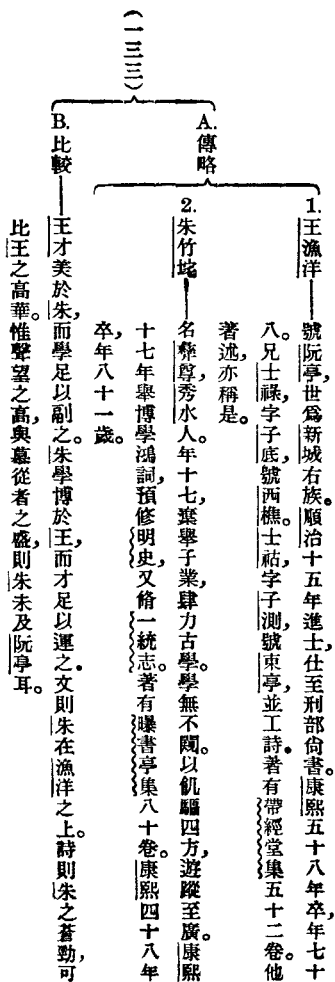
四、神韻之說，足矯明代模擬之風。而其敝則餒莽蒼之氣，縛滄折之力。偏於脩辭，有類瀾祭，未免近於空廓。故時人汪琬、趙執信，已譏之。袁子才後起，駁之尤力。

五、漁洋詩絕句最佳，今所難議。其詩派傳播，亦極廣遠。門徒如梅庚、洪昇、吳雯、郎廷槐、劉大勤、史

申義、湯右曾輩，皆足爲一代詩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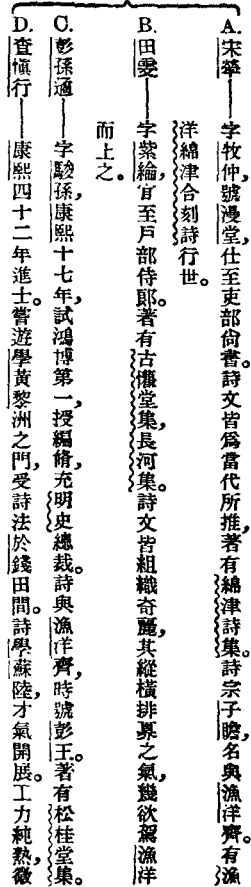
六、與漁洋齊名者則朱竹垞。其記誦博洽，兼工詩文。時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荅文工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竹垞兼有諸家之勝。

七、竹垞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詩則牢籠百態，與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茲述其略并爲比較，如表一三三：



八、除竹垞外，與漁洋角逐稱大家者，當並見之，如表一三四：

(一三四)



九、尙有嶺南三家，卽陳元、字孝恭、屈翁山、字大均、梁藥亭、字佩蘭。恭稱爲首，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實能尉侔自王，獨存風氣。

一〇、漁洋詩傳至朝鮮，而薑山、冷齋、楚亭諸人，皆以爲法。亦可特書者。

「明按」所論略當。惟每舉一章，輒恨先生於人，但據其詩文以爲品題之資。卽如王、朱等於詩文外，尤多擅長音律，竟未并及。雖然先生固大前提倒置久矣！故李笠翁、孔雲亭、洪昇等，皆爲特出之

文學家，而先生已棄之不及矣！故余以爲所述元明清三代之文學史，在組織，持論，範圍上，皆所闕甚多。吾人讀此，不過略知一部份詩文之概耳。語其實，已覺簡略殊甚矣。特以誌之。

第六章 方苞劉大櫟

一、桐城方苞，振起於康熙之末。別裁諸僞體，而發爲純正之文。姚姬傳出而衍之，於是清之古文，遂成一王之法。

二、方氏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旨。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

三、望溪文爲桐城派之祖。清淡簡遠，於韓歐以後，自爲一宗。然雄偉博大之處，方之古人，實有未逮。蓋其所作，乃導經制藝，而運以變化，又專以融鍊馭神理，要不過傳震川之餘緒。亦於詩家神韻派之外，而唱爲文家之神理派者也。

四、與苞同里者，有劉大櫟號海峯，工詩古文。其文喜莊子，力追昌黎。然比於方氏之深醇，不逮遠甚。茲并與方氏列表以見其概，如一三五。

(一三五)

- A. 方苞——字靈皋，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少遊太學，爲李光地、姜宸英等賞識。南山集禍作，曾被牽連下獄。因救者力，得免死隸旗下，以白衣直南書房。尋拜武英殿總裁。世宗及位，詔免旗籍，擢內閣學士。未幾，爲忌者所中，落職。年八十二卒。著有望溪文集行世。其兄弟舟，字百川，工制舉文。苞治古文，訓諸經，皆舟發其端。惜早卒，年三十七。
- B. 劉大燾——當康熙末，苞名重京師，見其文，奇之，稱爲韓、歐才。然終試不遇，年八十三。

「明按」古文之作，不過至方氏而益工於神理，此亦所以爲桐城派之宗祖也。桐城派之義法，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不過在古體散文之作法上推其極至。雖然，亦轉以束縛作者，使不能自由發展，又古體散文之不能不變也！吾人第知梁啓超之新體文，足以風靡一時，亦徒知胡適之等之白話革命，尤爲必要。亦孰知文至於清季，古體散文之運命，實已陷於不可復續之境，雖無梁胡，亦不足以自存也。然則世之猶斤斤以古文自豪者，果何所執耶？徒見其不知時變耳！特并識之。

第七章 神韻派之反動者

一、方漁洋以神韻之說，倡導海內，士林皆爲之風靡。而首倡異議者，卽有趙執信。入乾隆時又有翁方綱、袁枚、沈德潛諸人，犄其後，王氏之說，幾於遏而不行。而其詩錄，乃禪於沈氏。

二、趙執信所倡之聲調論，始自馮定遠氏發其微。和之者爲文太青、程孟陽。梅村得之孟陽，漁洋又得之梅村。蓋追其淵源，則明季李、何已張之。不過至執信漁洋，而更爲發揮耳。

三、趙與王爲甥舅，然不肯爲王弟子。其詩峭折有餘，醞釀不足。蓋王以神韻飄渺爲宗，趙以思路巉刻爲主，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未流病其纖小。惜未能互救其短也。

四、漁洋宗唐，翁方綱則宗宋。詩學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間。其論詩謂漁洋之神韻說，實流爲空調。特拈出肌理二字，以救其虛。

五、袁枚詩主性靈。並作隨園詩話，以標示宗旨。其說本之楊誠齋，袁中郎。而以其才力之橫肆，唾棄典故，洗除格調，排斥議論，推倒偶像，打破時代觀念，其爲說可稱一貫。是可謂勇於創造者。特其作品亦有流於尖新或纖巧處。

六、與枚齊名者，有趙翼、蔣士銓。乾隆中稱爲三大家。趙亦不主故常，自抒心性。蔣則儒家之氣習獨多。要其大端，均不越宋詩之流派。

七、沈德潛年六十六始發軔，實爲困而後通。和婉雅正，與袁之風流自賞者，有異。所著有一柱樓集。詩受於葉橫山，講究格律，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服膺老杜。於古今有數詩人，皆能兼綜條貫。

八、沈曾選古詩源，及五朝詩別裁集，以標示規範。其派傳初有盛錦、陳樞、周準、顧詒祿，繼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文哲、吳泰來，稱吳中七子。又有褚廷璋、張熙純、畢沅。再傳弟子，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有仁和朱彭。

九、乾嘉之際，海內詩人，項背相望。除上所述外，舉其較著者，如表一三六：

〔A. 蜀〕——彭端淑，張問陶。

(一三六)

B. 吳——洪亮吉、楊芳燦、楊燾。

C. 越——金農、杭世駿、厲鶚、吳錫麒、郭麐。

D. 湘——鄧顯鶴、歐陽翰。

E. 皖——趙青藜、吳鼐。

F. 粵——順德之黎錦、張錦芳、黃丹書，及番禺之呂堅，稱嶺南四家。錦芳又與同邑胡亦常，欽州馮敏昌，稱嶺南三子。

G. 其他——大興之舒位，秀水之王曇，昭文之孫源湘，其才相若，稱三君。

「明按」大體如是。惟隨園於清代婦女文學之影響甚深，而先生全書皆未敘述及此，固亦最大缺點也！

第八章 駢體文之興盛

一、宋代制誥之文，已去藻麗而崇質樸。元明因之，作者蓋寡。至李何七子，高語西京，麗辭始稍振起。李王繼之，益鴻厥緒。殘明陳臥子張西銘，亦工斯體。

二、清初以駢體著名，實推陳其年吳綺章藻功三家。其年號迦陵，著有湖海樓集。綺號聽翁，有林蕙堂集。藻功字豈績，有思綺堂集。

三、駢文家之用功，在撮取經史詩歌小說之典物故事雋語，類集爲冊，以便逢題卽寫，敷衍成文，此爲一般之伎倆。求其真有思想之纂組，意識之鍛鍊，情感之激盪，合流鼓舞以出者，蓋少。

四、乾隆之際，漢學蕃興，鄙宋儒之空疏，務爲閎麗之文。胡天游鷹揚於前，八大家振藻於後。繼八大家而起者，又有十大家頗極其盛。茲述其概略如表一三七：

一、A. 八大家——全椒吳山尊，嘗選袁枚邵齊齋劉圃之吳毅人曾實谷洪稚存孫淵如孔驛軒等八人所著，稱

爲八大家。

(一三七)

B. 八家外——荀慈與邵齊燾，同能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直清剛之制。王太岳亦稱高簡，甚稱荀慈。吳山尊

亦沈博雄靡。他若吳幣、朱公正、朱公珪三人，亦有數作者。

C. 十大家——王先謙嘗選劉開、梅曾亭、董棊、董祐誠弟兄，及方履癸、傅桐、周壽昌、趙銘、王闈運、李慈銘等

十人爲十大家，以繼前八家。十家文大率氣體清雋，而魄力微遜於前。

D. 著作選——曾寶谷曾選有國朝駢體正宗。欲知前清駢文家數，觀於八大家，及國朝駢體正宗二書，可以

概知。王先謙又仿述姬傳之製，選駢文類纂一書。自秦漢以下，以至於皮錫瑞、繆荃孫，不越寶

谷駢體正宗之意，以通古文之氣脈，而破兩脈之藩籬。然仍不脫張大駢文領域之見。

之。

「明按」駢文之論具在於斯。古體駢散之文，既至清季，已非一變不可。當與第六章所識并參

第九章 桐城派與陽湖派

一、姚姬傳當乾隆中葉，漢學繁昌之際，獨宗有宋諸儒。以「義理詞章攷據三者，不可闕一。義理爲幹，然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且其門弟子轉相傳授，流風餘韻，沾被百年，可謂遠大。

二、自海峯繼望溪爲文。同時，閩人朱仕琇梅崖，亦以古文名重輦下。於是師梅崖者有瑞金羅有高臺山，新城魯仕驥絜非。師海峯者，有吳殿麟定，王梅生灼，姚姬傳。館又兼師梅崖。蓋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之才勝，學或不及。館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號桐城派。

三、姬傳自乾隆二十八年通籍後，改禮部主事，擢刑部郎中。尋乞養歸，講學各地，凡四十年。著有九經說，以通義理攷據之郵。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有惜抱軒文集，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足標其宗旨。

四、茲將桐城派傳，依其地域分割略爲說明，如表一三八：

(一三八)

A. 安徽	卽桐城本系衍傳之省屬。計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鼐碩甫、劉開孟塗、蕪縣有姚椿春木、黃山有毛嶽生生甫、歙縣有鮑桂星覺生。而管梅方姚四人，尤稱高足。各以其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異之傳其子嗣復。植之門有戴鈞存莊，最爲著稱。
B. 江西	因魯絜非與姬傳爲友，宜興吳德旋仲倫，亦相與切磋。絜非甥陳用光碩士，遂並請業於姬傳之門。南豐有吳嘉賓子序。
C. 廣西	永福有呂瓊月滄，嘗問道於仲倫春木，卽以所學倡於廣西。於是桂林朱琦伯韓，臨桂龍啓瑞翰臣，平南彭昱燾子木，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伯言。
D. 湖南	新化鄧顛鶴湘舉，與碩甫友善，以文相切磋。善化孫鼎臣芝房，更從伯言之門。於是武陵楊彝尊性農，湘陰郭嵩齋伯琛，澱浦舒齋伯魯，湘鄉曾國藩滌生，亦以姚氏爲文家正軌，未嘗外索。
E. 浙江	浙中有邵懿辰位西，吳中有魯一同通甫，皆從伯言講論。
F. 山西	代州馮志沂魯川，學於平定張樞石川，亦問學於梅伯言。

五、姚氏古文衍傳之遠，實得梅伯言推廣之力。伯言道光二年進士，仕至郎中，有柏規山房文集。

六、陽湖派始自海峯之世，有錢伯坰魯思，從受其業。時誦其師說於陽湖惲敬子居，武進張惠言

皋文。二子遂盡棄其考據之學，專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稱陽湖派。

七、惲子居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嘉慶二十六年進士，著有大雲山房集。爲學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無所不讀，兼通禪理。其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子居則自謂其文自司馬子長出。

八、皋文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著有茗柯文集。皋文死後，而子居始以古文自任。其治經頗深，言易主虞翻，言禮主鄭康成，少爲辭賦，效司馬相如，揚雄。壯爲古文，效韓愈歐陽修。

九、嗣陽湖派傳者，有秦灝小峴陸繼輅祁孫董士錫晉卿李兆洛等。惟今所稱陽湖派者，僅就其發源地言，非若漢宋門戶之角立者。

一〇、由惲張二子之學歷觀之，其所取汎博，似小方姚之專宗程朱，爲清疏一路，而變以雄渾厚大。然而爲文義法，仍無異於桐城所主，不能不明。

一一、自來能古文者，大抵擅聲律，韓柳歐蘇皆然。而清時此兩派文家，則常由駢儷改轍，至其文體，又每足成家，此可見乾嘉間文運之盛。又察其改轍之迹，并可見駢文實有遜於古文。

一二、方望溪氏所立之禁戒，似爲助滿清而加重時人之束縛，故反動之者迭起。而陽湖派諸人，亦可謂爲通其氣脈者焉。

一三、當桐城學方盛之時，有仁和龔自珍定竄者，爲文尙先秦。奇古博麗，而不以繩尺自拘。與邵陽魏源默深，左右驂靳。魏之文與龔略異，而不主桐城則同。學者從之，文體幾爲一變。此實爲反桐城之異幟。

「明按」疏理已明。蓋有方氏爲文之種種禁戒，雖欲不爲清室束縛士林，而其結果亦幾之矣。方氏之難以自解者，以此。其從流之者，固習焉而不能自省矣。吁！

第十章 折衷派與曾國藩

一、清至道咸之間，科舉之流毒日深。漢宋兩家，曉曉爭持，而其學亦以衰敝。學宋者，空疏簡陋。學漢者，凌雜繁蕪。武將不能兵事，儒者競尙清談。故洪楊金田發難，而所至望風奔潰。

二、曾國藩在京，初亦從唐鏡海講授義理，復宗尙考據。既而芟定洪楊，又樂與當時賢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相切劘。門下從遊者李元度、薛福成、黎庶昌、張濂卿、吳汝綸輩，皆極文章之選。復奏派聰穎子弟，赴歐西留學，開中國留學之風。漢宋門戶，漸以破除。

三、曾文正時，國家當外力之衝盪，有識者始曉然於一丘一壑之非。此在姚鼐、惲敬時爲文，固嘗欲摩鎔而砥平之。然必文正始能推而至之大者，皆時會有以爲之。

四、曾氏會輯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以擴姚氏古文辭類纂之領域，而正有清以來說詩之宗派。其文深宏駿邁，實能以戴段之學，發爲班馬之文。其義法雖取之桐城，要不能以桐城限。

五、曾氏之文，雖若資於天才，實由富於脩養。其自有詩句云「貍貅十萬夜觀書」，在戎馬倉皇

中，能如此之好整以暇，可以知其所以成功者。

六、同時湖湘間之爲古文，而不滿於桐城者，尙有巴陵吳南屏、敏樹、南屏、僅舉鄉試，與文正交善。文正貴顯，而南屏顧野逸，終身未嘗有所求。其爲文沉思獨往，自謂不屑步桐城。然其所成就，亦不能越桐城，至歸氏而止。

七、南屏論文派，直斥姚姬傳爲呂居仁之流。極言文家不可立派，并以當時桐城派人，大抵用力於歸方評點史記一書，特著探源之論以救正之。

八、桐城文喜涉理路，而又不主談理。以爲理多則易雜，而有害於潔。熟於擒縱離合，又善能運掉虛字，規取氣勢。往復激盪，以自適其委蛇自得之樂，且喜傳悠揚不盡之情，亦文家入於聲調神韻之說者。

「明按」古體散文，至清季而運盡。其價值，其演變，要自有其不可磨滅者。惟吾人從歷史社會進化之立場以衡論之，則知其早非平民所需要。且適爲封建社會之有力者，所持以爲牢籠平民之資。此種事實及論證，余將於他日特著爲系統之文以明之，茲不復贅。

第十一章 詞學之復盛

一、詞至南宋，始極其變。歷金元至明，而漸見衰敝。茲特分別略述，如表一三九：

(一三九)

- | A. 金 | B. 元 | C. 明 |
|--|---|--|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初年<u>吳激</u><u>蔡松年</u>，才譽并推，號<u>吳蔡體</u>。2. <u>元</u>遺山繼之，風流蘊藉，不減<u>周秦</u>。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u>趙孟頫</u>、<u>虞集</u>、<u>薩都剌</u>、<u>張翥</u>之倫，號為大家。而<u>翥</u>尤傑出，有<u>姜吳</u>之遺。2. <u>張楚倪瓚</u><u>邵亨貞</u>輩，聯鑣接響，亦饒雅音。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u>明</u>初沿<u>崑岩</u>之風軌。若<u>楊基</u>、<u>高啓</u>、<u>劉伯溫</u>之作，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2. 永樂以還，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u>花間草堂</u>盛行。然<u>李禎</u>、<u>瞿祐</u>、<u>張肯</u>之流，亦能踵<u>武前哲</u>。至<u>錢唐</u><u>馬浩</u><u>瀾</u><u>洪</u>，以詞名<u>東南</u>。而<u>花間</u>妖淫，人謂為<u>吐玉含珠</u>，實則殘脂賸粉。<u>周白川</u>、<u>夏公謹</u>諸老，闕有硬語。<u>楊用修</u>、<u>王元美</u>，則強作解事，雖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雜於俚俗。3. <u>明末</u><u>陳子龍</u>起，始以天然之神韻，寫惻悱之深情，言內意外，殆無可議。 |

二、清初，承明季講學之遺，而詞學遂蔚然蒸起。西冷十子，蓋被幾社之風而興起者也。茲列當時

號稱能手者，如表一四〇：

(140)

A. 東南

B. 朔北

1. 吳梅村之流麗穩妥，直逼幼安。
 2. 龔孝升如花間美人，自饒嫵媚。
 3. 曹秋岳則春浴大雅，風動浙西。
 4. 毛西河則溫麗精深，更諧樂律。
 5. 顧貞觀之彈指詞，極性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
 6. 彭羨門之延露詞，長詞堪獨步江左，小詞風格，亦不減南唐。
 7. 宋琬慢詞，多商羽之音。
 8. 嚴繩孫小詞，極精妙之選。
 9. 他如李雯之哀豔，徐徵與之後逸，尤侗之圓轉，徐鉉之雅麗，皆倚聲之擅場者。
1. 王士禎之衍波詞，體備唐宋，美非一族，小令尤爲擅場。
 2. 曹貞吉之瑯雪詞，不爲閨襪靡曼之音，而寄託遙深，風華掩映。
 3. 納蘭性德之飲水詞，得南唐二主之深致，其一種悽惋處，尤令人不忍卒讀。
 4. 關中孫枝蔚，則獨法蘇辛，以跌宕縱橫之概。奇嶽奇歷落之感，尤得北方清剛之致。

C. 朱陳

1. 朱竹垞神明姜史，刻削雋永，豔語雖多，一歸雅正。清代前後作者，莫或過之。
2. 陳其年與竹垞並負軼世之才，同舉博學宏詞，交又最深。其為詞亦工力悉敵。其年嘗自中州入都，借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海內，及於禁中。康乾間言詞者，幾無不輸心嚮往。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於率。故其末流有纖冶粗厲之病。

三、康乾間言詞者，大抵派演南宋，近取朱陳。茲復約見，如表一四一：

(一四一)

A. 南宋派

B 其以晏歐淮海為宗者，惟太倉王時翔、王漢舒二人，堪以特稱。

1. 李良年字武曾，與其弟符。皆朱竹垞之弟子。其詞掃盡科臼，獨呈本色。兼有夢窗玉田之長。當時論者，至以竹垞武曾並稱朱李。
2. 李符字耕客，武曾之弟。所作絕類蔣竹山一派。亦有名。
3. 沈岸登，學姜氏而得其神髓。
4. 許由、杜詔，其品在夢窗玉田之間。
5. 此外厲大鴻、過葆中、史位承、鄭板橋、汪對琴、蔣心餘、趙璣函、吳穀人、郭頰伽之倫，大抵出入白石、梅溪、夢窗、樂笑翁、碧山、蛻岩間。繼武竹垞，分鏗迦陵。

表一四二：
四、朱陳兩派之詞，流衍至於乾嘉，誠不免有所失。然亦有可述者，爲常州詞派。茲特別其作者如

(一四二)

- A. 陽湖張皋文，宛陵兄弟，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闡揚言內意外之旨。其自所製作，亦沈鬱疏快，徘徊纏綿。
- B. 其友人惲敬、左輔、丁履恆、陸繼格、黃景仁、李兆洛、錢季重輩，皆一時作者。
- C. 金應誠、金式玉，則出於皋文之門。
- D. 董士錫以皋文之甥，而能傳其緒業。
- E. 荆溪周濟，友於士錫，亦恪守張氏之旨趣。爲詞純雅舒暢，足以比肩茗柯。

五、道咸間之作者，當稱龔自珍、楊傳第、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姚燮、王錦振諸家，各標宗尙，足耀後世。餘皆無足取者。

六、道咸以後之爲詞者，要不叶律，所謂長短句而已。詩餘而已。求如朱竹垞之深明樂理，工求音律，未嘗有焉。故其詞雖不無可論，要未足以備樂府之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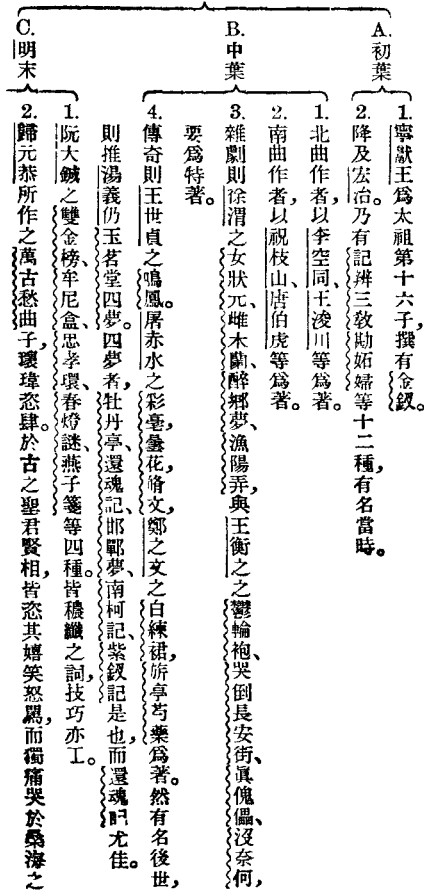
「明按」本章述得其概。然如吳藻與賀雙卿輩之耀名於清。李易安朱淑真等之馳譽於南宋。

皆中國歷史上有數之女作者。胡先生竟不一假其地位也？詞之演進爲曲，爲雜劇等，夫人而知之。詞之本身，要以其能協於音律爲貴。其不能協律者，亦猶詩之變體也。且就詞之內容言，雖曰不外爲古者士女逸情遣性之所成。然其或爲種族存亡，愴傷變革之隱痛。或爲英雄俠骨，兒女柔情之所唱歌。或爲佳人才子，吟風弄月之情調。或爲怨女孤男，有懷難平之訴辭。要之，以其既與聲律相近，尤爲婉轉性情之所發。故其情特真，其價值亦彌永。實爲中國部份可寶貴之音樂文學。來日有待，更當詳爲研究，且著爲長文以明之。茲編所述，亦足見源流衍變之概略云耳！

第十二章 清之戲曲小說

一、戲曲小說，莫盛於元，及明稍衰，至清而復振。茲先述明代之戲曲，如表一四三：

(一四三)



際，蓋自離騷天問變化而出，實古今有數之至文。

3. 李笠翁名漁，與歸莊皆為遺民。其所作十種曲，曰風箏誤、盤中饗、風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

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概為喜劇。自出機軸，不襲窠臼，不拾唾餘。實玉茗後之一大家。亦

影響清初作者至鉅。

二、清代戲曲作者，初有吳偉業、尤侗、毛大可、吳石渠等，皆極有名。惟不及孔尚任之桃花扇傳奇，洪昇之長生殿傳奇，尤為膾炙人口。茲并就一代大家略予說明，如表一四四：

A. 孔雲亭——所著桃花扇傳奇，凡四十四齣，假侯李之情事，寫南朝之興亡。其豔處似臨風桃蕊，其哀處似

著雨梨花。書成，王公摺紳傳鈔。優伶扮演，歲無虛日。又作有小忽雷傳奇，然已不及前作。

B. 洪昉思——因自居易長恨歌演曲五十齣，名曰長生殿。自有此曲，無論驚鴻深壑、空慚形穢，即白仁甫之

梧桐雨，亦不能穩佔詞壇。時尚在國恤，曾為怨者所構，被斥都門。然自此酒社歌樓，朱門綺席，莫不奏之。其另作亦有天涯淚、四嬋娟諸劇，然比於長生殿，固亦不及。

C. 萬紅友——其所著深入元人堂奧。蓋其淵源所自，實承自其舅吳石渠。

D. 蔣士銓——所著有紅雪樓九種。曰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

諸劇，大抵取材史實。短者數齣，長者數十齣。典麗婉雅，不以矜才使氣為能。而雪中人、冬青樹，

(一四四)

尤爲之最。

E. 楊潮觀

所著有吟風閣曲譜，全篇三十二齣，聲情磊落，思致纏綿。論者以爲過於藏園，殆未必然。

三、明代小說，見於藝文志者，不下百二十餘種，大都隨筆漫錄。元世通俗章回體，學者所弗尙，茲不復論。其最稱名著者，當爲俗尙之西遊記、金瓶梅二書。茲并述其大略，如表一四五：

(一四五)

A. 西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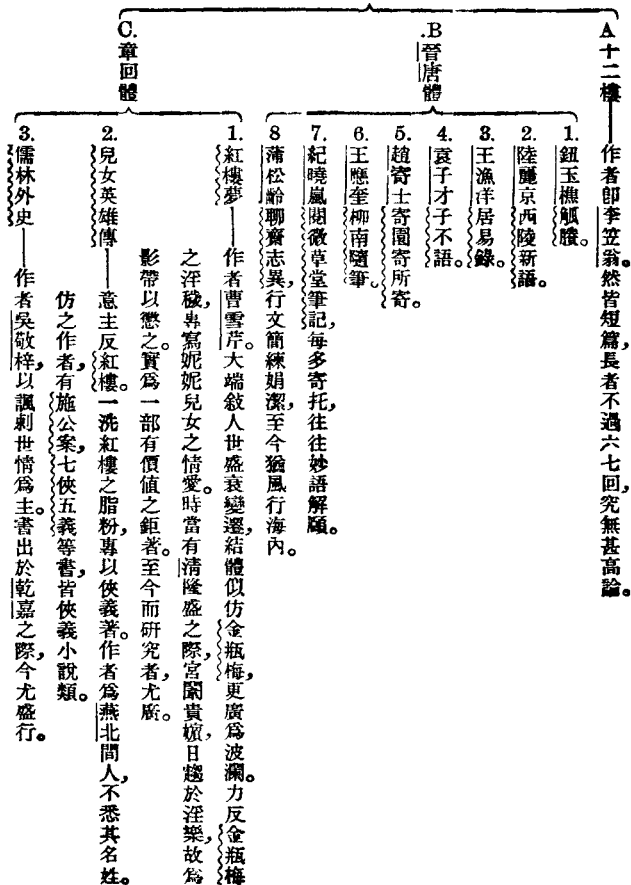
作者據近人攷知，實爲明嘉靖山陽吳承恩。西遊記原有四十一回，題楊志和編。吳氏本之，而取材復博。於西遊記中采華光傳及真武傳。於西遊故事，亦采西遊記雜劇，及三藏取經詩話。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幾於改觀。內容於敘述之中，更寓治心鍊丹之法。晚近同善社一派，講脩養者且奉爲師傳，實亦大奇。

B. 金瓶梅

或謂爲明王世貞作，疑莫能明。全書取水滸傳西門慶通潘金蓮一段故事，極寫金蓮與其婢春梅李瓶兒之淫樂，而終之以慘淡與空幻。意主懲戒，無奈其諷一而勸百也。此書之背景，由魯迅氏所攷，蓋在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竊曉，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又以進紅鉛得幸於世宗，官至特進爲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尙書，恭誠伯。於是類風漸及士流，並及文林。所以產出此種作品。

四、清代小說作品亦多。茲並述其大略。如表一四六：

(一四六)



五、白話體小說，前世學者，多襲視而不肯致力。獨一金聖嘆亟贊之，且爲評點，發明其竅要。聖嘆原姓張，名采，字若采，明諸生。爲人倜儻有奇氣，博覽無不通。明亡，絕意仕進。更名啣，字聖嘆。好飲酒，評文，其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有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西廂記評本，盛行於世。嘗曰：天下才子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施之水滸，六王之西廂。所評莊、騷、馬、杜之書，未及卒業而卒。以罹慘禍，冤屈而死。

六、流俗十才子書之編配。蓋取聖嘆所評之三國演義題爲第一才子書，而以好逑傳爲第二才子，玉嬌黎爲第三才子，平山冷燕爲第五才子，再列水滸、西廂，以至於鍾馗捉鬼、湊足十才子。然好逑傳等書，其與水滸、西廂之美惡不倫，爲人所共知。

七、作者自稱竊比昔賢著書之義，不欲於並世之人有所論列。故清末作者，既多不著。而於時人，尤不敢涉及。

八、又稱在民七以來，在文學史中起一異彩，卽胡適所倡之白話文、白話詩。作者以爲此係值文學界衰頹之後，歐美文化方興之時，學者苦於課程繁多，無力專營，故能披掩一世。

九、作者又以胡氏學有師承，且博涉羣書，故所作多可觀。白話詩則其本店製造，其能否成熟而雄視古今文壇上，尙待演變。茲尙未備詩之條件，無從評判。

一〇、作者又自稱於文字素主淺顯。文言白話，拉雜而成，不立界說，不肯墮時風，亦不肯入古董。另有專著論其詳。

「明按」本章所述戲曲小說，所缺尙多。其一，關於戲曲。則由明清衍變中之崑腔，彈詞，京漢調，川楚劇，概未之及。此至於今而社會民衆之娛樂，猶強半爲各種社會劇所支配，然則先生既沒然視之矣！其二，關於小說，明代自三保太監下西洋，其流風逸韻著爲小說者已多。而平話之作，經馮遊龍氏之選輯，實佔民間全部勢力。此等研究及整理，在先生訂正此書時，已有日本鹽谷溫君，國內鄭振鐸君等之系統闡述。而先生亦竟一字不及也。此外，先生於並世作者不欲論及，固屬著作家謹慎之意。其論五四以來胡適之白話文白話詩，亦不失其正。獨先生自稱，所謂「文言白話，拉雜而成，不立界說」者，於理實有未合。雖尙未另有專著，然亦徒見其逆挽社會之車輪也。其有詳論，當待之總評。

第十三章 結論

一、中國文學，閱四千有餘年。其間一盛一衰，一開一闔，極世界未有之鉅觀。綜其大者言之。六經垂照萬禩，上界之恆星也。火德重運，於學發稽古之宗，於文導駢儷之緒。唐開景運，分樹古今之體。宋啓學津，別興義理之論。元明循之，至清而並極其盛。變遷之形，概見於是。

二、中國之文，一壞於用意摹倣，尤壞於濫用典故。茲先明其摹倣之上者，如表一四七：

1. 揚雄首著其端，而所師尚在乎意。
2. 昌黎直法典謨，自稱原六經聖人之道。
3. 柳州於規取六經之外，兼摹子長。
4. 廬陵善學春秋，亦宗子長昌黎。
5. 南豐酷似更生，一本經術。
6. 臨川以周禮參管韓。

A. 以文言

(一四七)

B. 以詩言

7. 三蘇之文，出於國策孟子。
8. 老蘇尤得力莊周。
9. 李王七子之於兩漢，嘉靖七子之於韓歐。
10. 陽湖桐城，皆以極究六經，宗法歸方，而上追歐韓班馬。
1. 青蓮上取風騷，下取鮑謝。
2. 少陵原本雅頌，而取材於漢魏六朝。
3. 北地歷下，以聲調爲少陵。
4. 竟陵三袁，以淺率爲元白。

三、因摹倣之是崇，故文範之論起。如歸震川之史記讀本，趙秋谷之聲調譜，揣摩聲音章句之間。規其所以似古人者，幾於無微不至。陋者從而效之，徒以抑揚轉折爲能事。略爲文之本，而後文以病而益荒。

四、典故之用，在戰國諸子，明事達情，妙於取象。偶一遣用，意主佐證，用兼隱括，實無事於篆刻。西漢猶少，東京始繁。自是以來，比義之興亡，而鋪張之情亟。恣意漁獵，漫塗粉黛，鶴脰續鼻，張冠戴李。炫

博者務爲獮祭，好奇者竄入蠶叢。以古事代今名，託僻典爲影喻。幾使讀者如射覆猜謎。文至於此，實一大劫。

五、因尙典故，而文科之書亦繁。摘屈宋之豔詞，採史漢之雋語，分類纂集，以資取用。欲省記憶之勞，且蓋枵腹之醜，事誠至便。雖其初意主乎訓蒙，而學者由是遂以數典忘祖，襲謬因訛。原書束而不觀，空疏衍而彌甚。卽令強能博記，而零縑斷錦，豈是通才。自非悉予剷除，則真氣雅言，終於沉晦，此亦文不求本之弊。

六、文本於學，孔老釋迦，俱非所計。苟非學人，卽亦不足爲文人。故必深研學理。

七、文本於字，字不明而欲能文，猶之舌蹇而求其辯。故必深研小學。

八、作文務去陳言，尤貴去陳理。去陳言，本乎字。去陳理，本乎學。溫故知新，古人所重。當發前人之所未發，然後文乃可貴。

九、文貴通裁，辭貴達意。通故道明，達故用顯。古今中外之文，要貴不相沿襲，而取通達以適於時用爲主。

一〇、茲由我國學術變遷之大概言，略可簡述，如表一四八：

(一四八)

- A. 姬周末造，本土之所產者，奇葩爛發，已極大觀。
- B. 漢旁出爲經學，以統諸子而大成於馬鄭。後此已難復加。
- C. 魏晉以還，釋老乘間崛起，披猖於南北，馳騁於李唐。
- D. 至於南宋，釋老亦收攝於理學，而統於儒。吾國學術之偉觀，漢宋兩家，至此已有分鑿之變。
- E. 歷元訖明，宋學發展，無復餘地。
- F. 清又旁出而爲考據之學，動搜博覈，功奏一匡，宅旬安章，更無餘蘊。

一一、統觀四千餘年之學術，任何方面，皆有觀止之嘆。嚮使西學不通，一二學者，亦惟是回轉起伏於古人之窠臼而已。故今日文學之敝，實已達窮變通久之運。

一二、一代之盛，必先之以共同醞釀之功。而其衰敝，亦常在菁華已竭之候。東漢爲西京之醞釀，趙宋本唐代之調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啓清，明而未融，故其敝尤著。今之文運，適與李唐朱明等觀。混和之時，而非化合之候。

一三、吾人生丁此際，偏於西不可，偏於中不能。但務調劑中西之精英，以適於現今之大用。一旦兩質融化，發爲特別之光華。若宋之理學者，又何患文之不至也。

「明按」本章結論，凡三要點。其一，論中國歷代之文弊，先生所見，與余相同。其二，論爲文之要點，所謂文本於學，文貴通達以致用，要爲正見。文本於字之主張，固亦重要。而先生猶未知漢字之已至於亟待改革之候也。其三，論中國歷代文變之因，而推出己見。此當分別言之：第一，先生謂釋老胥統於宋之理學。此則未深究夫釋老哲學之論。第二，先生蓋僅就東方文化哲學以立言。而未以進窺世界文化學術之變。故所持中心，雖不失於正。而卒無比例以觀之言。此固不能一概以中國文學之史變而推之也。綜上三端，一般論之，似已略盡史論之能事。抑尙有其一貫之弱點存焉。卽以文弊之論言之。先生第指出崇摹倣與尙典故之事實，而不能進言其所以崇摹倣與尙典故之理由。其次，所謂必精小學，而不能進言文字所以進化變遷與應用之理。所謂溫故知新，而不能言新之根本所從出。所謂發前人之所未發，而要於適時。亦不能言其何爲適時之所由決定，與所未發者究伏於何所。以是之故，所述文變，亦第言其事實如此變，而不能言其根本所由變。此則先生未明社會進化之根本

原理，及其自然之定律。故所列論斷，俱不免令人猶感其有不甚確切之處。此固先生全書之弱點，亦緣治學方法之未得根本有以致之。其餘所見，姑俟之總評。

讀後記

綜計曾著凡五篇，七十七章，近二十萬言，誠一巨著。余於作者，頗佩其識取宏博，立言有體。其嘉惠於吾人者，至足感念。雖然，若從根本上衡其所持，則有不能不言者，特作總評：

一、語其總論。作者僅列文學史上之特色，文學與文字，文學與科舉，文學與學校，文學與思想，文學之種類，凡六章。而不及文學根本之所由發生，及其根本變化之所從。故從人類發達與社會經濟變遷之關係，而研究其所以影響於文學者，實爲首要。次之以思想，政治及其他。由先生所論，蓋忽其首要之研究，而僅及次要之關係。故無論其取材尙屬宏博，考據亦頗正確。而所與論斷，亦難資爲定讞。卽此一端，足以抉出先生立場之錯誤。蓋先生所述，純以歷代治者之需要爲主體，而於歷代被治者之所成就，則未顧及。此元、明、清三代以來戲曲小說與民間文學之發達，不能爲其近古文學之主要敘述也。復次，中國歷代之婦女文學，誰亦不能否認其有特獨之成就，自於事實上不能截然被擯

於文學範圍之外。而先生全書包舉，不假一言，夫安得爲表現人類生活之文學史耶！以余所見，以爲此類文學史之通論，當列爲文學與社會經濟，文學與政治，（此項可括上述文學與科舉，文學與學校等項。）文學與學術思想，（此項可括上述文學與文字，文學與思想等項。）文學與種族之變化，文學之種別，文學史上之特色，等章。以此例於先生，當爲比較切實。學者倘能由是以求，而一以人類之進化與需要爲準。庶足以一清歷代學者之所蔽，而爲吾人釐定一部較可取識之文學史焉。

二、語其本論。作者分爲上古，中古，近古，近古，近古，四篇。於時代之分割，初無所議。卽其分章所述，亦稱妥洽。惟其大前提與立場之差誤，具如前述。故已視元明、清三代之新興文學爲文家之末技，而取轉相摹倣之詩文爲正幹。此由其一貫固持中國文史家之歷史觀念。以謂六經標炳，朗若日星，文以載道，百世不迷。故先生明知摹倣崇典之爲弊，而猶輾轉依稀於摹倣崇典之文。絕不能從人類社會進程之階段上，而明白承認此種新興文學之繼承地位，及其在社會民衆中之影響與功績。舉此一端，足以評定先生此書實以爲治者道，而非爲人類之需要言也。余以謂元明、清以來，所有摹倣崇典之詩文，胥爲貴族官僚之文學。其於平民社會中，絕無影響。夷考文學進化之跡，古體散文之流爲程、朱

語錄，及并時而有說書譯詞之類，已爲解放之象徵。則貴族官僚文學之不適於平民社會也，至明。溯自漢張騫通西域，漸與異族相往來。魏晉六朝，日益孳乳，而印度梵典與胡國音樂，漫入中州。逮夫開元之際，梨園大興，顧其時國家鼎盛，尙爲帝王之娛樂。歷五代迄宋，夷騎擾攘，漢沙不競。遼金相續，大統於元。而中州漢制相襲之迹，遂以蕩然。雖其政教所採，仍不越漢族所遺。而種族滲磨之所激，漢人文士之不獲顯於朝，社會經濟之假擾，在在皆足爲新興文學燦爛成熟之條件。下至明清，雖專制之殘毒愈嚴，而創格既開，流風已成，側身廟堂者復從而利用之，製作之。蓋其社會勢力已不可拔，而平話戲曲彈詞小說等之發展，乃益滋蔓。有清一代，民族革命勢力之醞釀，於此可徵。然而數百年間，官僚貴族者流，固仍栖息於古人之窠臼，一以摹倣是尙。此以相較，寧替天淵。而先生未之深究也。準此以論，欲述過去之文學史，實當以全人類生活之表現爲極則，而特予探求。如先生所持，緣其自有所偏。故一切詳論，猶待吾人重新估定之。其有餘疵，具見所按，不錄。

三、語其總結。先生對於歷代文弊與文變之觀念，尙稱卓卓。抑其未明中國社會現處之經濟地位，與所遭世界橫來之變。故由清末迄今，世界經濟之變革，與中國社會民生激變之需要，先生固亦

視爲與中國文學毫無關係。由是而欲論定中國今日所需之文學，自無怪其玄想不明也。要之，結論所見，與其根本所持，固無二致。彼既一貫不明文學之產生，實爲人類集體生活之全般表現，而文學之價值，亦當以全體之是否需要爲準。是故先生雖已一則曰文貴通裁，再則曰期於適用。而其結果對於社會大衆之需要，仍如隔靴搔癢然。吾人於此，惟有自作研究，尤待以後。

然則先生對於吾人果有何種之貢獻耶？抑竟無所貢獻耶？曰：是亦有說：

中國文學，巨數千年，恆爲專制者所持以爲牢籠人心思想之工具。因是而數千年作者，亦恆爲士大夫輩之官僚貴族。故卽元、明、清三代以來之新興文學言之，其強半作者，亦多爲士夫官僚。蓋其時社會經濟，由於種族之相激，交通之發達，各地都市商業之繁興。雖使文學已有離開政治轉而反抗政治之傾向。（如水滸傳，儒林外史，及各項俠義小說，不勝枚舉。）而其社會根本之思想，終無超越時代之可能。故夫數千年來強半之士夫官僚，彼惟生長於過去之社會生活，復成轉移人羣思想之中樞。每當政治流離種族興亡之變，固亦不乏有能自勵風氣，不爲專制獨夫所劫持，不爲權奸豪貴所勢誘，而惟以國家興亡，人民福利爲職志者。彼其以磊落不屈之人格，孤懷怛惻之忠誠，影響於

當時人羣之生活實爲特巨。其流爲著述，發爲文章，漸染而爲詩歌劇曲小說平話之創製，尤爲過去大部份人類生活之寫真。然則先生敘述士夫官僚本身所成就之文學，固亦未可厚非也。匪爲不當，且爲文學史家應有之事也。獨所惜者，先生乃執士夫官僚本身之所執爲中心，而不取客觀之政治經濟思想所影響於社會生活，及文學本身自然發展之主體，以爲敘述擇別之範圍。（此層先生雖似欲努力，但以所執方法未當，結果不能做到。）故其所成就，亦第爲吾國貴族士夫文學之一種史裁敘述。（此雖彷彿太刻其實不過如此。）而非基於社會全體生活表現之一種敘述也。其所主張，亦適成爲吾國士夫之一種拘墟之見。（如謂今後文體，當爲文言白話，相雜而成之類是。）而非吾國社會大衆所必需之主張也。然則此種敘述，果無絲毫之價值耶？不然。蓋惟數千年來，中國文學之主持者，俱以士大夫輩之官僚貴族爲中心，橫截過去歷史，誰復能超越空時，別立新論。故自吾人觀之，先生所述，由其根本立場與本身環境之感受，固不能獨出士夫之例外。然其尙能打破前人一部份因襲之見，而別出正解。則先生個人之立場已盡，正無須乎苛求也。

抑有進者。吾人果何爲而必治此種文學史也？先民之所遺，要爲過去人類生活鬪爭之結晶，雖

至今社會變遷，已非往昔。而我先民發奮努力之所成就，或以寄一生之悲憤與感情；或以調和人羣之思想與意志；或爲天倫性情，自然樂易之吐露；或爲曲高和寡，慷慨不平之所發；或爲種族之激憤，或以事業而興嗟；或思遁世；或乃殉情。無論其爲貴族，爲平民，爲得意，爲失意，要其可歌，可泣，可憤，可嘆，可興，可立，可以羣，可與勵，足爲吾人今後鬪爭努力之借鑒。例往知來，過去文學之總成績，要當由吾人重新檢閱，重爲評價。期於公正無私，不爲治者袒護，亦不爲被治者張揚。一以社會進程之人羣需要準。此則吾人對於過去文史清算之一總工作也。此種工作，要爲凡治文學史者共應肩負之責任。在此中國百學晦盲之時，雖自五四而後，學者倍出，羣倡整理，治絲益棼，成績尙鮮。然如先生於民國四年前即已獨運匠心，初擬此作，且能標舉大要，別創鴻模，以爲後學之津逮。則其筆路藍縷之功，與殷殷誨人之誠，固將永不可沒。雖其立場有所限，其治學方亦未盡洽，然固不足爲先生病矣！吾人生丁斯世，苟其無志於文史之研究也，則亦已矣。抑旣竊志於斯，而已識先生之所蔽也，則此辭而闢之之任，固尤吾人所當自勉者也！倘其或有未允，願以俟之異日。

跋語

本編筆記，始作於六月之杪，時當暑夏，旋患眼疾，調攝既愈，以爲日課。中間雜讀日本鹽谷溫君所著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及國內陳鍾凡君所著之中國文學批評史，顧實所著之中國文學史大綱各書，兼及張皋文弟兄之詞選，郭紹虞之詩話叢話，及其他短篇文學評論。以與往昔瀏覽所得，互相發明。雖體製各有不同，意趣亦復迥別。而述評所及，亦多取資之處。流光未許，瞬逾深秋，荏苒三月，僅告完成。個人精神之無用，於此可徵，雖然，囚居生活，亦聊以自適而已。青燈引照，我勞如何！

時一九三二，九，二九，夜，嘉明於反省院三舍題誌。

原书空白页

第一篇參考各書

文體論 文心雕龍 昭明文選 文獻通考（學校考，選舉考，禮記） 說文 爾雅
四聲譜 西域反切 食貨志 道教源流 中國佛敎史

第二篇參考各書

古詩源 古詩苑 古文苑 尚書 古文尚書疏證 詩經 詩經研究 禮記 竹書紀年
文獻通考（職官考，封建考，樂制考，中國哲學史大綱） 諸子菁華錄 老子 莊子
列子 孟子 韓非子 荀子 左傳 離騷楚辭章句 漢書藝文志 古文辭類纂 周秦文讀
本國語 國策

第三篇參考各書

- 史記 文選 古詩選 古詩苑 古文苑 漢魏叢書 淮南鴻烈解 漢志 漢魏六朝百
三家集 揚子法言 新序 說苑 樂府集成 古文辭類纂 論衡 潛夫論 昌言 政論
申鑒 伏侯古今注 洞歷 漢紀 說文 五經異義 東觀漢記 漢魏六朝名家集 中論
漢書 後漢書 晉紀總論 三國志 女誠 中國婦女文學史 女性詩選 曹子建集 文心
雕龍 世說新語 山海經 搜神記 陶淵明集 七錄 駢文箋詩 六朝唐賦 十三經註疏
四聲韻林 四聲指歸 四聲韻略 四聲論 四聲譜 南北朝文讀本 六朝文繫 謝宣城
集 徐孝穆集 庾子山集 文章流別 文章緣起 鍾嶸詩品 史通 文史通義

第四篇參考各書

- 陳白玉集 初唐四傑集 唐詩三百首 唐詩別裁集 唐宋詩醇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白香山詩集 王右丞集 唐四家詩集 溫飛卿詩集 元氏長慶集 孟東野詩集 高渤海
岑嘉州詩 李義山詩註 香奩集 唐詩紀事 全唐詩話 唐人說蒼 唐代叢書 唐文粹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唐宋古文八大家 宋詩鈔 劍南詩鈔 南唐二主詞 花間集 宋六
 十家名詞 絕妙好詞 白香詞譜 詞學全書 蘇辛詞 漱玉詞 萬紅友詞律 欽定詞譜
 文文山集 滄浪詩話 宋文鑑 朱子語錄 金文雅 金詩絕佳 中州集 太和正音譜 元
 文類 宋元學案 元曲選 宋元戲曲史 藝苑卮言 鐵岩古樂府 西廂記 琵琶記 水滸
 傳 西遊記 金瓶梅 鳴鳳記 明詩別裁 明文在 遜志齋集 潛溪集 高青邱全集 王
 陽明集 震川文集 玉茗堂四夢 徐霞客遊記 袁中郎集 史可法報多爾袞書 與阮光祿
 大夫書 歸元恭萬古愁 春燈謎 燕子箋 今古奇觀

第五篇參考各書

清文匯 亭林詩文集 南雷文集 詩歷 船山詩文集 李二曲文集 梅村集 學餘堂
 集 安雅堂集 原詩內外篇 帶經堂集 漁洋詩話 曝書亭集 飴山堂館詩文集 隨園詩
 文集 隨園詩話 隨園女弟子詩選 忠雅堂集 甌北集 兩當軒詩集 姚姬傳文集 曾國

- | | | | | | | | |
|--------|---------|--------|-------|--------|--------|------|-----|
| 藩詩文集 | 大雲山房集 | 茗柯集 | 龔定盦全集 | 李漁十種曲 | 十二樓 | 長生殿 | 桃花扇 |
| 紅雪樓九種曲 | 國朝駢體文正宗 | 納蘭飲水詞 | 十峯集 | 璇璣碎錦 | 香屑集 | 西陵新語 | |
| 閱微草堂筆記 | 聊齋誌異 | 鄭板橋詩文集 | 儒林外史 | 紅樓夢 | 兒女英雄傳 | 三國演義 | |
| 漁洋居易錄 | 好逑傳 | 玉嬌黎 | 平山冷燕 | 中國小說史略 | 清代學術概論 | 嘗試集 | |